



者身猷

著明錦黎

版出店書堂雲星

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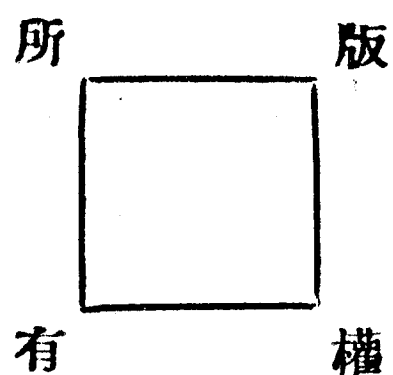
者

黎
锦
明
著

星雲堂書局出版

版初日五十月五年三三九一

I — 1500



角七價實

藝術的畛域 —— 代序 ——

客 七三七九六，南局。……你是那兒？西紡紗胡同一號？……對了。我姓虞

。虞承福！……吳泛湘先生在家嗎？……

主 你就是虞先生？——我不認識你。

客 我也不認識你，可是我知道你。在我所辦的那刊物『燈火』上，現在，因為中日戰爭問題，留下了一塊空白，請你填下去一段意見。

主 我是主戰的，不但主戰，還得向外侵略。……讓我一直說下去罷。世上沒有不抵抗可以救危亡的：在過去一年中，國聯如用實力幫助我們，我們停戰與不停戰都是樂觀的僅是口頭的坦護時，我們就應當進變。軍事家政治家不是文學家；他們應知道猛虎不可以馴，只可以殺的。……

客 吳先生——聽說你是倡導無抵抗主義的，爲什麼講這種話？

主 你不贊成我的無抵抗主義？

客 應當承認了。我們的前敵，死了多少英武的戰士！到處『紅』『笑』着。我們停戰，——如果可能的話，也許可以免得東亞全部的陷落。我們的漁人是共產黨。誰願意受他們的毀壞呢？

主 想不到你也善辯。你能挂了機上我這來談談嗎？

客 那自然。

吳泛湘的坐室。一張舊方桌，鋪上了白竹布；兩隻脫了底的沙發——是『擺像』的；窗外有幾株榆樹，露進來一些涼蔭，室中便顯得有一種較華麗的客廳更幽沈的氣味。吳泛湘，矮壯，滿嘴鬚鬚，在藤椅上坐着，望住壁角。虞承福走進來時，覺得這室中的容量不足以容許這主人的氣魄似的，將那客人所不免的敬禮神情免了；他坐在主人的正對方。

虞承福 先生的居處很清雅。

吳泛湘 我實在不願意住在清雅的地方。在這裡面所生的思想都是出塵的，很容易忘却了時代。

虞承福 我也料不到有隱居癖味的人會主張流血屠尸一類的事。

吳泛湘 那是民意。我們都沒有理由違反這精神的震動，在事實上，戰爭與不戰爭都是壞的。與其讓自己的國家被敵人順暢的侵佔而滅亡，不如在一種對

抗下持續各人的生命。這種情形之下敵人也許比我們崩潰得更早。但是，虞先生，我們應當離開這題目。它太使人苦悶了：猶之一個道學家戀着一個浪婦一樣的難于決定。

虞承福（憤怒的）胡說。你簡直是侮辱了在前方爲國拚命的戰士。

吳泛湘（高聲的）事實如此，先生。我們對於犧牲爲國的英雄只有悼惜；因爲他們的不幸不是自己造出來的，是當局者的短視自私，遷就和依賴性造出來的。但軍人打仗，我們應認爲不是拚命，應當是競技。技術比不過對方，他們失敗了一半只能歸咎于己。

虞承福（用筆記下來）就這樣好了。

吳泛湘 慢着，我希望你能再聽到我一些剖白。虞先生，你能廢止這一段談話，將我關於藝術的一點意見登在你的刊物上嗎？我和一般民衆一樣，對於戰

事只能負全力捐款的責任。我相信現在的問題是『決定』，不是『談經驗』。

虞承福 這時代恐怕沒有人注重什麼藝術不藝術了。

吳泛湘 那是廢寢忘食。

虞承福 從來沒有見過什麼藝術可以化瘡痍，消災禍的。

吳泛湘 那只怪我們的藝術還沒有到那程度。

虞承福 請說——說你的意見。

吳泛湘 慢着：讓我另起一個頭……

三分鐘的沈默：門外有人按鈴。

院外的聲音，有人在家嗎？

吳泛湘 請進來罷。

走入門的是一個精神煥發的大學生，滿身灰塵。

吳泛湘 我應當替你介紹，這就是我正預備替你介紹那稿件發表的王訊君。

王訊 (帶禮) 哦，這就是你所說的那刊物的主編人嗎？

虞承福 (不快) 對了，『燈火』是我編的。

王訊 這好了，吳先生。我到前線去工作大概可以成事實。

吳泛湘 祝福你多看護幾個傷兵。

王訊 如果這稿子能由這位先生承受的話，我不用再籌生活費了。因為我還有一個情人在這裏，她得靠我生活。否則……

吳泛湘 自然，女人總必得照顧一下的。可是我希望你還可以在你的公寓裡再待半星期。

王訊 (笑着) 這怎麼說？

吳泛湘 你的稿子似乎還得修理一下。

王訊 怎樣辦？

吳泛湘 (將稿件從抽屜內取出交與虞承福看閱) 怎樣改——這在乎你的自覺；別人是修改不好你的創作的。

我對於藝術沒有成見；不過寫實主義總是一個最高的目標。你照這方法進行下去。也沒有什麼獨創的新寫實主義，The new in art is always

formed out of the old (這話是 R. W. Emerson 說的，可見他的論集 P. 283 藝術篇)我以為藝術就是一種『洗鍊術』，將過去的方法改造，以融合目前的事實材料。我覺得藝術和思想不能分開，思想也不能約束事實。我們只能在事實中去揀別那些合乎我們的思想的部份。

王訊 吳先生，在你的創作裡，採取了你所說的辦法嗎？

吳泛湘 自然，我舉一個作家 L 做例子。他是和我同道的。他的最好的幾篇是

完全由影響得來的；他的一篇『C.Y.』，在寫法上是模倣顯克微支的「炭畫」的；在思想上，是象徵著中國最近的一部份農村革命；但也可以說沒有思想。

王訊 這本書我沒有看過。聽說他是茅盾一派的，又說是郁達夫一派的，又說他宗法魯迅。這位先生——簡直說，不知道是誰家生的兒子。左不左，右不右，也不見得是超然派。

吳泛湘 你說L？

王訊 對了。他好像看到什麼就說什麼；這種態度太叫人憎惡了。

吳泛湘 你真是一個文學上的畛域觀念者。這並不是他的短處，但也不是他的長處。他和我一樣，認為我們還沒有完全成熟；不成熟的地方在社會觀沒有肯定，藝術都還在試創。我們不能滿足目前一時的榮譽。藝術是不能中斷的努力；一個作家的成功，是連續的，混和的，不是單純的注目集在一點上。

什麼事都要有混和在作品中的可能。藝術就是一種操縱術，如其在這意義上說。它的目的，與其說是表現的，不如說是悲劇的：因為悲劇的諸義是自覺，——個人或全部的自覺。

王訊 ……我也這麼想……他的作品看了使人痛苦；這痛苦是——他好像那一方面的陣綫也站不住。我看見他寫過一些有無抵抗思想的短篇，瓊胎，幸福真諦，勝利者，鹵莽一些作品，幾乎是全一套，以清淨無爲爲主，——那似乎太違反時代的意義了。

吳泛湘 事實上並不如此，王訊君。你是把藝術中的思想的部份過甚的看重了之故。Maxim Gorki——這並不是將他來比L君——就是一個例GORE之所以成爲蘇俄文學上的首領，唯一的原因是他是工人出身，曾幫助過許多在流落期中的革命黨，還有和列甯的關係，他什麼時候明顯的表現了他的左傾思想

，在他的任何作品中也難於估定。他的一篇「山鷹」，只是對於一個無產階級性的生物加以讚頌。他的『二十六男和一女』，『我的旅伴』，『在木筏上』——那是和辛克萊，哥爾德一流作家全然兩樣的東西。這些作品的內容，與其說是爲無產階級鼓動爭鬥意識，——而且可以說全不是——無寧說是爲無產階級辯護：他們全有真實可愛的靈魂，全賦有托爾斯泰的精神的，世上只有那些鼯鼠們——「山鷹」的對照物——才幹那些偷竊一類醜惡的勾當。實際上說，高爾基是一個托爾斯泰的後繼者，是一個能深察人性者，而同時是傾向革命的事實者。但對於文學藝術的本身，沒有一致性這理由也在他的論文『On Literature』也曾表現和他的作品同一的態度。

我決不是拿L來比Gorki。但最奇異的是——L君也是一個生活與人性的描繪家，雖然他的成就還爲時日所限制。

王訊 在塵影上看——據我的一個朋友說——這是一個幹過革命工作的；在那些有無抵抗色彩的作品上看，因為這些作品多半寫的是布爾喬亞的悲劇，他又好像是一個在洋場上鬼混的人。

吳泛濫 他僅僅只是一個By-stander。恐怕他將來也就這樣發展下去。他對於自己的國家還沒有很好的情感。

王訊 那未免不配。

吳泛濫 那也沒有法子。能鞭策自己的人，也未見得就是不對。他對於自己的文字——他曾這麼說——不能負完全責任。他不是一個販賣個人主義的人，但同時不是悲觀的泛情主義者。他是一個大膽發言的人。我覺得他所談的經驗一部份，是使也感着不快愉的。

二十世紀不是一個淺經驗的時候。

王訊 那麼，你以為我的創作發展，也應該和L一樣麼？

吳泛湘 這在乎你自己。你照他的走法去走恐怕要成爲一個比他更難于令人瞭解的人；他是因爲著文字上的大膽而受過許多困難的。我知道得清楚。你的將來我還不能斷定，因爲一個有天才的人每每是爲命運所維繫的。

王訊 我應當照我個人理想走去……

靜默一兩分鐘。

虞承福 (將稿捲起)王先生，你的這篇我認爲——在相當範圍內是成功的。

王訊 我很希望「燈火」能容納這篇作品。

虞承福 自然，不過你得同意吳先生的指示，還得在『藝術』上講究一下。穿得整潔一點的人比完全不修邊幅的人要受人敬禮些的。

吳泛湘 你到前線去工作，回來時定當得一些好的材料作你的緒篇。

王訊 我也這麼想。先生，再見：三天再來看你，再見，（持稿下）。

虞承福 誰都想做一個作家：中國知識界就只有這一條較好的出路嗎？

吳泛湘 這是青年們羨慕偉大的一種志願。

虞承福 ……你將你的藝術觀開始說罷。四點半了。

吳泛湘 你看那篇稿時，完全沒有留意我的話嗎？

虞承福 沒有，我覺得那是一篇能令人神遊的『傑作』。

吳泛湘 那麼，這樣辦——我把我今天所談的話託一個朋友完全寫下，過天送

來好麼？

虞承福 自當替你留一點空白。

十一，四，一九三三。

目次

藝術的畛域(代序)	
献身者	一
勝利的故事	四五
鹵莽	八九
空惘	一二三
行客	一五九
命運	一八九
高霸王	二〇三
十八號速寫	二三七

獻身者

上星期五，我正在西口公園的荷花池邊靜坐，我的同伴墨濃君告訴我說他剛從馬路上遇見朱鼎生博士和一個女郎行着。

『和你打招呼了嗎？』我問。

『點了點頭。』

『跟一位女的同走……』我呻吟道。『他難道和璋君結婚了？……你視清楚』

了嗎，那女的什麼樣兒？」

「很漂亮……不過臉上顯得有些憂愁。」

「身段呢？」

「總算高的。體格也好，穿的西服。」

「那一定是她了！」我截切地說，便談起了他兩人間的故事。據朱博士的同鄉說，他兩人在回國的船上便熟了。在上海四個月內，他們曾有一度訂婚，後來不知爲什麼又毀了約。這故事的發生距現在已有三年多了，難道他們又『月缺復圓』了嗎？」

一會，我和墨濃離開了荷池，沿着草坪徐徐漫步着。我們經過小雲軒的茶座時，墨濃低聲對我說：『他們就在裡面……那邊……』

我朝他的指示處望去。那正是從前的朱鼎生，只是蒼老多了。他正和那女

郎——他背着我們的經行處坐着——一面笑談，一面替她倒咖啡。無意間，他抬起頭來，發現了我。我便做出一個驚愕的樣兒，走了上去。我和他拉了拉手，開始寒暄。

『這位，』我看了看那女郎說。『是王嫻君女士嗎？』

『不是，』鼎生神情有點不安而立即露出鎮定來，說。

『是羅女士，我的內人。』

『怪！』我心那驚詫的想。忙應聲道，『哦，……我幾乎看錯人了。』接着和那女郎見了見禮，一面將墨濃介紹了。鼎生拉過兩把椅來，請我們坐下。

『怎麼一回事啊……』我想。

鼎生開始問我住在什麼地方，現在那裡工作。我將自己的情形告知了他，說我現在大通書局當編輯，正在籌備辦一個雜誌。或許是純文藝性質的，就便

請他允許我們幫一點忙。

『幫忙……』他動了動肩膀，看了看那女郎說。『可是我有七八年不會寫文章了，就是平日通信，也是用的英文。』

『中文總還寫得來罷，』墨濃說。

『恐怕寫不順手了——不過也未嘗不可以寫。貴雜誌什麼時候出版呢？』
『至多總不過兩月左右。』

『那麼，且看……』

我又問起王焯君，說她能否替我們寄一點詩稿。因為他的詩是有名的。

『她……』朱博士說時嘆出一口氣來。『她死了你還不知道嗎？』

『死了？』我和墨濃同時詫異的說。

『她早年就有一點肺癆，後來……又沒有保養得好。』

『好一位女詩人！……真是「天公忌才」……』墨濃說。

我們沉默了一會，表示爲她誌哀。那女郎的神情只是露着抑鬱，無言地望着旁座的人。她確是美麗。然而我們似乎誰都猜不出她爲什麼這樣抑鬱。難道她也許是『海上夫人』的一流人物嗎，我想。

我們談了兩句公園的風景和上海市政的進步，便告辭離座起來。這時，她才將我的全身打量了一眼。

我和墨濃依舊沿着馬路走……

『這裡面一定有一點不尋常的情節，』墨濃正在一面沉思着，對我說。

『不見得，』我搖頭道。『朱博士是一個很磊落很直套的人。也許王璋君不會……不會有意和他結婚。』

『自然。她是一個野心很大的女子。』

『是啊！……但她爲什麼死了呢？爲的肺病？……像她那樣有西洋女子風的體格，……唉，未免太奇怪了。』

過了一星期，我在大通書局的編輯室接到一封英文信和一篇英文稿——用打字機記錄的——下面的署名是

Henry T. S. Chu

他給我的信上的大意說是自從和你在公園別後，當時和他的妻談及他過去的情史。王嫻君便是他那時戀人，同志者。她死了，他和他的夫人一樣覺得不時的悲傷。現在因爲我的請求——替我們的雜誌撰稿，特的把這一段情史——

——編成一篇小說體裁的文章，雖則裡面的名字和地方都改換了，然而內容却沒有損動絲毫。這並不是一篇哀情的故事，但在他自己已覺得都是一些創傷的遺留。末了，他還希望我替它譯成中文，在雜誌上發表以後還請書店替它出版。

『好一個直套的朱博士，』我想。

下面就是那故事的經過。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三日，在上海，朱鼎生給王璋君的第一信。

曼梨女士：

請你原諒我的直率！沒有得你的同意，便和你通信起來了。你或許以為我是怎樣一個不明禮節的人。在我自己，也覺得這是非常違悖自己的意志的，但是，我和你——這一層你也一定會覺到的——已經見面有三四次了，而且都是失志爲學問的人，互相諒解的程度自然比普通男女要高些了，所以，這信你一定樂于看下去的。

可是，我想寫些什麼呢？真是什麼也沒有！我們所以談的問題——關於宗教，社會，藝術，——在我們見面的三四次中已談穀幾分了，現在又來了把它

在信上發揮，那未免太『書呆子』氣了。那麼就談些朋友的情誼？談些各人將來的目的和事業計劃？

我們真是不幸，生在這樣一個中國。照中國現在的情形論，不用說科學，就是文學藝術罷：舊的已經死去，新的還沒有產生。我們學文學的，應該負那方面的責任呢？你對這個情形有何種意見和主張呢？

承你介紹，使我認識了張封博士，真是榮幸得很。他的確是一個純西洋型的人物。在我們留學生中間，要算了他最有西洋的見識和性格了。如果有機會，我非常願意和他再見面，請你對他致意致意。

你這兩天會見了密斯曹嗎？她和丈夫離婚了，據我的一個朋友說，又說是她現在打算到法國去學美術，要邀你同行呢。你也打算再去一趟嗎？

後天下午一點鐘，我來看你。不會打擾你麼？

再見，

亨利。

十四日，王璋君的回信：

朱先生：

惠書收到了，讀了非常的愉快。請你不必這樣擔心，我們都是同志。我們通信有什麼妨碍呢？

說到文學，現在我真不願意談了！張博士說得真笑煞人——他要我開一個「沙龍」吸。哈，我才沒有這種志氣，也沒有這樣的大魄力。就把現在的上海來和十七八世紀的巴黎打比，恐怕也比不上。這裡的人真完全是——恕我說句粗俗的名字罷——完全是一些「菲力士丁」！就比方張博士，他就不懂什麼叫做文學。竟連我們的斯塔爾夫人和喬淇桑都不知道！唉，你想，叫我們和誰去談文學呢？不用說來發展文學了罷！

你想和張博士再見面，我非常同情。他是一個非常好交際的人。聽說他和楊督軍都有朋友情誼呢！可惜我和他不大見面，偶爾在跳舞場會見一二次，也不過談兩句就算了。現在……我打算要到西湖去——一個人去或者找一個女同伴——住一兩月。在那裡，也不過看看風景罷了。

密斯曹我還不大熟悉。我和她只會過一次面，那天你也在場。她和她的丈夫離婚了嗎？這是怎麼樣一回事啊？她未免太愚弄那些男子了！

明天下午一點鐘我有點家事，你一定白來了。請原諒。後天我們在跳舞場見面可以麼？

M。

十六日，朱鼎生給王璋君的第二信：

曼梨女士：

我們在『藝園』談得真暢快。我真佩服你的口才。你對於你們婦女界的辯護

真是確切而且明澈啊。真的在這種時代，竟還有像馬鞏那樣頑固學究，居然不承認女子有獨立權，自由權；真可見中國的知識界的落後啊！『輕視女子是野蠻，崇拜女子是愚庸，只有能瞭解女子才是真理，』你這話說得多麼確切！曼梨——恕我說得太直率了——請你受我一點敬禮罷。你的思想，你的雄辯的藝術，真使我傾服極了。我將要怎樣表示對你的敬慕呢。

你說世界上男子對於女子只有兩種心理，——不是無理的輕視便是愚庸的崇拜。這句話是實在的，不但女子自身覺到這樣情形，就是我們一小部分頭腦清楚的男子也是這樣想。你還舉出許多例來，——你還說到莫泊桑的那樣無聊的小說，完全是侮蔑女子。照你的意思，你以為莫泊桑不會和女子戀愛過，便因而厭惡女子，醜詆女子，這種心理是非常卑劣的。……這一點，你却有一點過火了。依我想，莫氏雖則醜詆女子，不過指一部份沒有知識和巴黎社會化的

女子而已，並不是指的女子全部。如其世界上的女子都和你一樣，他有醜詆餘地嗎？啊，你是過於愛你的女同志了。她們自然有可尊敬的，自然也有可醜詆啊。

關於婦女解放，你的意見真澈底。你說女子應該有全部受教育的機會，全部參加政權的可能。自然，這種話非常高越，是不容有絲毫反對的。不過，在這種社會制度之下，能有全盤達到的希望嗎？怎樣才能達到這個理想的時機呢？你能教我嗎？……至於你說女子最後的力量是「改造社會」——這話多麼令我驚訝！這是怎樣的「力量」呢？聰明的曼梨！

我在藝園回寓時，在路上遇見張博士。他駕着一輛摩托車，和兩密斯——這大概是他的親眷——在馬路上飛駛。他真是一位快樂的王子！今天你會見他了嗎？

關於密斯曹，剛纔我又聽見一位朋友說，她現在又預備和一個洋行買辦的公子結婚了。我們可以去賀賀喜麼？

你到西湖去決定了麼？幾時動身？你這次旅行我非常同意。因為我很希望你不必再過這種跳舞場生活了。你以為然嗎？祝你愉快。

亨利。

同日，朱鼎生給王璋君的第三信：

曼梨女士：

前信諒已收到了。你看了一定覺得不高興。這是我一時粗魯，對你竟說出許多無情理的句子來。請原諒罷。我想你也一定不會介意的。祝你好！

亨利。

十九日，王璋君的覆信。

亨利先生：

恕我善忘，到今天才覆你。

關於婦女解放問題，我還有許多意見未盡，一時又說不詳細，候我們改期再發揮好了。

你說你那天遇見張博士和她的家眷兩人，是真的嗎？我聽說他有兩個妹妹，非常美麗而聰明，現在正在大學裡唸書。——恐怕就是那兩個了。你看清了麼？什麼樣兒？我想一定是的。

到西湖去我已決定了。大後天就動身。大約住在湖濱旅館。你也有到那裡去的興緻嗎？我很希望你有一行。你近來的氣色有點蒼白，我想這大概是你沒有保養得好的緣故。如果到那裡去玩一趟，我想一定會好的。

我的同伴密斯文明，是一位有新思想而有藝術天才的。到那裡我們再一同

暢談。

M。

二十八日，朱鼎生給王璋君的第四信：

曼梨女士：

你已經回到上海來了嗎？我想你在西湖的遊樂一定盡興的。

真是不湊巧得很，我對西湖遊了一星期，沒有遇見你，在湖濱旅館也不曾見到你。難道你住在杭州城裡沒有出來嗎？是你因事耽誤了罷？

近日真是無事忙，不知爲什麼這樣。我的心裡不知爲什麼總是不快，恐怕是沒有經過和你再次在藝園的暢談之故。我們這種聚會要在那一天才得重現呢。
。祝你好！

亨利。

五月二號，在上海，王璋君的覆信。

亨利先生：

惠書早到了。我今天才從杭州回來，所以到這時覆你。請你原諒我。因為我到杭州時。爲許多親戚所糾纏，整天的是應酬，竟連遊湖的主要目的都忘記了。那時我想你一定到西湖來了，所以在上月二十六號特地到西湖裡遊了一次船，想和你相遇，可是，你的影子終於不見；於是我又到湖濱旅館問有人來找姓王的女士沒有。他們說有的……啊，亨利先生，真太使你喪氣了！我要怎樣向你道歉才好？

你這二天會見張博士了嗎？如果你遇見了他，我想你一定看清了他的兩個妹妹了罷。

你說你很憂愁，真使我不安得很。是不是爲得這次到西湖的原因呢？祝你愉快！

M。

三號，朱鼎生給王璋君的第五信。

曼梨女士：

讀了你的覆信，我不知感道若何程度的愉快！我在西湖不曾遇見你，只是我的時機不好，自然不能怨你。前信我不過表示一些惋惜的心思罷了。

我的憂愁，說起來也是特別，大概也就是在這一晌起的罷。我想住在大都會的人們——除開那些愚莽貪殘的商人和那班遊情少年，無論何人大概都有一點點的。這是一種都市病。要除去這病的生產，我想只有常得到一個愉快的精神對象一法。這對象是什麼呢？我又說不出來。不過我和你時常見面暢談的時期，這病才不發生。唉，曼梨，難道你就是我的精神上的愉快的對象嗎？

我在西湖一星期，除了登山游船以外，還看了一部偉大的作品，——但底的神聖的喜劇。坐在西湖的飛來峯旁看這本書，真令人覺得神思飛越。雖則這

書的英譯不甚佳，但也可以窺見作者那偉大的心情了。我爲讀了這本書，回到上海時，一見這洋場的現象，好像書中那恐怖的印象的再現。

我打算不久就離上海。在這短期內，我希望我們有多一兩次的談話才好。你近來不忙嗎？我可以來找你嗎？

張博士我這一晌都不曾見到。你以爲我和他很熟嗎？不啊，連我的朋友都少有和他來往的呢。你問他的妹妹什麼事，可是關於密斯曹的事倒有所聞，不過，不過我們也可以不必談她了。在我的意見，我覺得這種女子真是不值談的。

祝你康健！

亨利。

五號，王璋君的覆信。

亨利先生：

我問及張博士的事，不過是偶爾提及。你要知道我寫信時若是隨隨便便的

。他的妹妹是什麼人，我也不一定要知道，也不想要和她們結交。

至於密斯曹——啊！你真開心，她難道連談也不值一談嗎？難道她是一個無人格的女子嗎？如果真的無人格，我也將要和她脫離朋友關係了。

我們還是在藝園相見好嗎？時候是後天——七號下午五時。

M。

七號，朱鼎生給王璋君的第六信。

曼梨：

這封信也許是不應該寫的。我想你讀了一定會覺得不愉快。我當和你在藝園分手時，便有一種衝動和你談幾句關於這事情的話。因為恐怕得罪你，所以就信上提兩句。

這就是——我這次會見你時，我覺得你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了。你的臉上

帶着一點憂愁和迷惘，而且不像前次在藝園時那神情毫放，多談多笑了。

當我們討論什麼問題時，平日你一定要參加議論的，這時你却老不開口。有時偶爾附和兩句，只是辭不對題而已。啊。你連微笑都是不自然的，彷彿有什麼重大的事觸上你的心一樣。曼梨，這是爲什麼呢？難道你在一星期之中，就改變了你的人生觀嗎？怒我說得無禮——你到西湖去一遭，難道遇着什麼變故嗎？——這些話，都是出于我的至誠問你的，請你不要疑我有若何不正的心思含在裡面。

尤其是張博士，在這一次給我一個很深的印象。他直是長于交際，漂亮而且威嚴。你看他說的那一口多流動的英語！我想，無論什麼人都要受他一點迷惑啊。可是，我雖則喜歡他，但是心裡却十分鄙薄他！請你不要以爲我這是什麼心理作用——故意毀壞你的朋友。我……鄙薄他，因爲他是淺薄無聊而會做

作。他長於虛偽的技巧。這種技巧，在一班人看來是『可敬』，而在我看來却反是。就爲的他一句話，我便把他這人的內心看出來了。那是：當我們談及『西洋人的思想』時，他說：

『……依我說，社會上的人最好不要思想。因爲思想惡的多于善的。如果社會被這惡思想佔有了，不要說文明，恐怕一切道德都要受它的摧殘。我們行事，依着社會的共同標準去行事就穀了。』

當時我便問他——那時你還看着我——『這標準是什麼呢？』

他便帶着一點不安的神情說：『就是進化。』

哈，這是什麼話！真想不到他的頭腦有這麼清楚！

更好笑的，是他的關於中國婦女問題的意見。他說：

『……要中國的婦女改良！完全是婚姻問題。如果中國女子能個個和美圖

男子通婚，她們的道德標準一定會高些。』

這話，你當聽清了嗎？在場的人——真是一班「菲力士丁」——都還連連點頭承認呢。那時我以為你一定會發言辯駁，可是，你竟只是緘默，——用一種滿意的眼光看着他！曼梨，你未免太崇拜這個人了，什麼是『婦女問題』，什麼是『社會』和『思想』，他簡直一點也不懂。若是依我的見識：像他這樣的『神學家』，和他交朋友是沒有一點益處的。他頭腦裡的大人物是——你大概聽了，他時時提及的——煤油大王，鋼鐵大王，汽車大王，新時代的英雄都各拉范朋（電影大王），和文學界的大王却克倫敦！好一個美國人的信徒！

曼梨我想你一定瞭解這個人的。你在法國住過很久，對於法國的藝術和思想，都很有修養。我想，一個虛騷的信徒決不會和煤油大王的信徒是一鼻孔出氣的。

說到這裡，你也許以爲我完全無理由——但憑着國家信仰的不同來褒貶人的價值。不過，曼梨，我覺得一個「美國化」的人物于我們這團體總是不能相合的。我並不崇拜他長于交際，也不崇拜他是『資產階級』，說得利害一點，這些竟還是我所反對的。

這些意思，你覺得對嗎？

昨天回家時，一個朋友正來找我，談及密斯曹的消息。她的丈夫——就是鮑清一，哈，好一個人物！去年在廣東販英國人的鴉片煙而被當局所拘留的人物。密斯曹竟愛上他了！夜深了。祝你愉快。

亨利。

十號，王璋君的覆書，

利亨：

你說我那天的精神變了，我自己過了也覺得一點。因為從西湖回來那天，便在跳舞場過了一通晚，早晨回來時在街上受了一點涼，所以得了一場小病。雖則第二天便好了，可是精神還未復原。

說及張博士，你未免太過火。我覺得你是載上了着色眼鏡來看人的。他是一個崇拜美國文明的人物——這有他的主張和自由權，你的反對即屬有理，在我是覺得不應當的。做一個美國人的信徒難道就沒有價值嗎？啊，這有什麼理由可根據呢？說到資產階級，——你不贊成，但是，我試問你，國中如沒有資本家，可以振興實業嗎？張博士——雖則我也並不崇拜他——你對我的觀察完全錯了——但我覺得這人還不壞。如果他是壞人，為什麼社會上的人都尊敬他？那天他說的婦女問題，我沒有聽清。但是各人有各人的思想和意見，何必，要完全一樣！你說對麼？

祝你好！

又，密斯曹我這一晌沒有看見她。

十一號，朱鼎生給王璋君的第七信。

曼梨：

你的回覆，我本預備再和你討論一下，後來又覺得這些討論于你是不需要的，所以暫且擱下。

你說你不崇拜張博士，恐怕是自謙罷。今天我還看見你和他坐在汽車上在英大馬路兜風呢！我祝福你和他做一個精神上結合的朋友！下星期我要到廈門去旅行一次，意思是想洗一洗這一股愁氣。

還有一點意思我希望你知道：我現在是竭誠的在愛你。我給你這些勸告，

M
•

也是出乎這一層原因。

我的行期就在這兩天。現在我就在這裡問你道一聲別好了。我希望我們將來再作一番愉快的見面。

祝你康健！

亨利。

七月九號，在廈門，朱鼎生給王嫻君的第八信。

曼梨：

日子過得真快，我們相別已有兩月了。你近來好嗎？

我現在住在鼓浪嶼，不過是避暑而已。每天游游山，看看海景，倒還自在。我時常記念你，時常寫信給朋友問及你。依理，我本應該寫信直接給你，因為那次給你的信你沒有回覆我，我以爲一定是觸動你的怒了；爲避免感情的衝突起見，所以便停止寄信給你了。如是你覺得這是誤會，那麼請你原諒我疎

懈罷。

張博士呢，也好嗎？我想你還是和他不時見面的。

昨天偶爾在報上看見一段新聞，說是早兩天黃浦江又發見一個女尸，後來打聽這名字叫曹綺雲，因為情場失意而死的。啊，這消息！她就是我們所熟悉的密斯曹嗎？如果是的，我們也應當爲她流幾點同情淚啊。

過了暑期，我預備到北京去，路經上海時，一定來看你。祝你愉快！

亨利。

十三號，王璋君的覆信。

亨利：

接到你的信以後，我是多麼愉快！你那次給我的信，並不是我不回覆你；因爲我以爲你發信的那兩天一定動身往廈門去了，所以預備候你從廈門的信來

了再詳細覆你。唉，誰知道你一去兩月，一隻字都不寫給我！你真冷心！爲什麼呢？

密斯曹自殺的事，我也知道一點。她死得真慘！據說他和那姓鮑的結婚只一月餘，不知爲什麼事，他便要和她離婚。後來又經過一番小小的波折，好像這事還被法庭傳問過一次，大概允許他們離了。離開以後，她的生活便一天天的壞起來。有一次我在公園還見過她，竟消瘦得不像一個人了；那天她來找我，在我的房裏整哭了三個鐘頭。唉，這爲的什麼原因呢？我問她，她只不肯說。是姓鮑的欺負了她嗎？唉，人生如此，有什麼意義！

說到我個人的生活。近兩月來沒有什麼變化，上午看看書，下午游游公園，有好的電影便去看一次。跳舞場不大去了。一則是天太熱，二則是我的康健已失去幾分了。張博士呢，還和從前一樣。不過我近來和他見面的次數很少。

你在上海時我也不常和他在一塊的，就說兩月前你看見我和他同坐在汽車上兜風的那次，不過是就便假他的車回寓罷了，請你別誤會我和他親密到了這地步罷。他近來正籌備設立一個圖書公司，說是要請你當總編輯。他是很佩服你的學問的。如果公司成立了以後，我想你一定樂于參加的罷。我們在一塊兒多麼愉快！

自從你一去兩月後，我也時時覺得寂寞。不過你在廈門時還有山可遊，有海可看，我在這裡真沒有一點清雅的東西玩賞。日子過得這麼快，又過得這麼無聊，真令人愁也不是悲也不是嘍。這一晌，密斯文明回蘇去了，還有幾個朋友有的病了，有的離開上海了。唉，我的生活竟這樣孤獨！昨天我寫了一封家信，要我母親和妹妹到上海來。她們來了，也許使我稍稍覺得愉快一點罷。

閒着無聊，我便時常拿起朋友們的信來讀。所以你從前給我的信我也再看

了一遍。你看這種生活還不枯寂嗎？這種心情，也許是爲得蜜斯曹的死觸動的罷？我想我們女子對於同性的互愛實在深些！爲得我們自己的不幸，我覺得人生也真是悲觀的。世界上那些惡毒的男子爲什麼這樣多喲！他們真是蹂躪女子魔王！真令我不勝感到四面都是恐怖！

你什麼時候來上海？一定要過了暑假，到北京去又是旅行嗎？

夜深了，這一晌我又失眠，——這大概是平日在跳舞場過夜的時期太多之故。因爲失眠，我只好躺在牀上看着天明。唉，享利。你以爲我還是離開上海好嗎？如果這樣過下去，我的健康一定要完全失却了。

今夜的月光真好，四鄰都安靜了，只留着遠處一點鋼琴的聲音。這聲音是多麼淒涼！

祝你好。

M。

十六號，朱鼎生給王璋君的第九信，

曼梨：

讀了你的信，使我感到和你所感到一樣的淒涼！我以為你的生活一定非常愉快，誰知道出我所料。上海本來是一個腐敗的地方，我們感到精神上的痛苦也許是自然的罷。

這兩天天氣漸涼爽了。我或許在一週內到上海來。路經福州，還要停頓一下。因為北京某大學聘我為英文文學系主任，特的順便到那裏請兩位教授。他們都是我的朋友。

令慈和令妹已來上海了嗎？我到上海時一定來問候她們。祝你愉快！

亨利。

二十五號，在上海，朱鼎生給王璋君的第十信。

曼梨：

我昨天到上海了，住在惠來旅館三樓。今天上午十一時來看你，你又不
在。什麼時候我可以來看你呢？

我又遇見張博士，就在白克馬尼路西頭。他非常愉快的和我談了一會。

亨利。

二十六號，王嫻君的覆信。

曼利：

你的兩信都收到了。

明天下午四時我和幾個女朋友在西口公園。如你來了，我們一定可見相值的。

M。

九月三號，朱鼎生給王嫻君的第十一信。

曼梨：

你回家去的日期定了嗎？我一定來送你的車。即屬我們是短期的離別，在我覺得這情誼也非常深切啊。

我們的婚事，大概你已告知了你的母親了。如其能得她的許可，我很想也到蘇州來玩一次，一便問候她。至于我們的結婚期，依我的意思，就在上海舉行好嗎？這是應當徵求你的同意的。我的朋友和親戚在上海的很多；在你也方便些。你覺得怎樣？

我們儀式不妨簡單一點。我想你一定是很同情。這個一則表示我們已經互相瞭解，互相愛慕了，不必要完全藉儀式來昭示社會以求其信實；二則我們將來過的是共同合作的生活，那麼我們的結合只要向朋友親戚表示一下就行了。

昨天我着人送你與的兩匹印度綢，合你的意嗎？其他的衣料和首飾品，我

想在你由蘇返上海後再和你同去買，這樣可以由你自己的意向選擇。

這兩天我真特別的精神愉適，我們的結合，有誰還不贊美呢？我預料我們將來一定是過着甜蜜的理想的生活。可是，我總有一點不甚可解的印象留在腦裡。就是你答應我的婚事時，你只是眼垂着，望在草地上。當你抬起眼來時，唉，你的表情是多麼免強。我看出你的內心的憂愁無時不在擾攪着你。這是爲的什麼呢？難道你有什么不滿意我的地方嗎？曼梨，你素性聰慧而直爽，如其真有些心事，何不向我直說？你要知道一個真實的男子，愛着一個女子時，他無論有什麼困難都可以幫助的，你還懷疑我不是這種男子嗎？

你將我們的婚事告知張博士了嗎？他聽了這消息，我想一定會慶賀我們的。我和他在這一月內的來往，已深知他的爲人了，總之，我們應當認爲是我們相好的朋友。

我敬愛的，從今天起，是我們的新時代。你應當放加倍的愉快！我祝福你

亨利。

九號。從蘇州王璋君的覆信。

亨利：

昨天晚上十二時抵了家，家人一切都好。我的母親在今早到叔父家去了，所以我們的婚事且待她回來再告知她好了。我想她一定是非常愉快的。

至于說爲什麼這樣憂愁，承你好幾次問及，我之所以沒有直接告訴你，就因爲怕你灰心的緣故。據醫生說，我的肺病已入第二期了。這是一種何等不幸的現象！我想我們結婚了，不會使你徒感到苦惱嗎？現在，我爲得特來的幸福——如與這幸福還不至完全離却我時——的緣故，我打算有一個長時期的靜養才好。如其這樣，我們的結婚期可以遲延一下嗎？我本是想早一點結婚的，但

因爲在你的安寧和愉快着想，又不得不向你這樣表示了。你什麼時候到北京去？如果我和你同去的話，我打算你找一個清雅一點的地方養養身體。我想你一定可以替我設法的。如其不能即刻和你同去的話，我便打算還是到西湖去住幾月。

不出一星期我可以回上海來，其餘的事我們當面談好罷。祝你愉快。

M。

十一號，朱鼎生給王璋君的第十一信。

曼梨：

你的信收到了。我讀了非常訝異。你的肺病到了第二期嗎？像你這樣健康的身體真看不出有一點徵候。我想，這一定是你前幾月在上海時的生活太無節制了的緣故。我想你好好的保養一下一定會復原的。你不必因此而憂心罷。

婚期——你想廷緩一下——我是沒有不同意的。不過我希望不必再來上海了。你就在家裡靜靜的住兩月不好嗎？蘇州有園林勝蹟，是多麼一個宜于詩人的生活啊。

前天我會見了張博士，我對他說及了我們的婚事。他非常欣悅的祝賀我。那時我真榮耀極了。

如果你這一星期內不來上海的話，我打算到蘇州來看看古蹟。那時我一定要要求你到你的家裡來問候你的令慈。

祝你康健！

亨利。

二十一號，從南京朱鼎生給王璋君第十二信。

我敬重的曼梨：

今早到南京，因為就要過江搭津浦特別快車，所以只能匆匆地寫一封短札

給你。你到西湖去動身了嗎？到那裡你住在什麼地方，請你早點函告我。我到北京時，當立即替你——到西山找一所清雅的寓居。你能和文女士同來那自然更好，因為路上不能不有同伴的。

我在北京的住址是「西單牌樓二龍坑九號」轉。

祝你康健！

你最忠誠的亨利。

三十號，從北京，朱鼎生給王璋君的第十三信。

曼梨：

我到北京已經一週了，還不見你的信來，感覺異常憂愁。你已經到西湖了嗎？還是在上海？或者又回家去嗎？爲什麼不給我一個消息呢？

我已經替你在西山看了一所房子，在碧雲寺的旁邊。那裡有古剎，有和南方一樣的山景，樹林，泉水。我想這地方于你是最合式的。

你決定到北京來嗎？什麼時候動身？文女士一定可以同來？請你給一個確定的日期給我罷。或者我還可以到天津來迎接你。

學校因為時局問題要十月十五號才可開學，如果你立刻來了，我們的蜜月就在西山消磨了不好嗎？在這裡我的朋友很多，都是在各大學擔任教授的。我們結婚的那一天一定是很熱鬧的。聽說唐淑女士也在這裡，明天我打算去看她。如果文女士一定能來就更好了。

祝向愉快！

亨利。

十二月十一號，從西湖。王璋君的覆信。

亨利：

真不湊巧，你的信到今天才收到。是從我家裡寄來的，據家人通知說這信寄到上海，因為我住到西湖來了，因居的錢女士便替我寄到家裡，輾轉至今才

收到。

說到婚事，亨利，千萬請你別動氣，我將要毀約了。這是什麼緣故呢？說起來又是慚愧，又是傷心。因為我早已和張博士定婚了。我和他定了婚，為什麼又承認你的請求呢？為什麼要這樣無理的欺騙你呢？唉，不用說了罷，真是我罪上加罪！先前，我應允了他的請求時，又覺得非常不滿意——因為他對我沒有瞭解也不熱誠——所以我決定對他毀約，便應許了你的請求。可是，當他聽見了我和你有了婚約時，自然，他是非常憤怒——唉，這只怪我自己不是——繼而對我哀求。以致我昏沈了幾天，才做出這反良心的事來——不得不對你表示毀約了。……這次我知道你是決不會原諒我的。就是我自己也不打算原諒自己了。唉，亨利，這到底是出乎一種什麼心理，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真該遭上帝的懲罰！我是被上帝所遺棄了，被魔鬼所愚弄了。在上海半年，我變

成了如此的意志薄弱！我將怎樣請你別詛咒我才好！我還不應該詛咒嗎？我想，亨利，這不幸的境遇降臨了我，我的將來恐怕都該有詛咒的可能罷。

文女士下星期可到北京來，我還有許多不能說的地方，已請她代表對你說。我希望你把這事不當作一回事，總總，歸結到我的『愚庸』二字好了。

亨利！

M。

二十五號，朱鼎生給王嫻君的第十四信，

曼梨：

你有心毀約，我並不怪你，——而且我還承認這是你的長處——女子所特有的長處。算是不會和你做過朋友，不會和你見過面，永久是一對陌生人好了。

亨利。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朱鼎生給王嫻君的第十五信。

曼梨女士：

一年半不通音信了，你近來可好嗎？關於你的消息，朋友都沒有說及，大概總是十分愉快的罷。張博士也好？請你順便代我致致意。

我這一年來，終是毫無成就，除看些可看的書外，就只是家裡屯着。有時想起我們的故情來，終又禁不住寫這信給你了。過去的事我們都忘記好了。我希望我們能恢復以前愉快的通信。這請求不知你可允許我否？

祝你并張博士好。

亨利。

二月二十八日，文明覆朱鼎生的信。

亨利先生：

兩星期以前你寫給曼梨的信，我已代她收閱了。因為信上問及她的近況，

所以不妨將這消息告知你。她已經去世了，正當你這信到的前四天，她和張博士結婚半年，後來又分居了。張博士已經去南洋；她呢，這七八個月來都住在修道院裡。後來因為身體一天壞一天，便移往醫院裡住着，而終于不救。

關於她向先生毀婚的事，我也知道一二。那時她要求我去天津時，一便到北京來向你談談這事並致歉。後來我因為家事緊急，又因學校已開學了，所以沒有到北京來。

曼梨死的時候，沒有表示一點痛苦，和悲傷。死的前一天，她還和我談及先生。她說不時想及你因為你是一個光明忠厚的人。第二天早晨，她便安安靜靜的去世了。只有幾個醫生知道。

先生近來好嗎？順此致意

文明。

三月三日，朱鼎生給文明的第二信。

文明女士：

曼梨死了我還不知道。她既死得這樣平安，我也毋需替她傷心了。

前年我們離婚的事，我早知道只出乎勉強的。那時候她的對象是張博士，對於我不過是敷衍而已。她是能瞭解自己，能瞭解她的環境的，所以一入不幸的地步，她也並不覺得痛苦。她的死，真和一只蠶蛾一樣！

我自己的事呢，實在無可說。不過將來的生活或許要美麗一點，因為我預備和一位學生羅女士結婚了。她和曼梨一樣，並不愛我。不過她所看的世界沒有曼梨所看的那樣清楚，所以終於決定嫁我了。

祝你愉快。

亨利。

勝利的故事

——一個青年自述——

一

某天，一個舊同學李君告知我耀林的結局。

他自從回到家鄉後，便和他的妻離婚了。離婚後他當了本縣公安局局長。沒有兩月，不知是他的仇人和土匪，當他在某一處清鄉的時候，羣聚了數十人將他包圍着殺了。現在他的尸還沒有下落。

『人生太奇幻了……』我這樣想着。『素雲却已享着永久的幸福了，……前天在上海到她的家裡，她的懷裡已經抱着一個白胖的孩子了……我真應該驕傲；然而我老友的慘殺又使我憂愁……唉唉，這是一部悲慘的故事還有一首勝利者的頌歌呢？……』

二

我和素雲初次見面，就是在耀林的寓裡，在一九二五年的四月。

這是一個可以說算得很巧的機會。我和耀林這次晤面也是料想不到的。我是鎮江人，他是湖北襄陽人；我們以前的關係不過在上海的一個中學同過一個半學期的學，我兩人分散以後，各自天涯一方，我想將來決不會再有緣相見了。誰知道沒有六年之久，却在這裏相見。

他到南京來幹什麼事我始終不知道。他也不曾把真情告訴過我。我想他決

不是當醫生……但他爲什麼在報紙上登着西醫韓耀林什麼什麼的廣告呢？他懂得醫術嗎？真太見笑了！

那天，我說：這才出奇！這或許是另外一個什麼韓耀林罷？但又恰巧第三天無意間在下關的馬路上碰見了，他還沒有看見我，我却早已瞪過他兩眼了。果然是他！不過胖了一點，紳士架子重了一點，而且比從前濶綽得多了。在六年前，我決不會想到現在他有那麼一套漂亮的西裝着在他身上，而且雇車不講價錢，揮手就坐上去跑了。他走了什麼紅運呢？……

第二天我去找他。他住在城裡柳家巷，他的醫寓就設在那裡。那是一所半舊的洋樓，住着好幾家人家。左面的廂房門口挂着一牌「西醫韓耀林寓」的牌；但門裡靜得很，好像沒有人光顧的模樣。敲了幾下門，便有一個大嘴長牙的半鄉式少婦跟着一隻發狂吠的哈叭狗出來了。我告訴她是來找韓醫生的。

那少婦帶着一點呆滯的神情望住我說：『……韓醫生……就是耀林嗎？你是找他？』我點着頭。

她引我上樓來。樓上是一間客廳式的房子，不很透陽光，窗下擺着一條長桌，放着一部洋裝醫學書，一個古瓶，一幅撲克牌和幾件文具；室中是一面方桌，鋪着白竹布，一隻小黑貓睡在上面。四壁的掛聯有的是康有為的筆跡，但正中却是一幅煙草公司的美女畫，用黑漆框裝着。

『請坐罷……這瘟貓！下去！……』這婦人大聲說。『耀林，來客了……』接着便走進鄰室去了。

鄰室的牀上哼了幾哼，不久，忽喊了一聲道：『……舜生原來是你……你怎麼知道我……哦……是是……哈哈……請坐罷』

我微笑着寒暄了幾句，對他仔細看了許久。他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了；從

前他的肉色是黑的，現在變白了，胖了，而且時常露來一點商人式的微笑。聲音這麼愉快！

『……你不是學數理的嗎？爲什麼當起醫生來了！』我大聲的問他道。

『……你還不知道……』他坐下來拍着腿呻吟的說。『……這是我的岳父的意旨。他說：現在的人不信佛了，只有當醫生才能應世，督軍省長呢，要由帶兵出身才行。要帶兵就要殺人放火，苛捐重稅，括地皮……這個他反對得很。我覺得也好，以後就進了四年醫科專門。』

他實在完全變了！說話這樣的流動，而且充滿了官僚氣。『後來你到底怎麼樣弄的呢？這樣鬧氣！』我幾乎是喊着。

『……那還在說嗎？……買了一張彩票，居然碰中一個頭彩；還有，我的老婆也就是這樣嫁給我的。她也有一點的嫁粧，湊起來也可以過安穩日子了……』

……她的父親以爲我那時在上海幹的大差事，所以回鄉居然變闊了！

我抽了一口氣，望了望室中的掛聯，想道：未免太出奇了……未免太出奇了……

在中學時，同學們中他是一個著名的窮光蛋。他學理科。我學文科；我們兩人相熟是同自修室而且同座的關係。他攷進學校來是列在第一名的，學校優待他，給他免了學膳費，可是他總是窮。我初次見他身上着的是那麼一套綠呢子制服，一直到第二年入學時，依舊這一套，然兩隻袖子和襟口已經發黑了。他的臉是方的，眼睛很小而又近視，和那雙圓弧形的眉毛距離得幾乎有一兩寸遠。他沒有眼鏡，看書便將鼻尖湊在書本上，而且時常聳着那雙圓弧眉，還不時的咳幾聲。在學校裏，他幾乎沒有朋友，除開和他同班一個江北的黑臉長頸大漢，大約是姓楚，和他一樣，也是迂滯得可笑。除開這大漢，他的最好的朋

友恐怕要算我了。一下課，我踏進自修室便看看他聳着肩駝着背伏案上咬着鉛筆習代數學。我朝他坐下來時，望着他那滑稽的臉總覺得要笑一笑。他以為我對他笑是表示親密之意，便也常時露出一點笑容來：起初是很拘謹的問我上的什麼課或還有課沒有，以後他漸漸的只伸了伸懶腰，或者將鉛筆照桌角一擲，說：『……真糟！』或者：『怎麼辦呢？』這些話都成了老套，却也因此開始了我們的談鋒了。我們談的無非是各種學科的好歹與難易和教員的優劣以及學校的瑣事。我是持着嚴正的批評態度的，尤其是對於教員。但他總只點點頭。他的結論，每每歸于「學校的經費實在太困難了，」幾字而已。我知道他不喜歡得罪旁的人，兩人所持議論幾乎完全各異。……他有時候很窘，時常一兩個月袋裏沒有一隻銅子。我有時接濟他。每逢我借給他三四十個銅子時，他紅着臉必定要退還我一半，說：『有一半數了，足數了……』但他出去半晌回來時，却又忽

忽忙忙的跑到我面前拭着汗說：『你那幾個呢？……自己不要用嗎？……少了！哦，真糟！』同學們因為他的功課好，還算把他看得起，時常走到他的桌子旁邊用一種嘲笑而又誇獎的口氣摸着他的頭說：『嘎……代數博士！……喂，你有幾個月沒有剪頭髮了？哈哈你看，好深！快起蟲了……』接着又用一種撫愛的神態安慰他說：『真的，你總要講講衛生才行。』然而他理一次髮幾乎和出一本季刊似的長久；到那一天，光着腦袋急捷的走進門來時，全室的同學突然和開歡迎會似的大鬨笑起來。……還有一件事我真十分感謝他。就為着這事，我兩人的交情才深。這事于我的名譽大不好，但得着他的掩護，學校終于沒有澈底攷究我了。這件事……我無論對何人，始終不願意宣佈出來，只除開對他。唉，耀林！你真是我的知心啊！……第二學期第三月，不知為什麼他忽不辭而別了。他走的時候幾乎無人知道，到了下課時我在自己的桌上發現一張條子

，上面寫着說：『舜生：別了，因為家中有要事，不得不立時離校……』然據許多同學說是學校因事把他斥退了，爲着他平日的功課好，所以不曾挂牌出來。這使我很懷疑：難道他有什麼不良的行爲嗎？他走了以後，他的幻影幾乎有一個月留在我的腦裡。唉，唉，誰知道他就變成這模樣了！不只有六年之久嗎？

三

我和他談起了過去的生活，個人的歷史，現在的情況。

他在桌旁聽着，一壁用鉛筆在信箋上畫了許多「化」字變的老鼠形，忽帶笑對我說：『我知道你還沒有老婆。』

『你怎麼知道？』我發奇的問。

『有老婆的似乎要比較老練一點。』

『難道我不老練嗎？』

『不是……』他說時似有所疑難的又中止了，一會道：『人一定要早點結婚才好，不然一定會抱悲觀的。』

『那麼你現在十分樂觀了！』

『也未見得。我簡直沒有嘗過戀愛。白結了一次婚。』

『我並不悲觀吓。』

他很沉悶的嘆了口氣說：『將來你自然會知道啊。』

我們默坐了許久。我仔細察着他的心情；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無意間看見一個女郎的背影，在鄰室走着，像要到這壁來，而又感着羞澀似的。她的背很美，但衣飾很樸質，神情彷彿不很安寧。難道他……

『我請了一位女士……你知道嗎？』他擲了鉛筆忽對我說。

『請她辦事麼？』

『書記。』

我覺得很好笑，想起；當醫生爲什麼要請書記呢？……那女郎終于忸怩的走進門來了，低着睫毛，手裡抱着一些文具，步調很輕的朝他的旁座走來。我覺得自己不自主的站起了。她便對我輕的鞠了鞠躬。耀林也站了起來，給我們介紹了，對她說；『不忙罷。你太累了……』

『沒有什麼……』她笑了一笑；在窗下的長桌前坐了。

我覺得自己完全找不出一句相當的可說的話。耀林似乎嚴厲了許多，不時的探道我。一會，他在室中踱着，對我說；『天氣漸漸熱了！』

『是啊。好在你的房子很寬敞。』我急忙應聲說。

那女郎轉過頭來看了我一眼。唉，那雙深情的眼，圓潤帶蒼白的面龐，小的嘴……我想；她是在留意我罷。

『我主張你也應該學學醫，』耀林站住了，很正派的對我說。『……一個人不懂得醫術猶如……猶如……數學家不知道解方程式一樣。這是很明瞭的……如其自己病了，自己就可以開藥方……』

我插口道：『我不懂得醫學……但如果病了，總不至于沒有錢請醫生罷。』
『那更好……』他似乎很窘的說。『可是……』忽然很機敏的：『你就知道有些偏僻的地請不到的好醫生嗎？中醫是萬萬靠不住的。……』

『只要我不到偏僻地方去就沒事了。』

他沉重的點點頭。我不知道他爲什麼忽然提出這樣無謂的話對我說。他的腦筋簡直和從前一樣的！太昏亂了，我想；便對他說：『你學了幾年醫呢？』

『三年……四年……大概有五年了。』他看着天花板說。

我乘機看了她一眼。她在寧靜的細聆着我們的談話似的，眼睛注射在窗檻

上。

耀林又談起社會問題來了。他說人的社會比不上雀蜂的社會，——這個還有些見解；但他又說人的智力比不上猴子，理由是猴子沒有寄生生活。我想這理由太狹隘了！但我沒有反駁他的意思，因為我覺得人終究不如猴子。

已經午餐了。一個老媪捧着盃箸在桌上陳列起來。我連忙站起身告辭；但耀林死命的揪住我，直待他的妻——那大嘴長牙的少婦出來慰留，我才勉強坐下。

菜是很豐美的，但沒有酒。耀林說自從學醫後，他便戒酒了。我的坐正和楊女士的座相對。她的視線似乎有些凌亂，我覺得自己也這樣的。耀林只是着，好像毫沒知道我們的情形。

餐已過半，我覺得忍不住了，便乘着耀林的談鋒稍斂時對她說：『楊女士

到這來多久了？」

『沒有多久……只有兩向月罷……』她正在攪湯，招了招眼，沒有看到我的面上便又低垂了。

『楊女士到這來幫忙，實在使我太愉快了！』耀林接着說。

她很勉強的笑了笑。我又問起她的家鄉，讚美着她家鄉的風景好。不知爲什麼打動了她的心情……我突然發現她的顏色忽然變了，忽忽的離席走到鄰室去了，只見她背影很輕盈的一閃。

唉，唉，她爲什麼這容易動感情呢？莫非是……莫非是……她的心情真太神秘了！餐畢後我又和耀林談着，她始終也沒出來；然耀林也始終不曾說起她。我偶爾問到她，他只說：『誰知道……現代的女人多半這樣的……不過家裡窮一點罷了。』

我想這或許有點理由。我等着，等着她出來談話；她總是不出來。我只得告辭走了。

耀林囑我明天再來……我立即答應了。可是，這一晚我幾乎有三四個鐘頭在思索中過着。是啊，這還在說嗎？她將我的靈魂攪動着……

四

我的寓樓正臨着黃浦江；一到天將明的時候，輪船的汽笛嗚嗚的鬧起來，這一晚不知爲什麼特別給我難過。……我覺爲我的身世太飄零了；父母早已死亡了，兄弟也沒有，僅僅一個姊姊，又已嫁了。我居在這世上，完全是爲着家庭給我的一部分遺產啊……難道我就這樣無聊無奈的居着嗎……我沒有戀愛，好像風箏脫了線似的，在空中只無依據的飛蕩的。

能够給我一點安慰的，除開了一兩個朋友外，就是書籍了。我的天性喜歡

文學。寓樓上的正房便是我的藏書室，四壁都陳設的書櫥。書櫥裡不論新舊好壞，只要是一本書，我却精裝着放進去了。每天上午我都消磨在書櫥旁邊……但有時我過于愁悶了，這些書對我真和墳墓的磚一樣啊。

這兩天我完全不能在書室裡待着了。好像有東西將我往寓門外拉似的……自然，我是被她粘住了……但我太荒謬！我還只知道她姓楊。她的名字當耀林介紹時我沒有聽清楚，好像是素貞……或者素瑩罷？……

第二次我到耀林那裏去時，恰巧她又不在。只見耀林夫婦爲着什麼事在內室裡吵着嘴。這真把我沉在枯井裡去了。坐了一會，我忽忽回來了。回到寓裡，好像是什麼都空着似的，我幾乎要哭出來。唉，我太癡情了……我和她僅僅見過一次面，連朋友還說上，將來是幸福是痛苦，我怎麼知道呢？這一來我什麼都不想幹，僅僅讀了一本後聊齋，把那些鬼怪的觀念喚來，將我的熱情暫

時趕走了。明天，我又到耀林寓裡來了；又值着她一天不高興……她冷清清的坐在窗邊，背對着我們兩人，一句話也沒有說……僅僅當我走時看了我一眼。

這天去耀林那裡是第五次了。耀林似乎愉快了一點，着了一身花綢長衫站在門口對我喚道：『來得好……』

我踏進門去，才發現室中還有三個客人——一個半老的像銀行裡的經理的紳士和一對年輕的半舊式的夫婦。耀林給我介紹了。他對我說：『……到新落成的中山公園去逛逛罷。如其你再高興一點的話，我還可以陪你去喝點茶，打打檯球。』

『你也學會了打檯球嗎？……』我高聲說。

『難道只有你才會麼……』耀林微笑的說，將呢帽在頂上嵌了。接着那紳士和那雙夫婦首先走出門來。

楊女士依然坐在那裡沒有動。她好像毫沒有留心我來了似的。耀林對她道：『動身罷。』

她將筆投了，扭轉身來低着頭跑出門去了。

『……就這樣去罷。你身上的衣很漂亮，不用換了！』耀林大聲說，笑了一笑，對我說：『……怎麼樣？你覺得！』

『你說怎麼樣？』我也笑着說。

『沉靜得很。還帶着一點溫柔。』耀林說時從她的桌上檢起一條白手絹，給我聞了一聞，忽而大笑起來。他在室中走了一圈，說：『你等一等她罷……』將手絹納在懷裡，馳下樓朝那三個客人走去了。

半晌，楊女士才跑進來，忽然對我笑了一笑。她換了一身淡黃色的旗袍，着了一雙褐色的高跟鞋：頭上髮光襯着那雪白的面龐，異樣的顯得嫵雅。我的

神經感着一陣緊張，但我覺得自己啞了，只報了她一笑。

『她們走了……我們趕快去罷。』

她在桌旁找着什麼，將桌上的紙都掀動了。

『手絹嗎？……耀林拿走了。』我低聲說。

她很有些愠意，咬着唇一會，跟着我下樓來。

他們已先走了。我雇了二輛洋車，很快的駛到一處公園的門首來。

她跳下車，望了望公園的門首，帶笑對我說：『錯了。』

我才知道這是秦家花園，洋車夫誤會了，將我們拉到這幽靜的人跡很稀的地方來了。

『怎麼辦？……』她望了我一眼說。

我望着她笑了一笑說：『……就在這兒走走算了罷。』

她似乎有些不安寧，沉默的將道上的鋪石望了一會，突然說：『……他們不會見怪嗎？』

『誰叫他們不等一等我們呢？』我急捷的答。

這句話在她覺得異樣的寬鬆似的，毫無疑慮的走到我的旁邊來，低聲說：

『你先進門極……』

五

花園不很大，花木很幽鬱，深密，將石徑都蓋了。我兩人一進來，便覺得一種幸福的泉源聲在隱處嚮着。我真想不到有這樣一個機會！我和她一同步逐着草茵上的露水，吸着和香醇似的空氣，聆着一二處小鳥的啁啾……雖然有一層薄薄的隔膜阻在我兩人中間，但是，但是這一種人生至寶貴的時機已經非夢的非幻想的臨到我面前了。

『這裡真有詩意……熱鬧的公園不如這裡清雅多了。』我輕描淡寫的說。

她輕輕咳了一聲，似乎待我的下文。

『但是我覺得這裡還有些都市化……總不如鄉下好，尤其是杭州一帶；如果我是密斯楊的話，我早就在家裡不出來了。』

她淡漠的笑了一笑，說：『可惜鄉下太沒有文化了。』

『是啊……』我忙應聲說。『不過現在的所謂文化……詩人說得好：文化是一種極壞的傳染病。鄉下沒有文化也好。』

『我覺得鄉下也不是完全沒有文化……』她一面步着，看看道旁的草說，『只是太粗俗了一點。如果世界上有一種理想的文化那就好了……』

『是啊……人類沒有理想終久是黑暗的。』

『時期相差太遠了！……』她噎了一口氣說，在一叢月季花面前站了，很冷

靜的覷了我一眼。

我在她的身旁踱了一圈，聲音略放鬆了一點說：『素雲到南京來多久了？』
她怔了一怔，似乎怪我呼她的小名太早了。她說：『四個月還不到一點……』

『你的家也搬來了嗎？』

她搖了搖頭，帶着一點悲傷的神氣。

『那麼你的家還在杭州麼？近得很啊！』

她完全沒有答我，徐徐將背朝我轉過來，一會，聲音很軟弱的說：『前兩天我的母親來信說要我回去……她說……她說……我的最小的弟弟……我就只有這一個弟弟……和母親……已經……已經……』她的聲音突然哽咽起來，兩肩也輕輕聳動了。

『你的弟弟怎麼樣？』我很驚訝的說。

『已經死了，』她說了這一句，後退了兩步。我忙跳上去將她的肩扶住了。唉，晶瑩的淚已佈滿她的面部，她暈過去了。

我將她抱到一處隱在那葡萄下的石凳旁來。一個年老的園丁很訝異看了我們一眼，繼續在那壁刨着地上的草。

『你不要這樣……劉先生……你放開手罷……』她在我的臂膀裡靜了許久，突然張開兩眼，很惶惑的望了我一下，跳了起來輕輕將我推開了，唉，我將怎樣描寫我在這時候的心境呢？……我覺得和她一樣……但我沒有淚……我的哀楚充滿了同情，希望；我的哀楚使我感着異常的緊張和甜美。我矗立在她的旁邊一會，不自主的在石凳上坐了。

她將臉埋在她的手掌裏，很酸楚的啜泣了。她的胸部不規則的起伏着，兩

臂顫動着……唉，悲哀完全纏住她了，痛苦毫不放鬆的攻襲她了。這時我不知怎樣才好，我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最後靠着她坐了，只覺得自己的嘴向她誠懇的囁嚅着，而且親密去攀着她那掩在面上的手。

『……不要動我……放開手罷……』她很迅捷的說，身驅移開了一點。『……我有我的自由權……你不要管我……你不要欺負我……我真不幸……唉……我太不幸了……我不如死了好……』

我十分的驚訝而且突然清醒了。我覺得自己的舉動太出軌了。我實在一點也不了解這可憐的女郎的心理……唉，唉，她爲什麼這樣傷心呢？爲什麼這樣傷心呢？……她的弟弟死了值得這樣傷心嗎？……或許有之……但是……但是我覺得一定有別的緣故啊。

『我們回去罷……』她突站起身，捷步的朝園門口走了。

我的心和一塊掉在水裏的紅炭一樣……我的骨軟了，兩腳固定了……我獨自在石凳旁呆站了許久以後，才不知不覺的發現自己已經躺在自己的寓裏。

六

這一晚我和患了經神病一樣的在書室裏時而踱着，時而躺着，時而伏在書案上。我彷彿在構造一篇熱情的小說似的，將我無數的情緒希望，經驗一一縮在腦裡；到十二點鐘後，我忽提起了筆，和瀉潮一樣的寫我的情書了。

直待書落成之後，我的心境在安靜一點，異常疲倦的倒上牀睡了。

第二天清早，我忽驚醒了過來，叫張祿將信投了郵；覺得等候着什麼使命似的，我很安寧的躺着足有半個上午。

當我打算起牀時，澤林忽闖進我的房裡來，將帽往桌上一丟，帶着一點粗暴的聲音說：『怎麼！你們昨天到那裡去了？』一面很猙獰的望着我。

我的心不禁震動了一下，忙道：『老找你們不着！你們跑到那裡去了？』

『我問你們跑到那裡去了啊！』耀林大聲說。

『唔……中山公園！說得好聽！』耀林很急忙的室中走着說。『你害煞了

！……我才看見你這人……真太不規矩了……說罷！你到底騙她到那裡去了？』接着在我面前站了，不放鬆的看住我。

我真有些窘，冷聲回答道：『……我為什麼老找你不着呢？』

『就在當馬路的一品泉茶座！你不是瞎了眼睛嗎？』

『別罵人！誰瞎了眼睛！』我的聲音帶着一點恐怖，『……難道……難道……』

『她昨天晚上哭了一晚……怎麼啦？你害了她！』耀林氣喘吁吁的說。『一定是你引誘了她……到什麼地方……唉，唉，你真太沒有良心了……』

『我向你發誓……我不知道……我和她找你們不着……就回來了……僅僅在秦家花園走了一轉……以後，她立刻回你那裏去了……』我的心旌不住的搖幌，說時不禁支吾起來。

『是罷！』耀林沉重的叫了一聲，一下在牀頭的椅上坐了。『你這行爲太不道德了！……秦家花園……那地方去得人嗎？……那地方連狗也不去的……你去幹什麼呢，和她？』

我噤了一會，跛着拖鞋，原復在牀邊坐了，不自主的將昨天到秦家花園的情形報告了出來。

他聽了一會，很吃力的說：『就是這樣的嗎？』

『有一個老園丁作證！我去叫他來好麼？』我喊着。

一會，他沉重的嘆了一口氣，接着站起身依舊在室中踱步起來。

『怎麼樣？她昨晚哭了一晚嗎！』

『是呀。……糟極了！』他粗暴的說：『我非和那家伙離婚不可——』說到這裏，忽然一把抑住了。

『怎麼？難道你和她結婚了嗎？』

『不是……我說和我的老婆……』

『爲得她嗎？』

他沒有答我，在原處坐了。一會，他吞了口氣說：『太豈有此理了……完全沒有一點知識……她配干涉我麼？……好兇的東西……把我的耳都扯掉了……』

我大聲笑了起來，叫道：『到底什麼事啦！』

『……吃她娘的醋！其實……其實我和密斯楊有什麼關係呢？……可以說

沒有一點……我不過請她來幫我的忙罷了……她配來干涉我……唉唉，……還了得……我非向她離婚不可！」

接着他告訴了我昨天晚上的故事。他爲着密斯楊傷心，便跑到她的臥房裏去安慰她……她的夫人以爲他和她有秘密的行爲，便突然在門外潑聲大罵起來，終於扭着他的耳把他拉出來了……到今天早上，兩人又鬧了一場；密斯楊却已經走了，他想，她或許是到這來了。

這段故事有些使我發生疑惑。沉默之頃，我將衣披了，拉開了簾，說：『……我覺得你不應該和她離婚。離了她，怎麼辦呢？把她丟了？』

『……叫她回鄉里去。沒有別的法……』耀林呆着那雙近視眼，失神的說。

『那麼密斯楊呢……』

『她？和她沒有關係。』

『你不怕犯人家的嫌疑嗎？』

『……好說。難道我還可以討她做太太嗎，雖然……』

我將牀具整理好了，出了寢室預備洗漱，耀林捏着帽也跟出來了，將我的書室，小客廳，院落看了一週，說：『這地方真清雅啊……可是……我走了，如果密斯楊來到你這裡的話，你不妨勸勸她安心好了，實在……誤會了！我很對她不起，舜生，勞駕勞駕，再見罷。』

我看着他的背影在門外消逝了以後，想道：『這事太怪了！……』我只祝福上天別使耀林把我給她那封情書看見了。

七

我在寓裡等候了四天。我輕輕將我的熱情壓抑着，預測着這次成功的光臨

。我寧靜的讀了三本新小說，其中只有一部小仲馬的茶花女攪動了我不少的愁情。但這四天忽忽的過去了，……連郵差也沒有來。

再安靜的候兩天或者候滿一個星期罷。我想她一定要熟思改慮的因為我和她並不是長久的相交。我有時又覺得這種嘗試似乎太冒險了；然而求愛不冒險，永久不能成功的啊。

我應該有一個美好溫柔的妻子；否則我將說不定在十年內把我的遺產都花掉，或者還免不了跑到墮落的社會裡去。我今年已經二十六歲了。人家說我只像二十二三歲的青年；當我聽了這種讚辭時，我不知道愉快到了什麼地步。我十分恐懼而且嫌惡人家說我年紀變老了。……要知道我並不是從來不曾親過女性的。我在十七八歲時，有過一次戀愛史，和我的表妹蘊玉。但她四年前因為肺癆死了……她死了以後，我有一個時期幾乎苦悶到想自殺。蘊玉的姐姐黛秋

也和我耍好的；她現在還和她的母親住在城裡丁字街，時常到我這裡來。她是東南大學的學生，學問很好；但我不喜歡她，因為她像一個男子，骨格，眉目都沒有有一點溫柔氣，走起路來沒有一點嫵娜的態度。她有一次寫了一封匿名信向我求婚，真把我笑煞了！我便也回了她一封匿名信說她是大學生，應該嫁一個留學生或博士，決不應該看中我這毫沒學識的人；又說她年紀太大了，若和我相配合，我的父母在九泉下一定不會瞑目的，因為這太違悖家庭教道了。以後她便永遠不到我這裡來了。我的寓裡從此連半個的女性影子都沒有了！……變成一座沙漠上的皇宮了！……但誰知道天假我以緣，和那溫柔得可憐的密斯楊相見了。如其……如其再失了這個機會，我將怎樣結束這一生呢？我想到這裡，只有祝福上天了，雖然上天并不會知道人間的事。

一個星期過去了，還沒有一點音信。我想這事一定完全弄糟了！

星期六的大清早，我不得已的跑到耀林那裡去。啊！誰料得到……誰料得到這寓裡完全空了，門口的大醫士韓耀林的招牌也失去了！……好像坍了一所古塔一樣，異樣的荒涼和寥寂呈在我的眼底……唉，我怎樣辦呢？在門外徘徊了許久，只得和一個傾產的賭徒一樣回身走了。

在大門上我發現一張新貼的紙條，上面寫着：

『本醫士因事返里，如有函件，請轉交南長街八十號潘學仁轉交可也。』

韓耀林謹啓。』

十分鐘後，我找着了那地方詢問。來迎候我的是一個黃瘦的後生。他引我到一個狹小的亭子間裡坐了。我向他問起耀林。

那後生做個很不信任他的神氣微笑道：『他？……大概回去了罷。』

『什麼緣故呢？』

『誰知道……大概爲得他的老婆也說不定。聽說他要和她離婚。……可是依我看恐怕靠不住。他離開了老婆沒有地方吃飯！』

我帶訝異的笑了一笑。

『有人說他和一個叫密斯楊的發生了戀愛，是麼？』

那後生正替我倒茶，咳了一聲道：『或許有之。密斯楊不是他的什麼女書記嗎？』

『是呀，』我很快的相答。

『……真是妙想天開！拿了老婆的錢請女書記……這怎麼不叫老婆要和他離婚？』

『是她首先要求和耀林離婚嗎？』

那後生冷笑着道：『自然。』

我呆坐了一會，告辭了出來。

『你是他的什麼人？……』那後生送我到門口道。

『我姓劉。是他的舊同學。現在……密斯楊怎樣？』

『說知道……大概走到別的地方去了。』那後生帶着一點悲哀的神氣說；
很留神注視了我一會，看了看自己的腳，在樓梯口楞住了。

八

七個月過去了。這是一隻時間的牢籠，將我罩着了。我住在這牢籠簡直不如說是已經死了……

有一晌我連夜的做許多夢。夢中不是茫茫的海，便是在幽谷裡，甚至在雲頂上。我在這些地方留連，徘徊。我覺得一道希望的光線在面前搖動……結果，密斯楊那濛糊的影向我走來了……但無一回又不使我感着絕大的空虛和寂寞

，當我快樂極了以至驚醒了的時候。……有時我看見她著了古裝在花園裏葬花，我自己彷彿成了賈寶玉；如其是這一回，我當醒前的淚沒有不把我的枕衣要透溼的。

唉，事情是絕無希望的了，誰知道這一次的機緣居然又臨到着。這天下午我在一張上海報的廣告欄裏，突起發現『楊素云……』的名字了！這猶如那一次發現耀林的名字低的，我發驚的跳起來。那是：

『保姆待聘：楊素云女士，師範學校畢業，富于家庭常識和幼雅園管理學，如有聘請者，請即投函本館九七號信箱，以期當面接洽。』

當晚我便檢了行李，搭車到上海來。車到時已是上午八點了。我立即跑到那家報館去，詢問那個管信箱的辦事員。

那辦事員年紀已老，正在閒坐者，半晌才冷談的對我道：『問她什麼事？』

『家裡的事情。』

『如果是要聘請她的話，可以來投九十九號信箱好了。』

我躊躇了一會道：『不是。她家裡要找她。』

老辦事員翻了許久的號簿，唸道：『楊素云現住開北大通路明光里十八號樓上。』

我立刻叫車到了那裡。那是一條不潔淨而狹隘的街堂，十八號是一所成衣舖。我詢問着楊素云……前樓的窗立即開了……她那張蒼白帶憔悴的臉露出來，帶訝異的望了我一下。

三四分鐘後，她著了一件灰色棉旗袍下樓來了，很淡漠無情的看着我，道……『劉先生剛來上海的嗎？』

我點了點頭。她請我上樓來。我不知爲什麼突感着異常的憂愁，跟她走進

她的房裡……

她請我在牀邊坐了，她便在室中一張僅有的椅上對我坐了，默默的俯着首。她告知我她由南京來此處的時期，住在這樓房裡有五個月了；又說，過兩天她就要搬走了，因為她得了家裡的命令。

『去年我寫給你的信收到了嗎？』我停了一會說。

她很費力的想了一想，說：『收到了……』

我看着她那低垂的眼……她那充滿了憂鬱神情的面容……我想把心中的熱情傾了出來。我猶豫了許久，正開口時，她很快的釘了我一眼道：『劉先生，

我很感謝你……可是……我請你原諒我才好。』

我聽了，幾乎要哭了出來，可是一種制止心壓迫着我站起了。我拿着帽子預備走。

『請你再坐一會罷……』她聲音很微弱而悲哀的說，跟着我站起身來。『我還有話和你講……』

我和木偶似的在原處坐了。

『劉先生，我因為已經……』她立即將臉在臂膀裡，伏在坐上歔歔起來。

『請你原諒我罷……韓耀林是……是一個壞人……他害了我……他……他把我欺騙了……現在……我已經和……他……定婚了……』

『你和他定婚了嗎？』我跳起來說。

她抬起那雙晶瑩的淚眼望着我說：『不是……我和我的表哥定婚了。』

我狠狠的揪着樓板一會，不忍釋的踏出門來。

『……過兩天請你再到我那裏來罷……』她跟我走了兩步，說：『……明天

我搬到太安路襄雲里三號……』

我急馳下樓來。樓下正房的兩個裁縫張着那幅黃臉犀利的望住我。我逃跑了。

我到西湖去住了一星期。

『或許她終於要屬我罷……』我還不住這樣的想。當我回到上海再預備回南京去的那一天午時，我原復去找她。她已搬走五天了。房東告知了我她的新住址。

那地方也是一樣的一處不潔淨不寬敞的衙堂。我敲着第三號的門，一個黑皮膚面容很忠厚的男子開了門。他將我看了一看，帶笑的說：『你就是劉先生嗎……』

我點着頭。他將我引到裡面一間廂樓裡來。素云也在那裡，很愉快的歡迎着我。我走進門，便覺得她和這男子已經……

『這位就是我的表哥何震，』她介紹那男子給我說。

那男子忠厚的對我笑了一笑。我將室中看了一週……那簡陋的木器，破舊的桌椅，黑的四壁……還有那治養用的泥爐，瓦鉢，粗食具……唉，這就是他兩人的生活！

『……我的表妹身世也太飄零了……』那男子仍舊帶着一點忠厚的微笑忽對我說。『……她家裡天天都望她回來，……我們家裡都很窮；她還得了朋友的幫助，在師範學校畢了一個業。我簡直連高等小學也沒住完，就出來謀生了……去年我在上海一個報館裡當排字工人，父母親都老了，要靠我過活。我和素云自小感情就好，那時我們家裡還好，現在都窮了……那一晌我接了她母親的信，說是她賭氣出了家，沒有下落，又不寫家信，叫我去找他。後來在朋友那裡打聽，才知道在南京……那位姓韓的先生……唉，說來也真是……劉先生

你知道他嗎？」

『他是我的老同學。』

『唉，他現在怎樣了？』

『不知道。』

那男子沉默了一頓，說：『現在我算是和素云結婚了，將來怎樣……』說時嘆了口氣，『可不知道……』

我看見素云坐在牀邊，將面朝着壁，像似又在悲傷起來。

在滬甯車座上，一種悲哀的情緒和着車論那單調的嚮聲完全將我融化了。

我的眼前只覺着那些破舊的木器，桌椅，泥爐，瓦鉢……黑的四壁……那一雙愁苦面貌……

回到寓裡，我幾乎要放聲哭了出來。我是完全絕望了……雖然我的悲哀並

不全然爲此。

第二天，我到銀行裏將我的遺產三分之一取了出來，郵寄到上海太安路裏雲里三號……信上沒有署名，恐怕他們不受。

我接到黛秋的信，說她已經和一個姓武的哲學教授結婚了；我到他們的新居去賀喜。他們的小家庭充滿了生氣；黛秋也比從前胖了，愉快了，多女性了。她的丈夫是一個有禮貌有學問的中年，雖然顯得很老，但我相信他們夫婦間的爱情一定是很濃厚的。

因此我時常到他們的家裡去。在那裡我認識了武教授的妹妹武家鸞，不三個月，我兩人便戀愛了，沒有多久就結婚了。

現在，我也享着家庭幸福了！

十，六，一九二八年于儉德樓。

空白页

鹵莽 —— 一首不幸的時代的讚詩 ——

關於歐陽敬亭和史家瑾忽然毀婚的事，在一個集會裡，他的許多朋友起了一次紛亂的辯論。

誰也料想不到以他們兩人那樣虔誠，熱情，互相敬重，互相同情，備具一切美滿的機緣的結合，有這麼一次破裂。而且爲着一件極渺小的——據目睹這變故的某君說——極無意味，與兩人本身毫無干係的爭執。爲的什麼爭執呢！

——這消息報告以後，彷彿有什麼塞在某君喉間似的，只是搖頭一笑，便停止往下述說了。結果，留了一個難於解析的辯論題給這班驚訝的聽者。

他們的意見是——

『單以敬亭這人的性情論，』據第一個理由說，『決不是一個能忠於愛情，安於家室的人。他有一點浪子的習性，同時又有一點所謂豪俠的氣質。他對於密斯史的勤勉，智慧，謹慎，忠厚一切美德從不認為是滿意的。他愛密斯史不過取她的美貌而已。在這一種情形中，他施愛於密斯史不免不是辱沒了，欺騙了密斯史。我想這次破裂的發生是可料想的，否則在將來也是免不了的。』

『你的話含有作用，』第二個理由持着反駁的論調，『敬亭是怎樣的性情，你的意見也許不差。但以我想，他們的決裂決不是在這一方面。這一定有第三者在其間。你要知道密斯史在沒有認識敬亭以前，是有一個對象的。那人大概

是一個某大學法科的畢業生，曾給密斯史許多恩惠。——這並不是一種猜度，是我的一個朋友告知我的。——因此，密斯史愛了敬亭以後，也許依然不忘情於故人。也許是密斯史極力打算測驗敬亭是否真的愛她，便故意拉出第三人來，以期發動敬亭的嫉妬和愛的痛苦。如果有這種情形發生，密斯史的手段未免失敗了。這因為敬亭是一個大量的傲慢的人。他的愛完全出乎以熱情壓制對方，而不願意在女子面前受委屈的。如果他受了密斯史的播弄，那一定會使出他異乎尋常的態度對付密斯史。結果怎樣，自然是目前這種現象了。」

『依我想，』第三者却用一種調協的聲音說，『這全然是由於他們兩人的性情相矛盾。歐陽敬亭是一個可愛有時又可憎，頭腦極其複雜的人。無論做什麼事，他只本着他的直覺。他具有極大的智慧和理想，但是大得毫無用處。如果果要照他的理想說，近似虛無主義，又近似悲觀消極主義，有時又像在傳播第

二種無抵抗的主義。最可怪的，他就拿他這種精神去處世待人。至於密斯史，我們只能說她是一個可敬的賢妻良母式的女人；她的智慧不過完全發展在她的德育方面。對於她生活周圍以外的事是漠然的，對於瞭解人性的程度自然膚淺得很。她之愛敬亭，不過是完全被敬亭的熱情所征服了。她是一點也不瞭解敬亭的。現在他們雖則被熱情所結合了，然兩方在對話，待人，以及一切舉中，常時發生心理的違抗。說不定這一次的決裂就爲着這原因之一——爲着一個問題由不同情而發生口角，而……』

第三者的言論和事實有幾分接近了。決裂的原因確是那麽微細，那麽匆促的發生在他們的一個朋友魯慕秦家裏。

那天晚上，他們由公園裏轉身後，和魯慕秦一共三人在書房裏圍着爐坐了

。慕秦知道敬亭如其沒有微笑露在面上時，便該是自己緘默的時候了。這一次，他看見他進門來便在沙發上躺下來，兩眼瞅着天花板上；因此他連烟也不敬奉了，只是和密斯史笑談着。

因爲三人中有一人不快樂，笑談不久也便中止了。如其慕秦在這時候能對密斯史說一句：『你在公園裏又接過幾回吻來了罷，』敬亭也未始不會把愉快空氣放開來，然而慕秦——這自然——在密斯史面前從前也遭過一回小小的失敗的，對於敬亭無論怎樣大量，但總覺得希望敬亭的成功與失敗的心理是均等的。他曾做過許多夢，夢見她忽然丟棄了敬亭，投到自己懷裏來了。又夢見敬亭跑到他面前，目放兇燄，要求和他決鬪。他使用那沙寧式的口吻說：『你真是個傻子。你看我怎麼會和你決鬪呢？一個女人都籠絡不住，你還有資格和人家幹這種無意識的事麼？請轉罷；如果你一定要她，那麼也請拿走罷，只要你拿

得她動。』

於是，他看了看敬亭那俊俏的側臉，拿起這一天的報來。以他的習性，他之所以訂報，完全是用作包書或者代替抹布的。看了報的最末一張——關於什麼文學的討論和一點有趣味的翻譯文字之後，就翻查着這天的電影廣告，於是報便被丟在旁邊了。革命軍是怎樣打破了京城，現在的政治制度是怎樣，甚至當今的臨時主席是誰，他都似乎忘記了。忽然，這回他却在細味之中，發現了什麼秘密似的，詫異的叫了一聲。

『把我嚇了一跳，什麼事體？』密斯史正在用鐵斗撥着爐裏的灰，打算找一句相當的話來打破她的愛人的沉默，不由的回頭來瞧着慕秦。

『一個朋友——』慕秦露着微笑，『槍斃了。』

『槍斃了？誰？』密斯史雖則帶着一點不甚介意的驚訝說。

『叫做彭則民，你也知道他嗎？』

『我不知道他。爲什麼槍斃的呢？』

『還用說嗎，——宣傳過激主義。』

『你爲什麼不替他去說情呢，』密斯史用那輕軟的口氣說，在緘默頃時之後。

『我沒有那樣傻，』慕秦開始用那談諧的口吻了，『叫我的腦袋先滾了去替他求情罷。那個人的荒唐無用真是可以——』

事變就在這裏起始了。敬亭在那面轉過頭來。

『你這人完全是一個畜牲，』他冷聲說，『如果我要是槍斃過激黨，却非把你先槍斃了不可。』

『這話怎麼說？』慕秦顯然的發怒了，——怒意在他那帶笑的口吻中是輕顫

着。

『我說你一點同情心也沒有，是一個冷血動物或者是單孔類。一個朋友無辜被殺了，縱不悲悼他，也得說兩句悲悼的話呀。難道他還應該殺嗎？』

『我也不知道應該不應該，』慕秦的聲音更加談諧起來，『一個人殺了就殺了，有什麼奇怪？死真比生存在現世快活些。』

『那麼你把那裁紙刀給我，叫我讓你到西天快活去罷。』

嚴重的沉默充滿了這空間了。雖然慕秦還是微笑着，然而他的嘴唇却在微微抖動了。密斯史很不忍的——可以說是同情的看了他一眼，開始用那衛護他的口吻說：『卽然是過激黨，自然談不到什麼無辜。說話應該想清楚啊。』

『他不是說這人荒唐無用嗎？荒唐無用而被殺，自然有幾分無辜。你又爲什麼不想清楚呢？』

『只要是過激黨沒有什麼無辜的，』密斯史重複的說。

『那麼什麼東西才叫做無辜呢？』

『無辜的東西麼——不懂事的小孩子，老誠的小百姓。』

『那麼過激黨就是替這些無辜的小百姓打抱不平的。』

『說得好聽，』密斯史變成抗拒的聲音了，『他們是替小百姓造孽。在我的鄉下，我就從沒有看見過過激黨做過一回好事。』

『在你看，自然是他們做的好事也是壞事。』

『那麼你呢？』

『不用說我罷。』

『你不也是這樣嗎？你也不說是過激黨在你鄉下搗亂，把你家裏的穀倉都拆了嗎？』

『不錯。不過我並不反對。』

『如果你家裡的人餓死了呢？』

『讓他們餓死算了。』

『好良心，』密斯史沈聲的說，『你還說人家是冷血動物哩。我看你纔是配得上這名詞。』

『好罷，你就這樣稱呼我好了，』敬亭的聲音是變成坦白的了，『不過你要明白，家瑾，我的家裡的人並沒有餓死，還是照例的在鄉下收那些小百姓的租，你怎麼能說我沒有良心呢？老實說，如果我家裡的人因為小百姓抗租以致打死了，我沒有話說；如果一個朋友因為宣傳過激主義以致被打死了，我却要無限的悲悼他。這話我却請你在這裡承認。』

『我不能承認，』家瑾轉開臉去了，『我絕對不承認什麼過激主義是好，你

也決不能強迫我承認。」

『自然，各人有信仰自由。』敬亭迅急的說，『不過我是希望你應該辯別事實的真理，——』

『過激黨以殺人放火爲真理，我決不承認這樣的真理。』

『只要人家殺過激黨才認爲是真理？』

『唔。那是他們咎由自取。』

『好罷，退一步說，你認爲什麼才是真理呢？』

『我的真理麼……大家都有飯吃，安安穩穩過太平日子。』

『這話連鄉下的老太婆都會說，先生。那麼我問你，你取什麼方法纔能叫大家有飯吃呢？』

『我有我的方法。但是我決不承認過激黨那些方法對。』

『那麼你說你的方法罷。』

密斯史應了一聲『唔』，便緘默了。她走到桌旁，在慕秦的面前伏下來，看在他正在翻閱的書上。

『說呀，先生，』敬亭在那壁喊着。

『我不能說。』她用一種試探的眼色看了他一眼，抗拒着。

沉默了一頃時。

『家瑾，』敬亭站了起來，『你爲什麼要侮辱我？』

『怎麼？我侮辱了你？』

『你不應該不回答我。』

『我決不能回答你。』

敬亭取了他的帽，朝門外走了。走出，他站住了。

『慕秦！』他喊着。

『怎麼？你又撩搭起我來了，』慕秦說時依然是微笑着。

『不是，我向你道歉，請你別見怪。』

『我從來不喜歡人家道什麼歉。話說就說了。』

『那麼，再見。』

『再見，不送你了。』

然而敬亭却又站住了。他呼着家瑾。她沒有答聲。她的頭在慕秦面前已低下了。

『家瑾，出來一會罷，我有話和你講。』

她依然沒有答聲。在很費事的時間中，她動了動身；但又彷彿被什麼牽制住了。

『我請你出來好罷？』敬亭低聲說。

終於，他們下了樓，在黑暗中對面站着。

『家瑾，請你原諒，』敬亭的聲音依謂充滿了怒意，彷彿在空中搖動着。
『你把我的戒指還我。』

『你這是什麼意思，敬亭？』在半晌沉默之後，密斯史用微弱的聲音說。

『我受了你的侮辱。……你不用遲疑，給我罷。』

『……我不過是說你不應該太粗魯了罷了。爲什麼——』下句是哽住了。

『你決不應該同情魯慕秦那個醉生夢死的人。』

『我並沒有——』

『沒有什麼？』

『——沒有侮辱你呀。』

『是的，你沒有侮辱我！』敬亭幾乎是叫着，『你還把冷血動物加在我身上呢。我受不了這委屈……我們兩人算是從此破裂了。我哀求你罷，把戒指還我。』

沈默之頃，地上起了一聲響，密斯史轉身忽忽的上樓跑了。

當敬亭出了大門，走到樓窗下時，他聽見樓上面發出一種哭聲——抽噎的，啞啞的，斷續的哭聲。

像歐陽敬亭這樣粗率的人，怎麼會博得一個在社交場中涉足的女子如密斯史的最初的友誼和戀愛呢——這不是奇蹟嗎？

如其有這問題發生，這答覆是很簡單的。敬亭確是因為粗率，曾經把許多女子——可以說只要和她見過面的女子的盛意和殷勤都摔退了。這因為他從沒

有起心嘗試要愛她們。他被她們那些瑣屑不動人的表情和習氣所煩膩了，以致他的戀愛對象一天天高漲起來，結果全部逃出了現實。他壓惡那些坐在汽車上和排列在跳舞會裡的女子，然而當發了戀愛的幻夢時，他便彷彿走進李吞（Lytton）的傳奇故事裡，變成了 Sir Walter Raleigh，脫下華麗的外套鋪在泥濘上，讓伊利沙白皇后拽着裙輕輕踏了過去，便因而被召入皇宮的寢室中。有時他的傲慢與粗率被這些神奇的故事所映示因而消失了，他便常常在找着機緣的發生。——如有一次他在一條馬路上遇見一個西洋婦人將扇子弄掉在地上，他便趕上一步替她拾了。這婦人受了這小小的恩惠後，臨走時用那迷人的流盼報謝他。他是怎樣得了密斯史的友誼和愛情，自然可以想像幾分的。

在一年另四個月之前，密斯史和他一個集會裡見過初次面後，便被他那不斷的情書和夾在書中的小花引到公園的一隅去了。爲着一些細微的誘惑，她

倒在他的臂間流着愉快的淚。她被過度的愉快激起傷感——她傷感在這短促的時期裡，不免要將她的貞操奉獻給他。然而當她被帶到一所廣大的樓房門口，她的腦忽又清醒起來，從汽車旁逃走了。……從此隔了半年，兩人又無意中在慕秦的寓中會見了。那時她正從慕秦學法文。她這次幾乎是用那驚異而帶着一點傷感的眼看着他。……慕秦介紹之際，兩人才開始作第一次社交的儀式和談話。從此他們不斷的見面，在慕秦和許多新認識的朋友面前把兩人間的友誼連續到了最高點了。這是無可如何的，慕秦以及許多熱烈戀愛她的男子只好將嫉妬隱藏起來，用那冷觀的神情對着她那未來的愛人。

若此，我們可以說，兩人已達到所謂「成熟」的地步了。密斯史對他彷彿有些幽怨的眼色表示出來。然而他，爲着委身在長期間的瑣屑，自卑以及忍耐和虛僞生活裡，他的戀愛的幻夢幾乎又離了實在地飛越到李吞的小說中來了。

在他周圍的人漸漸認為有可能性時，他的熱情已逐漸被這「可能性」的擴大以致佔有了。然而有一天他煩愁的走到慕秦的寓裡，室中沒有一個人，只見桌上留着一條紙：

『老亨：我們看電影去了。你的皇后也被帶走了，對不起。如果高興，就請到加爾登來罷，自己打票。』

在沙發上，定發現密斯史的外套呈露在他的目前。這是一種什麼意思呢？難道她冒著十二月大寒威的侵襲，留着這東西給她尋苦惱嗎？於是，他在那外套的袋裡掏出兩封信來。他打開信看了：一封是她寫給一個朋友的，一封是她的伯父寄給她的。

『性清，』第一信上說，『謝謝你的好意。我們的事是無論如何辦不到了。請原諒。你說我負心，不錯，現在我的確愛上了另一個男子；我也毋須在你面

前申訴你對我有什麼壞處，這男子對我有什麼好處，不過我總覺得毫不愛你。以後你的情書可以停止了罷……」

『小慧，』第二信上說，『你要我籌款在明年出洋，目前可以不忙。你父親給你遺產誰都沒有動他，只要有好的雇主，我替你主持變賣。關於婚事，我希望你謹慎些，要求穩當的丈夫決不能以愛為前題的；如果被愛所誤，將來連穩當的丈夫也求不到了，當心罷……』

看了這信，不知道一種什麼心理使他彷彿往後退着。他將歸返原處，在袋裡，他的手彷彿觸着一件什麼冷冰冰的東西。掏出來一看，却是一隻精美的銀紙煙匣。匣裡面是一張照着兩個半老人的像片，額旁題了一行字：

『父母親呵，你這孤零無依的女兒每天在這裡祈禱，你的愛在我的夢中快
快重現罷。』

他捏了這匣，不覺感上一點憂愁。於是他在這匣裡留了一張紙條，第二天這時，他兩人由公園裡出來，密斯史的無名指便被加上約指了。

兩人的婚約宣佈之後，正在政局激變時。那天敬亭從家瑾的寓裡——這是她第一次允許他的親幸——回家，到某條馬路口，一陣大亂起了，行人隨着槍聲從對面朝他直撲過來，四面都是粉亂呼號震動着。……第二天，第三天，他在報上還見不到這變亂的消息；顯然，這一次屠殺又成爲社會的公理了。在突增的恐怖空氣中，他見了他的愛人，覺得她那深情的眼光沐在他身上，彷彿加上了一些刺芒。……就在那晚上，他心上的哀愁在愛人的溫存中消失後，回到寓裡便接了一個同鄉從獄中求援的信。第二天他跑去看，監獄官用一種疑忌而又釋然的顏色對他說執刑了。於是他買了一副棺材去收尸。然而，他被那留守刑場的值日官拒絕了，理由是有命令要曝尸三日示衆。他回到寓裡被憤怒，恥

辱，所包圍，狂暴的把他所有購置的結婚禮物都丟在火爐裡。

結婚日期被他延遲了。在密斯史所奇怪的，便是他的心理的突變。他那不帶真性的溫存與摩撫，使她竟懷疑他們愛情發生礙障了。那天，他們從公園裡回來，在慕秦的寓裡便開始那場迅速的決裂了。

事情過去三天了。他想起了過去的柔情，想起那晚所聽到她的哭聲，抱着反悔與哀愁跑到慕秦那裡來。

密斯史不在座了，只見慕秦躺在沙發上，把着一本英文書，用一種帶嚴肅的神情看着他。

他坐在棹旁，想不出一句妥當的話。

『慕秦，』他說。

那嚴肅的眼又對着他了。

『請你先對密斯史替我道聲歉罷。』

『嚙！』

『真的。』

『來不及了，先生。』

『爲什麼來不及了？』

『她哭了兩天，餓了兩天，今天早上回家鄉去了。』

他低着頭，一陣悲哀由心間擁上喉來。

『你現在也想哭了麼？』慕秦又露出那談諧的口吻。

『……對了。』

『算了罷。連我也想不到你會這樣侮辱她。世界上毀婚的理由有這樣隨便

的麼？吉軻憲先生。」

『不是，』他極力制止着悲哀說。

『不是？』

『我只能怪我太留心旁人的事了。你那天說你一個朋友被殺，在事前，我也有一個同鄉被殺了。他的尸都禁止我去收。而且他是被誣告的；我記得他曾經在報上攻擊過一個人，結果大概是被這人所陷害。』

『噯！住嘴罷。這些事便是你們毀婚的理由麼？』

『聽我說罷。……那一晌我因爲這事以致神經失常。我對於目前的一切不知道爲什麼都生着憎惡和忿恨。因而那天晚上既得罪了你，又得罪了她。』

『這是你毀婚的理由。好罷。你又爲什麼不去投筆從戎呢？』

『你這話什麼意思？』

『你不是打算信什麼主義了麼？』

『你不要武斷。像我這樣的人，決不會信仰什麼主義的，這個我早不和你說過了嗎？你不能因為我同情於不幸的事和被殺的人便來斷定我的思想。』

『那麼你爲什麼要這樣毀婚呢？』

『這是我的粗莽。』

『現在你不是想要我替你對她求情嗎？』

『是的。』

『用無論什麼理由毀了婚都可以挽回的，但是因爲粗莽而毀婚却絲毫辦不到了。』

半晌，敬亭用軟弱的聲音說：『慕秦請你不要見怪，是不是那天我得罪了你，便不願意幫我一點忙了？』

『決不是。如其我要見怪你，就在那天晚上便會揮你出大門。……老實說，事情決不能挽回了；即使能挽回，我也不希望你挽回。』

『你這是幸災樂禍的心理。爲什麼你不希望我挽回呢？』

『這意思就是你挽回了，結婚後也沒有什麼快樂可享的。這回你叫她傷心太過度了，連我也替她流了幾點淚。……總之，敬亭，像你這樣豪俠有大志願的人，也毋須結什麼婚，享什麼家庭清福了。結了婚，不是害了她，是害了你，這理由就是你不是——一個平凡的人，你是有莫大的造就的。我並不是虛誇你。你要知道一個所謂美滿的家庭，不過充滿了自私和膚淺愚蠢的快樂而已，這不但於你的性情不合，反之，這種家庭中有了你，連旁的人的幸福也未免不會被你犧牲。我可以料定你在結婚之後要發生厭倦心理的。現在，你不妨就在這時候收場算了罷。』

敬亭冷淺的笑了一笑。

『這些話我早已想過了，』他說，『但是你決不能希望我不結婚。一個人沒有兩性生活一定會得狂癲病或陰鬱病死的。』

『世上美婦人多矣，』慕秦又恢復那談諧的神態了，『你在事業成功之後，會有一種長於獻媚或服侍你的婦女來供你享樂的。如其你不至落魄窮途，決不會沒有兩性生活。不過你所需的女子決不是像密斯史這樣的女子。她是從那種舊式的小資產階級中生長的，她所希望的結婚生活也不過如是。她除開所謂社交，徒來不知道她生活以外的社會是什麼，自然更談不到所謂社會思想。如果她若和你這樣的家庭觀念淡薄的大志願家生活在一塊，只有使她過憂愁日子的份兒。凡是一個女子到了這地步，無論如何沒有救藥了；將來你和她發生意見衝突以至決裂了，情形是和那天晚上一樣的，除開傷心薄命外，決不會起心

來諒解你的，現在的時代是二十世紀了，在這時代中，所謂忠於愛情而長於用情的人，在我們看來都是平凡瑣屑得可惡，然而我們被這些人看來也便變成了謎或者怪物了。有時，在女子們眼中所認為你這樣的謎的男子，也未始不會把極大的熱情傾向着你，但她們却一定會拒絕你那種哈孟雷特式的用情，寧願過着單戀的痛苦。所謂一切女子都是社會的產物也就是這意思，尤其是這種半知識階級和中產階級中的女子。她們之所謂正大的戀愛，不過是循着社會程序進行罷了；而這種進行的意義，却不過看你能否供給她們和她們周圍的人愉快。那種愉快，我想你早以知道了，除開下流虛偽以外實在毫無有什麼。如果沒有這愉快的發生或失却了這愉快，便也沒有戀愛，即使有戀愛也會消失。法朗士曾把現代的戀愛與熱情看作兩種事物，也就是這意思。中古時代的戀愛在現代早已不存在了，至於熱情也被社會道德所蹂躪，只有在那些精神異常和思想超

拔的人們生活裏了，現在被社會所允許的，就是以文明結婚結束的戀愛罷了。

……在當初，我覺得你決不會有和密斯史締婚的一天的。却不知道你從電影片子裡面學會了那些勾引女人的把戲，終於叫密斯史不知不覺的掉進你的手掌裡了。我可以證明你是毫沒有愛她你是在玩弄她。玩弄女人或者是出乎一種大人的天性，但可玩的女人多了，而密斯史這樣的女人我却認爲是不可玩的。你不要以爲她外面這樣活潑靈巧，而心裡却老實得可以。固然，有時她也玩玩男子，玩玩那些稱女人爲謎或奉女人爲神的男子，但遇見了你這樣外面像個王子，心裡充滿了顛狂的人就束手無法了。……我希望你從此算了罷。』

『你這些話我完全承認，』半晌，敬亭道。『我想不到你有這樣大的知慧。但是自從和她毀婚後，我却感到異常的痛苦。你不能說我毫沒有愛她。沒有愛，決不會有痛苦，我自然希望把婚約挽回。』

『這自然，』慕秦忙插口道，『說到痛苦，這是毫不足輕重的。我上星期失掉了一件外套，到現在快半月了，還是在念念不忘懊惱着。你的痛苦的情形大概也和這差不多。當你剛才走進門時，我連你的淚痕都沒有看見，更足以證明你的痛苦輕若鴻毛。』

『朋友，你不能說我一定要在你面前掉淚才算痛苦呵。老實說，——』

『老實說——說罷。你還想過要自殺麼？』

『也許有之。』

忽然，慕秦從沙發上跳起來，『喝，喝，』的狂笑起來。

『走罷，我們的話愈說愈不對勁了，』他拉着敬亭的手，將他從桌旁牽起來。

『咱們上愛理斯去喝杯咖啡解解愁罷。那裡也有女人的呵。』

寫了一封委婉曲折向密斯史道歉的信交給葛秦代轉後，他斗覺得空虛在四圍掉了下來，在大馬路上閒蕩了兩天，便決計回家籌備出國了。

第二年他在法國里昂，從朋友中影約聽見密斯史和慕秦結婚的消息。他買了幾件西洋禮物和一封道賀書寄了去。

不到兩月，新郎的回信來了，

『老友，我真想不到你會寄這樣鄭重的禮物和這樣誠懇的道賀書給我。我將要怎樣代表她和我自己向你致謝呢？想到你，我便覺得心花怒放了，雖然我一見在我面前的愛人感到一些慚愧和忸怩。……老友，千萬請你別見怪，千萬不要以為你的老友曾經有心欺騙過你。——當你離開祖國後，在我的朋友都料不到密斯史會以那樣親熱的友誼給我，沒有三個月，居然允許我的唇印在她的手上了。呵，呵，我這破天而來的幸運是給我何等的快樂呵。我知道她並不愛

我，她會給過你的寶貴東西毫沒有沾一點到我身上，但她却居然答應和我訂婚，而且今天居然和我過結婚生活了。

『老友，千萬請你不要以為我是有心使你難為情，有心挖苦你。在她——我現在的妻，正熱烈的戀愛着你時，自然，不但我把打算愛她的心思，連一絲毫的嫉姑心也密密的藏住了。自從你和她決裂之後四個月，再回到我的書房裡來學法文時，我才把我所認為的機會放在眼前。雖然如此，但我却不是個傻子，我明知道她不會愛我的；但愛是愛，機會是機會，——我却依舊是那樣的小心，滑頭，甚至當她用鉛筆挑着我的下巴時，我還是硬着心腸，板着臉的。像我這樣粗眉大眼，笨手笨腳，一頭黃毛，一臉紅疙瘩的男子，我知道萬一不留心，不說貽笑大方，甚至連這一點她惠施的友誼也會失掉哩。那麼，一月，兩月，三月中臉對臉，滿口“*La, de*”的日子漸漸過去了，她的一本法文初步也學

完了，那天晚上，她關着書照例坐在我對面，發愁的想着什麼，我便對她說：

「一本法文學完了，你怎麼辦呢？」她沒有答。我又說：「還是預備出洋罷。撈一個女博士回來替祖宗增增光呵。」她搖了搖頭。「那麼……」我這樣呻吟了一下，兩人之間便是沈默了。一會，她忽對我說要是再和我學英文。我說：

「我的英文不好，一定會教的沒有好成績。我替你介紹一個人教你罷。這人不但英文好，人也非常老實。」「不，」她吐了這一字，不知爲什麼躲過臉去，用手絹拭着眼，又傷心起來。……朋友，哈，這才是我認爲應當冒險的機會到了。於是我輕輕走到她身旁，便低聲的說出一些笨牛式的委婉曲折的求愛的話來。自然，我在這時把積年積月的相思病都發洩了，因爲她悲傷，我也自不免陪着她流了幾滴淚。……以後，老友，不用說，以我這樣的手段，既能老實，又能滑頭，居然得到了這麼一個成功了。

『現在，老友，我們雖則同居了，然而還在不住想法設計的使她能傾心愛我才好。如其辦不到，那麼只要這屋中多添了一個小娃娃，我便可以安心做爸爸，毋庸記罣周圍有什麼危險發生了。你想這多餘的過慮還不錯麼？』

『可是，平凡而又平凡的生活開始要困住我了，除開使家庭快樂，職業上進以外，什麼大志願大理想大學問我都只好道聲歉；這一世是無緣了。我唯有祝福你得一個大成功，在將來的歷史書上連我也因爲你掛上一個名，那便是我莫大的希望了。祝你多多保重你的身體，多多的愉快些罷。你將要遺忘了的朋友慕秦。』

三，八，一九二九，於北平。

空白页

空 惆

一

迪夫先生的青年朋友們中間有一個關於他的傳聞：說是他有一次在電車裡無意間觸着坐在他身邊一位青年的太太的臂膀，她彷彿立即被他所誘惑了似的，跟着他下電車一直送到他的門邊，在馬路上徘徊了兩點鐘。

這傳聞於迪夫先生的聲譽是異常榮耀的。

就是一個技藝優長的畫家，恐怕也描摩不出迪夫先生那種神態來。這比方無論那部著作裏，男子的美在我們是直接發現不出來的，除非從戀愛着這男子的婦女們的熱情和靈感中去觀照。迪夫先生也就是在這一種情況中。只要是一個婦女，看見他無有不注目的。他一到稠人廣座裏來，就彷彿一處嘈亂的雜耍場，突然起了一道莊嚴幽靜的音樂一樣。他的一身都是人間的魔力。這魔力於婦女是始愉快而終憂愁的，於男子是讚美多於毀譽的。這因為他是一個愛情裡的聖人。他是從沒有有心用手觸過任何婦女的皮膚。他做一件事，說一句話，都像似一段從精裝小本裏摘來的詩。

在五六年前，迪夫先生還只有二十四歲時，是一個異常的音樂家，散文家和雄辯家。他每次出現在一個音樂會時，他的衣飾和頭髮是那樣的沒有光采，使聽衆都低着頭。然而他的秦曲每每鼓動了他們的好奇心，因為他們覺得這樣

豪爽的音樂是不像從這樣一個外形頹敗的樂人手中出來的。那時，他是沒有一點印象留在人們腦中，在藝術界的大宴會裡，他只是凡清清的挂在座末。他的文章也是少有人注意，因為他們覺得他的態度太狂縱了；他在辯論會中也使得着同樣的感想。他的事業發展是全然失敗了。

二十九歲時，他得他祖父一筆七萬元的遺產。他成了一個小小的富翁後，便完全把他的技藝丟掉了。他安閒的住在他的別墅裡，和朋友們談天，跑公園，打檯球，習泅術，上電影院……是他唯一的職務。兩年來，他完全變了一個人：彷彿一匹駑馬變成驕驕了。聲名沉寂了的藝術家在這時忽又給人們記起來了。

像迪夫先生這樣持着清閒主義的人在任何人看來是非凡的，費解索的。然而他是長時在憂愁中過着。但他那憂愁的臉却永久不會被人發現過，除開他的老僕唐柏。

這憂愁於迪夫先生是怎樣的深沉啊！當他的舊友房曼生每踱到他的會客室來奏着鋼琴時，他坐在沙發上，那樣入神的聽着。琴音休止了，他便開始在室中來回的踱了。房曼生只覺得他的老友是被他的那幽沉的琴音所感動了，以至激起了他的詩思。但迪夫先生的詩思不是幻想的；他回憶着一個舊夢，在這音樂的境界裡。

有一晚，他終於對房曼生表示了。他說他預備援助一個女子從一處墮落的环境中救出來。

『誰？』他的朋友訝異的問。

他要求房曼生替他保守祕密，他便將這故事說了。

那女子就是雲心跳舞院的著名舞星鄧黃君，是一個異常美麗而長於妖冶的女子。她的肉把所有見過她的男子們都迷醉了。她的衣飾是合着她的肉色的；

她的行步彷彿是在飄動着。她的兩眼含着神韻，有時含着肉的深情。一句言語從她口中出來，彷彿交際場中的哲學一樣，她的一舉一動都表示她是一生都在貞潔的修養中過着。但她是從來沒有想到什麼叫做貞潔的。只要是一個善媚或者異常雄健的男子，請她喝兩杯芳烈的酒，她便可以將身委給他們。她的門邊是時常有許多詭異的少年們在徘徊着，聞着她那充滿在寓門裡的衣香，粉香。她看見他們就回眸一瞬的微笑；在他們每人都覺得她是鐘情於他了。他們沒有一個不在一種幻夢的幸福中過着。

迪夫先生在雲心跳舞院初見她的面時，便立即感着一點驚訝。她的面貌引起了他的舊印象來了。當她單獨的在他面前時，他曾對她說：「你還記得起我麼？我就是你從前的靈石。」

她聽了他這話，很鎮靜的看了他許久，搖了搖頭說：「吳先生，你大概是

弄錯了。我不會認識過你。」說完這話，她便應了旁邊一個少年的請求，和他跳舞去了。

迪夫先生的憂愁便從這時起的。那天晚上，他等她出來後，直尾到她的家門口。當她從汽車裡出來，他便從中攔住了她，他要求她到她的寓裡坐五分鐘。

「迪夫先生，你是完全弄錯了……千萬請你不要打擾我罷。」她說。他在黑暗中強迫的拉住了她的手。他異常誠懇對她說：「小翠，請你原諒我罷！」

「我不叫做小翠，」她的聲音帶着一點憤怒。

「我真無時不記念着你。現在我非常懺悔我的過去，但是請你千萬原諒我一下罷！」

黃君沒有回答。她搶開了她的手，奔回自己的寓門去了。

這段故事於房曼生只覺得異樣離奇。他對他的老的說道：「難道鄧黃君從前於你有什麼關係嗎？」

『沒有。』迪夫先生忽很莊重的說，『不過我從前認識她。他是我的同鄉。』如其迪夫先生僅僅和黃君只有同鄉的關係，這事是很平常的，房曼生這樣想。這一點微小的舊情她是決不會記起來了。然而她却從不會對任何人有這樣真實的言辭，這樣懇切的拒絕。像迪夫先生這樣健偉英俊的男子，深夜尾隨到她的家裡；她是決不會拒絕他的慾望的，房曼生這樣想。但這事是過於費人猜想了。

二

過了一天，房曼生依舊到老友家來彈琴。

迪夫先生的憂愁是完全表示出來了。他整天沒有理髮，沿腮的短髭也都突

露出來了。他的兩眼深陷在眶裡，臉色異常的灰白。在電光下他像似一個醫院裡病人；他的寢衣和拖鞋整天的不曾脫下。

『我要求你今晚不要彈琴了罷，』他起首便對房曼生這樣說。

房曼生覺得他的老友의 憂愁是可慮的。但有什麼解救法呢？除非鄧黃君能戀愛他。但她是永久不會戀愛任何人的。

房曼生對他說：『我希望你還是愉快些好罷。』

他嘆口氣說：『從今以後我是決不會再愉快的了。我打算把我這一點財產在一個月內完全花掉。我想流浪終身；我想徒步週遊世界。我覺得死是異常愉快；除非叫我死。』

『那麼你是一個整個的懦夫了。你並沒有絕望啊。』

『我現在覺得完全是絕望了。昨天我又到跳舞場去找她，正值她從化妝室

裡出來。我首先去迎候她，要求和她同舞。五分鐘過後，我請她到屋頂花園去吃冰，她答應了。在桌邊我對她表示我是愛她的；但她還不曾待我的話說完，他便冷清的走開了。』

『這樣的向她示愛，她是決不會承受的。你應該等機會，等她來將就你。Love should be pleasure，你要達到希望，從今以後要去掉一切憂愁才可以。』

迪夫先生想了一想，一把拉住了老友的手。

房曼生彈了一曲充滿了快樂的琴，便對他說：『你和黃君的關係我早已捉摸到六七分了。我很佩服你；你是一個靈魂健在的人。不過你在過去對她發生的不幸到底是什麼一種程度呢？』

迪夫先生沉默了一會道：『你聽我說罷。』

迪夫先生當十七歲時，從中學校畢業了出來；是同樣這樣一個暑期中，他住在他那田園豐盛的家裡。

他是異常的哀愁，因為他所戀愛的一個女同學於剛和他一同畢業後，便和他們的英文教師結婚了。他回到家裡，頹廢，失望，憤怒……充滿了他的心懷。他對他幼時的戀人小翠的態度完全變了。

但小翠是永久愛着她的。他是他鄰家的一個養女；她沒有父母；她那時的父母是將她從一個販人手中買來的。她從前姓什麼？人們只知道她那時姓鄧。兩人在七八歲時，曾一同在小山上拾過橡子，在水邊捉過蜻蜓，釣過魚；在稻塢裡的桑樹下學過鳥叫，抱着在地上打過滾，互相稱過夫妻。同在十四歲時，他剛進了中學；回來時她還在門外迎候過他，用深情的眼色看過他。

因為他在那時還是一個初進城的鄉下孩子，他覺得城裡的人是異常可恨的

；他還在縈念着這鄉下的姑娘。他還記得她那時是和一隻白鴿一樣的美麗的，雖然衣飾是那樣的不入時。

那時他和她的印象值得敘述的是：

那天他和她在稻場裡碰見了。他看見她着一身緊小的白衫，頭髮半散着，瞳子異常的柔媚。她在桑樹下收拾着曬乾了的染料。

他便從他家的門口跑到她面前來，說：『你不理我了？』

她停了許久說：『你不是不理我嗎？』

他說：『可是你不要穿那一身又長又大的黃麻布衣。』

她笑了一聲說：『如果我要換洗這一身衣服怎麼好呢？』

『……你不要換……你要天天穿這身衣服。我過兩天給你一塊錢再做一身這樣的白衣服罷。』

一個星期後，他在塘裏洗浴受了寒，回來便臥病了。他要求他的母親叫小翠來陪他。

到傍晚時她來了。她穿了他替她新作的衣服，帶着一點羞慚的神情走近他的牀邊。

他將她看了一會說：『你爲什麼不穿先前那身白衣服來呢？』

她疑慮的道：『你不說是替我作這一身新白衣服嗎？媽媽說現在的衣式和從前不同了：腰身袖口都要大一點才好看。』

『我不要好看，……這套衣服你完全作壞了，……你應該和舊的那件白衣服作得一樣。……』

小翠低頭想了一想，便轉身很快的跑了出去；一會，她將那件舊白衣服着來了，衣頂還沒有乾。

『你爲什麼這樣不快活呢？』他熱情的說，當她走近時。

她沒有回答他，在帳外用手拭着淚。

『……小翠，你不要怪我，……我病了，……我病得很利害，……不然我一定由你隨便穿那一件衣服。……』

這是他兩人第一次所發生的悲哀。由此她是整天的沒有快樂，直到他暑假滿後赴城入學的那天早上，她在桑樹下依舊曬着染布，等候他來致別辭。

他乘着轎夫沒有出來，家人在裡面檢點着他的行李時，很迅捷的走到她的身邊說：『你好好的等着我罷，……明年我一定帶你到城裡去，……我一定要我的爺娘答應。』

她聽了，搖了搖頭。

他接着說：『你不要以爲我是騙你，……一定的，你相信我罷，……我愛

你，……城裡的姑娘一個都不好看，……我只是愛你。」

她笑了一笑。其實她是異常憂愁。

當他的轎出了大門，他看見她在家人都走了之後，單獨的靠在大門口。她拿袖口擦着眼淚。

小翠的這次悲哀真不是空惘的。自從他這次去後，他開始在學校裡找着新的戀愛對象了。他是完全把她忘記了。他僅僅在寒假中回來一次，在家住了四天便原復進城了。這四天裡他寫了七八封給他的新戀人的情書，他看見小翠一次，沒有留心。他只覺得她是異常可憐憫。

這一次暑假他回來，完全是爲了失戀的緣故。但他爲了失戀，對小翠却不如從前那樣冷淡了。小翠也似乎感着一點欣喜，雖然對他突然增加了十倍的熱情異常的恐怖。

她是更加美麗了。她的身體長得那樣的豐滿，是他走進大門所最初感到的。他覺得她當他回來時那毫不注意的神情是可羞恥的。

到家的第二天他便和失了主宰似的在屋內外探視着，他發現小翠在某一個地方站着時，必轉灣扶角的找到她面前去，當沒有旁人在的時候。他異常憤怒她不迎候他，尤其是她每次迴避他時。他便起着一種異常刻薄的報復心。他又懷疑她已經失了貞潔了，因為他以為一個發育圓滿的女子是容易被男子所誘惑的。

他的母親很爲他擔心，知道他是在貪婪着這純潔無瑕的鄰女。她在四面打聽，想在一家家世相稱的人家找一個小姐配給他。但他聽到母親這種試探的口氣時，他便憤怒到和發了狂一樣。

『這也不合意，那也不合意，難道像小翠那樣窮戶人家的鄉下大姐便合你

的意嗎？」他的母親這樣對他說。

「……誰說小翠合我的意？老實說，沒有新思想的女子我是無論如何不要的。」他回覆他母親說。

他的母親答道：「什麼新思想舊思想，女子只要清秀一點，懂得一點世故，無才便是德……。」

他的母親替他訂婚的意思是暫時打消了。

這時期中，他只不斷的追逐着她。當她有一天清早到後山裡去掃墓時，他尾着她後面來了。他的神情和野獸一樣，兩眼發着光。在她靜默之中他將她按在草地上。

她哭了。她用死力的抗拒着他說：「……靈，饒我罷，饒了我罷。」

他熱烈的將她抱着。但他沒有能力；他在一剎那的昏迷中過了，原復安靜

的站起身來。在她以爲是他有心保全了她的貞潔。

當他灰頹的轉身離開她時，她理着她的散髮追到他身邊來說：『……你不
要走罷。』

他回身來呆木的站着，用冷淡的眼色瞧着她。

『靈，你忘記了從前的事嗎？』她聲音誠懇的說。

『從前什麼事？』

她深情的看了他一眼，低着頭沒有回答。

他此刻的昏迷是完全清醒了，說：『你想要我還愛你麼？』

她抬起眼來；眼角是潮潤了。

『算了罷……我現在不愛你了。』他帶嘲笑的說。

她聽了這話，彷彿受了一驚，看着他轉身走去後，全身癱軟地在墳邊坐下

來。

他全然壓惡了她。他覺得她是愚蠢的，笨滯的，沒有受過教育的。一個月內，他却有心避免她了。他離開了家庭，心裏是沒有一點牽挂了。雖然灰頹得只想自殺。

在這繁華的都市過了四年，他將她全忘記了。他在這世界中所見到的盡是從神聖的皇宮裡出來的；見到的肉是從那薄紗中透露出來的。沒有妖冶的笑，俊麗的流盼他是不會覺得愛。他是完全從一種煙霧中看着一切；除去這層煙霧，他又覺不到什麼真純。

四年後他回家去了一次。他家的鄰舍已經換了他姓了。小翠在兩年前已跟隨她的父親漂流到別處了。一點沒有印象留在他的腦裏，彷彿一首殘詩留在詩卷上一樣。

現在的鄧黃君却喚起他過去的情緒了。這十年來她經過的什麼變化呢？然而這變化使她的靈走到皇宮裏去了，肉幻到薄沙裏去了；她有妖冶的微笑和俊麗的流盼了。

三

如其鄧黃君還是和十年前一樣跑到迪夫先生的印象裏來，他是什麼一種感想呢？

『人生真是變幻莫測啊，』房曼生聽了他的老友的回憶錄後，這樣說。但人生沒有變幻，人們是沒有感慨的。

迪夫先生和房曼生商好，第二天晚再到雲心跳舞場來。他極力裝做愉快，英雄的神情。他穿了一身晚裝，將髮刷光，短髭修整了，沒有一點聲響的走進跳舞場的門。

黃君正在電燈輝煌下和許多漂亮的男子們笑談着。兩旁的沙發上坐滿了舞女們，她們都注視着他，場中在一剎那間沒有一點動靜。

黃君留意的看着他。她覺得他今夜的微笑是異常可愛的，便離開了兩旁男子們迎接着他。

『吳先生爲什麼今天這樣快活了？』她對他說。

『是啊，我也覺得自己今天變了。』

她含着一點妖冶的對他笑了一笑。音樂起奏了，他兩人同舞了五分鐘。在他的把持裏，她不絕的注視着他的臉；她用肩部輕輕的碰着他的胸。她覺得他今天也太動人了。五分鐘過後，她拒絕了旁人的請求，和他在一條沙發角灣裡坐了。

她對他低聲說：『今天你太冷靜了。』

『是啊，我覺得自己也有些冷靜。』他說時報了她一個笑容。

她沈默了一會，說：『前兩天的事許是得罪你了罷？』

『沒有。我是早已忘記了。』

她輕輕抽了一口氣，用試探的眼色看着他說：『……我這兩天真煩燥。吳先生，我那天晚上真悔不該對你那樣。……』

迪夫先生在這時心裏感到異常的震動；但他說：『請你不要記起從前的事罷。我們還是快活些好。』

她聽了這話後似乎是感着一點憂傷。一會，她說：『的確我還記得。你那時不是要我穿那身白短衫嗎？我覺得那時真太天真爛漫了……現在我真變得太快！你也覺得一點嗎？』

『你現在還是和從前一樣啊。』

她安靜的笑了一笑。但這笑是表現得異常悲哀的。

『你應該還是和從前一樣對我，』她靠緊他一點說，『我悔不該現在不和從前一樣，……世界上沒有人愛我，我也不愛任何人。……』

迪夫先生沒有答聲。他忍着他心中的痛苦。

『我知道，……我完全知道。……』她眼光晦淡的看在地上說，『我知道有個男子是愛過我的，但他後來不愛我了。……現在他還是不愛我了。……現在他還是不愛我。……我真是不幸極了。……我到現在還沒有家，……我還是一個人活着，……我是太孤零了。……』接着她站起身來用繼續的聲音呼着說：

『僕歐，拿兩瓶啤酒來罷。』

她走到化妝室去了，沒有五分鐘，有一個男子從那壁的門口走出來帶着一點冷笑說：『鄧黃君哭起來了！誰得罪了她呢？』

迪夫先生很快的走到化裝室來。她正斜倒在沙發上，聲音悲慘的啜泣着。一個粗健的男子坐在她旁邊，用手摸撫着她的頭髮說：『我替你報仇去！我替你報仇去！』

室中在換裝的舞女們的有在旁勸慰着，有的冷笑着，當迪夫先生走進們時，她們都冷靜了。一個深情的看了他一眼。

他對那男子說：『請你讓我坐十分鐘罷。』

那男子帶怒的看住了他。

黃君伸起一隻腿來將那男子踏開了，說：『走開罷，……我不愛你，……我誰也不愛，……誰也不要走近來！』

室中的人都出去了，只除開了迪夫先生。

他跪在她旁邊，用溫柔的聲音求她原宥。

她將淚眼看着他；兩人的吻貼合了三四分鐘，直到門突啓了，先前那男子發怒似的走進來的時候。

『你不要再進來了罷。』她大聲說，『請原宥我，我此刻病得很利害。』那男子悻悻的走出去了。

她將臂膀鈎着迪夫先生的頸，讓他的頭枕在她的肩上，說：『你現在還愛我嗎？』

『我永久的愛着你。』

『請你再和我親嘴。』

這一剎那間他們是安慰極了。室中沒有一點動靜，只外面微微一點音樂漏了進來。

『你住在那裡呢？』半晌，她說。

他將住址告知了她。

『請你送我回家去罷。我太痛苦了。』

迪夫先生將她抱起來，挽着她穿出跳舞場。男女們都用嫉妬的眼色看着他兩人無言的走出去了。

黑暗中，汽車將他倆送到她的寓門口。

一個粗橫高大的男僕開了門，目送着他兩人進了客廳。迪夫先生將她安穩的睡在沙發上，吻了吻她，便對她告辭。

『你再坐一會罷。』她聲音微弱的說。

『你安靜些罷，……明天我來看你。』

她注視了他許久，說：『我知道你不再愛我了。』

『黃君，請你別誤會，我愛你是永久的，不在這一晚。』

一會，她微微不耐的說：『好罷，你走。』

迪夫先生感着欣喜而帶着一點憂愁的出門來，朝房曼生的寓裡走。在半途，他遇見先前在化裝室見到的那男子忽忽的迎着他來了。他冷靜的看了迪夫先生一眼。

他不覺的停了停步武，對那男子說：『請你轉身罷。』

那男子的兩眼立時發出光來，看着他說：『我爲什麼要學你的榜樣。』

『鄧黃君以後是決不會要你進她的家門口的；不要去碰釘子罷。』

那男子用惡毒的聲音罵了他一句。

他憤怒的站着，但看了看那男子那異常粗健的臂膀，便轉身走了。

『Coward!』那男子叫了一聲，很快的在黑暗裡消失了。

他憂愁的敲着房曼生的寓門，門開了，他的老友愉快的迎接他進來，說：

『我想你這一次一定有幾分佳兆了。』

『她現在確實是愛我了。』他嘆了口氣。

『是罷！我料得到；一個墮落的女子沒有不會記起過去的印象的，只要真的喚起了她的靈魂。』房曼生說時看了老友的脸色，『可是你爲什麼反而這樣不快活呢？』

他搖了搖頭，灰頹的坐在榻上，把剛才被一個男子欺負了的事告知了他。

『這并不在乎，』曼生安慰他說，『你自然是應當不屑於和他決鬪的。總之你是勝利了。我想黃君如果真愛你，一定會拒絕那男子進她的門的。最好你明天不要去看她，等她來找你。她要愛你，是要經過一個攷慮時期的。』

『如果要攷慮，那不見得是真愛我了。』

『你不要神經過敏罷。我擔保她會來找你的。』

過了五天，迪夫先生是天天在家守候着。他是依舊的憂愁，雖然覺得希望還是在目前張大着。

四

一星期後，迪夫先生在書室中踱步，僕人說是有一位女客來找。鄧黃君果然來了！

他將服飾面容修整好了，走到會客室。她正背對着他，沒有回頭來。他輕輕走到她背後時，她回頭來對他一盼的微笑着，她現在是沒有一點悲傷和憂愁了。

『吳先生，你的房子真講究啊，』她說。

『講究嗎？我覺得……』

他插口道：『你爲什麼不來看我呢？』

『我看你三次了，一次也碰不着。』

兩人對面坐了。

『真對你不起……我這幾天是找我的親戚去了。……吳先生，我現在快活了，一個朋友也沒有了，只除開了你。我決計不當舞女了。』

『是嗎？我應當替你加倍快活。』

『現在……』她說到這裡，將頭低了，少女似的將指摩着沙發上的絨，『現在我已經決定了。』接着抬起眼來看看他。

迪夫先生站起身走到她的旁邊坐了，吻着她的手說：『我真感謝你。』

『那麼以後怎麼辦呢？』她輕聲說。

『我們結婚。』

他們接着吻。

『真的你把所有的朋友都拒絕了嗎？』

『請你相信我罷。』

一會，他問她說：『我覺得有一個男子還在死心塌地的愛着你。』

『誰？』

『就是那天陪着你在化裝室的那人。』

她立即聳了聳肩，帶着嘲笑的口氣說：『那人麼？他……他是一個什麼也不行的；有人說他是流氓。』

『如果以後他還是來打攪你呢？』

『你應當保護我。』

一會，她望着天花板沉思了，對他道：『我們那天結婚呢？』

『就下一個月罷。』

『但是……我有一件事要解決。你是我的未婚夫……』

『什麼問題我都替你解決。請你不要憂慮罷。』

給了他一個吻。他的戒指套在她的食指上了。

她異常愉快的辭走了。

迪夫先生完全成功了！幸福空氣包圍着他了！他的這勝利的消息傳開後，朋友們都來祝賀他，問他們的婚期。

『一點禮也不要送，請別預備罷。到期我請你們吃一杯就算了。』他這樣愉快的回覆他們。

他連接的兩天去看他的未婚妻。真的，她一個人在她的寓裡檢點什物，沒有旁的一個男子。她是完全變了，和一個少女樣的沉靜，幽婉。

他問起她要他解決的事。

『明天我寫封信給你罷，』她遲疑一會說。

當晚，他便接了她的一封信。這信的措辭使他異常驚訝，惶駭，全身酥軟的倒在沙發上。她要求他給她八萬塊錢償債；否則她將要在兩星期內被控入獄了，或者……

迪夫先生只有七萬元的遺產，現在業已化去一萬餘元了。他將怎樣對付這要求呢？他就將所有的遺產給她……而且，他的遺產全部給她後，他以後將怎樣養活她呢？

他的愉快在一剎那間是完全沒有了。

他想盡了方法；但他決定用真實的口氣回覆她。他說他只能供給三四萬元。

一個星期沒有回音。迪夫先生依舊陷落在憂愁中了，這原因什麼人也不知

道。朋友們都疑慮着他的情人對他不真實，他們完全靜默了。

他終於不得不去找她。她依舊沒有變動，還是愉快。然而她的室中却另外有一個男子了。那男子是帶着一點痴肥，以笑靨迎人的。

當他走進門時，她將快樂的神情迎接着他說：『啊，吳先生來了！我寄還一點東西給你，收到了嗎？』

迪夫先生看見了她的兩手，是早已料到了。他全身的血都冷了。

『吳先生請你原諒罷，』她忽而帶着一點真誠的口氣對他說，『這位先生已經答應我了。我替你們兩位介紹罷。這位就是王一勝先生，他是南洋華僑。……』

迪夫先生是完全沒有覺到那男子對他謙虛的行着禮。這於她是十分不樂的。

在無言中他不覺走出了她的寓門。

五

六年後，迪夫先生整個的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他的變狀是他的朋友所料想不到的；因此他們對於他的聖人觀念也消失了。

在這時期裡，婦人們成羣的跟隨着他。等他的體力和財力都漸漸消失了以後，她們又和蒼蠅似的飛散了。

他現在住着一所不甚寬敞的三間樓房，娶了一個他所一點也不愛的妻子，她雖受過一點教育，但除開管家和省錢的經驗外，似乎什麼也不留心，什麼也不知道。

一天，他從他的辦事處領了七十元薪水，在一所大酒席館裡經過。他看見

一位闊太太攜着一個白胖的孩子踏下樓來，朝停放在門外的汽車邊走。

他不覺的停了停步武，想立刻迴避時，那太太是早已看見了他了。

『哦，吳先生，久不見了！』她帶着一點愉快的驕傲的口氣說，很留心的看了看他的衣服和臉。

他沒有一點勇氣回答她，只是微笑的站着。

『吳先生，你比從前老多了！……真快啊！現在人還好嗎？』

『謝謝你。』

他覺她還是動人的，雖然過於癡肥了一點。她是太幸運了，使他感得異樣的不安。當她還沒有躬身進汽車的時，他發覺自己出了一身冷汗；他警悟的迴身來拔步走了。

回到寓樓裡，他一看見玻璃窗鏡裡那幅瘦削的臉和在他旁邊的妻子那幅忠

厚的臉時，很不快適的想道：『不用記起了罷，一切都已過了去！』

二十，七，一九二八，於儉德樓。

行 客

普陽城是這省份裏一個最大而繁華的重鎮，然而處境荒僻，自然風物稀少，毫沒有什麼給詩人雅客留紀念的地方。全城充滿了商人，官吏，大地主和旅行客。他們口邊所流傳的——不是裕華春的南鴨便是三星巷的妓女。

和蘇州一樣，普城是一個出產美女子和舊官僚的地方。舊官僚的勢力——從民國以來日漸消滅了，因而這些美女子的紅運便日漸加大了。這種事實並不

奇怪就好比這裡赫赫有名的楊青天（因為他是一個清官，所以博有青天之名）。他在前清時作過兩任知府一任道台，但當民國剛成立之年，死了，遺給他的家人只有一座藏滿了古籍的屋子。他有一個兒子，因為教導過嚴，得了勞瘁，在父親死去兩年後也死了；一個女兒，先前是應許給一個有名的財主作大兒媳的，後來人家傳說楊青天不過只是一個青天，這婚約便無形的取消了。六年來楊家的門庭真寥落得可憐，他們有時無法治炊，便將古籍一車車搬出來，賣給那些食物店的商人。如其我們偶爾在店裡買一包糖或瓜子，這包裡的紙誰都知道是從楊家出來的……

不知道民國某年，三星巷新添了一個妓女；張幟沒有一個月，聲名便大噪起來。這妓女名叫玉霞，住在一所新落成的惜春書院裡。她把所有的遊客們都迷了；把全城的富家子弟都勾引了。從前是停在六號七號或十二號門首的車，

現在都經過巷的盡頭，停在她的門首了。所有失寵的妓女們是無法排斥她的；她們只有嫉妬，羨慕，站在門旁瀏覽到惜春書院去的過客。

不多久，玉霞的真姓名被發覺了。原來她姓楊，就是青天的女兒靜姝。一班人因為稱道青天，便都同情玉霞的身世起來，趨赴她的人愈多了；在她的客房裏，張滿了無數的頑豔而帶有感傷的聯語。但玉霞畢竟成了玉霞，已無法再叫她成爲靜姝了。現在她已洗淨了嚴父給她的家教，慈母給她的閨範了。她不知道貞潔和清廉是什麼。用善意愛她的人被她用冷辭和嘲諷漸漸逼走了，留在她房裡的只是那些貧婪的，豪邁的，長于揮霍的闊人。其中有許多花費了鉅萬而不得和她同過一次宿的；有的把家產完全蕩了，情愿住在她的寓裏充作奴僕的。然而玉霞並不曾因爲這種可怕的傳言却走一個遊客……近來，一個由上海來的大商人住在她的寓裡了，而且是長期的訂了合同。兩月來玉霞的門首改了

樣：似乎由妓院一變而爲大家公館了。除開那商人身旁的朋友，一切遊答都不得不裏足了。

一天下午，那商人從酒樓回到惜春書院來，後面跟着一個少年。這少年著了一身合式的而不十分講究的西服，身態矯健，步履活潑，用一種欣賞情態走進那客房。房中兩個雛妓正在私談，看見這新來客，互相瞪了一眼，捷步跑出門了，彷彿是起着異樣的驚奇似的。

奴僕進來倒好了茶，呈上了手巾，那商人便說：

『玉霞呢？』

『她睡了。』

『請她起來罷。』

奴僕走出去之後，這商人用一種自尊的神情抽着烟，將冷眼看着坐在桌旁

觀望着那些對聯的少年。一會，他說：

「信一曾經沒有來過這地方嗎？」

「沒有的。」

「你是第幾次來普陽？」

「第三次了？」

「都是過路？」

「對了。」

「這回——？預備住多久？」

「最多一星期。」

「很好。你們去讀書——最好不要耽誤時間。」

當這少年沉默之際，玉霞進來了。她的眼還帶着睡態，但她彷彿發覺什麼

奇異的現象了，拭了又拭，最後不動的望在少年的臉上。

『睡好了嗎？』那商人說。

她沒有答，回過身去，彷彿對誰做出一副感傷的神情。這商人早已察覺了，那雙露着嫉妬的眼只是瞅着那少年。這少年始終沒有動；依然用那欣賞的情態看了看玉霞，仍舊面着壁上的對聯。

這是顯然的，少年未曾被玉霞所惑，却是玉霞被這少年所惑了。他並不是如一般人所謂的美男子，然而在女子看來，却有一種異樣誘惑她們的魔力在。他具有一種英爽，莊重，嚴冷的神態，——在這無日不沉侵在虛偽，下劣，機巧，淫靡的空氣裡的妓女的心上，不期然生出一種深的刺激。自然，玉霞向他進攻了。她走到桌旁來，替他倒茶，敬煙，用流盼向他示意，而且乘着遞給他一握瓜子時，她用膝尖去觸他的腿部。她完全把那豪富的商人忘却了。然而少

年仍是冷靜着不時望望他的同伴。

和商人談了兩句之後，她走出去了。這是妓女的一種公式；即屬她毫無他事，在二十分鐘之內，必得離開客人一次，以表示她還要應酬旁的客人的。

沒有兩分鐘，她便進來了。走進門時，她用手絹擦著眼睛。這回她是直視着少年的兩瞳，而且，將他全身打量了一眼，在他身旁坐了，說：

『白先生，這位先生是誰呀？我很面熟哩。』

這商人拿開他面前的戲單，將精神振作了一下說：

『你和他面熟嗎？自然是你認識他了。』

『不認識。』她用那莊嚴的神氣說。

白先生便轉過頭來：『那麼，信一，你說罷。你還是姓王好還是姓李好呢？』

信一笑了一笑，說：『還是老老實實的姓韓罷。』

『對了，』玉霞應聲說。『韓信一就是韓信一，何必改姓呢。』

接着他們談到了這裡許多客人改姓的故事，談到戲和伶人。信一仍舊是冷靜，雖然他因玉霞有些迷惑了。

當玉霞第二次走出去時，白先生乘著機會到旁處去了。然而玉霞却又在這時進來了，知道他在十分鐘還不會來，便露着滿面的熱情到信一身旁來她貼近他坐了，將手擱在他的膝上。

他看了看她那流露着真情的兩眼，便將她的手捏住了。

『你真好，』一會，她用那無以形容的情意低聲說。

少年只笑了笑。

她問他爲什麼笑。

『因為我要謝謝你的誇獎。』

『並不是誇獎你。你是真好。你漂亮。』

『我沒有你漂亮。』

『我比不上你。可是……你爲什麼不一個人來這裡呢？』

『我還不知道你住在這裡，不然——』

『不然你早就來了？』

『對。』

她露著愉快，感激和熱情。她被幸福的空氣包圍了。

『你就是玉霞嗎？』一會，他說。

『你還不知道？』

『早就知道了。不然我跟白先生來幹什麼呢。』

玉霞有一會沒有答，繼而說：

『老白是你的什麼人？』

『是我的同鄉。』

『你和他一塊兒來的？』

『不，我一個人來的；就便看看他。』到這裡，他露着諷刺的神情說：『他不是和你結婚了兩個月了嗎？』

『結婚？你胡說！沒有的。』玉霞抗聲道。『你看我會和他結婚嗎？……他不過住在這裡罷了，整天的陪他坐到半夜一兩點鐘，我便回到自己房裡睡去了。我還有一個老娘。她是伴着我睡的。』

『哦。得罪。』

『沒有。你不會得罪我的。我喜歡你。……你真好。我一看見你就知道你

是一個好人。……可是，他來了……」接着，她站起身，將臉貼著他的耳：『你一定來呀。明天下午三點鐘。』

這時，院裡的奴僕嚷了一聲「手巾！」

白先生那胖大的身體塞進門來，用疑慮的眼色望了望玉霞和信一。但她早

已坐在離信一有十步遠的座上。她說：

『老白，你真有福氣。』

『好說。有福氣嗎？』

『想不到你有這樣一個漂亮年青的朋友。』

『你說這位先生嗎？』

『對了。』

白先生望了望信一，笑着：『他確實還漂亮。』

『我坐在這裡幾乎瞧呆了。』

『哈！那麼你們做做朋友不好嗎？』

『不敢。』

『你還怕我不答應嗎？』

『不是怕你不答應；我是怕他不答應呢。』

『信一，你不答應嗎？』白先生大聲笑着，他的疑慮完全冰消了。

這時信一陪了一笑，說：『誰人不可以做朋友呢？那有什麼不答應的道理。』

白先生回過頭去：『玉霞，他答應了。以後——？』

『謝謝韓先生的好意。以後你來這裏，叫他一同來好了。』

『當然。可是這位先生住不了幾天就要走哩。』

『就走？』玉霞露出一點真情來了，停了一會：『到那裡去，韓先生？』

『到上海去。』

『……到上海是要坐火車先到南京嗎？』

『對了。』

『我到過南京的。』

他們開始談到南京和上海的繁華了。白先生滔滔不斷的說起老上海的經驗來。他說他在上海時天天是坐汽車出街，有一天，因為給朋友拉去喝老興發五十年的陳紹，走到四馬路，被野雞拉去了；結果化了三隻洋，陪了她坐了一夜。

『噢，』玉霞露着不屑的神情說。『三隻洋？』

『可不是嗎？』白先生幾乎是大聲叫着。『我們是不肯花冤枉錢的。四馬路

的野雞不值三隻洋值幾隻洋？我還是賞她的面子哩。」

接着他又談到他在上海看戲不用掏錢，進酒館不用會鈔的事，因為戲園酒館的主人沒有一個不是他的朋友。他有一個乾女，是法國巴黎人，長着一雙大藍眼睛，如水一樣，末了，他嘆了一口氣說：

『可惜我忘記把她帶來了。不然我一定送給玉霞。』

『她叫什麼名字？』玉霞問。

『叫……』白先生苦惱的思索了。『我叫她做小珍珠。可是她的外國名字……』

『叫 Marrie ？』信一插口。

『對了！正是，正是。就是她，曼麗。是一種輕曼秀麗的意思。』

由此，白先生談到了外國人。他說外國也有壞處，就是太不講道德了，女子們從來沒有穿過袴的。然而中國沒有外國人，早已亡國了……這些理由，自

然是這少年所反對而不便于啓口的。他覺得可笑，然而結果只煩膩極了……

第二天下午，信一來到惜春書院。玉霞在午夢中醒來，拭着兩眼，露着欣喜而確信有這麼一回事的神情迎接着他，拉住了他的兩手。

『我正在夢見你呢，』她對他說。

『是嗎？』

『我夢見你走了……我跟着你到上海。奇怪極了，上海竟有那麼高的城牆！聽說是烏鴉飛不過去。……乾娘！倒茶來罷。我睡好了，心裡倒是很快活。』

玉霞是真感着愉快。在那神態裡，她訴說的夢境似乎是真的情形。她自信烏鴉飛不進上海的城，她的未來一定是吉利的。

半晌，她坐在床沿注視着這少年的兩眼。忽然，她的嘴角下垂；她哭了。她倒在牀上，是真的哭。

信——只得移身過去安慰她，問她哭的原因。

一會，她又自動的坐起來，擦乾了淚。

『你又想起了什麼不快活的事罷？』

『不是，』她鄭重的說。『我想哭，我爲了你。我以爲你一定不會來的，所以我做夢也看見你走了。有人說好男子是不到窰班裡來的。真的，來到我這裡的，除開你，就沒有一個好人。』

『你爲什麼知道我好呢？』

『我也不知道爲什麼。不過我總覺得你是一個好人。……你把你的膀子給我捏捏罷……』

接着，她拿過他的臂來，從袖筒裡去捏他的肌肉。

『多堅實！沒有一塊閒肉。』

這少年感到奇異的笑了。

『你笑我沒見識嗎？』

『不是。你太恭維我的，叫我不好意思。』

『我從來不恭維人家的。人家恭維我，我總覺得麻煩透了。我是一個老實人，你也一定是的。老實人長的眼睛就比別人不同。』

說時，玉霞引手叫他躺下來。和她並排臥着。半晌，她陶醉在他的注視裡，只是珍重的摩撫着他的手。

『你救我罷，……』她說。

『救你！』

她彷彿覺得自己失言了，然而却說：『不是我怕你——』

『你怕我什麼？』

『我想你一定不喜歡我？』

『沒有這一回事！我喜歡你。』

察看了他的神氣一下，她說：『你說假話。』

『不，我從來不騙人的。』

『真的？』

『真的！』

她的兩眼又垂下了；一會，她又說：

『可是你走了怎麼辦呢？』

『至少我有半個月可以不走。』

『過了半個月，你不還是要走嗎？』

『那自然。不過兩個人真有情，不在乎這一朝一夕的。我們只要將來能穀

會見便行了。」

『將來！……將來是那一年？』

『說不定就是今年呢。』

『今年什麼時候？』

『總在六七月間。因為我從上海回家去，一定得經過此地的。那時我再來看你。』

『我要跟你到上海去。』

『那可辦不到。』

『是啊，我想這一定是辦不到的。』

她輕輕扔掉他的手，嘆了一口氣。

『怎麼，你見怪了嗎？』

『不是，我錯了。我胡說八道。自然，像你這樣的人，怎麼會要我呢？』

『那是笑話。玉霞，你聽着罷。我從來就沒有看見過像你這樣漂亮的，多情的，討人愛的。我要丟開你，便什麼都覺得無味了。你不要覺得我的話說得不近情，這是非常近情的。……爲什麼我不能要你呢？』

這自然，少年的心是漸漸被勾引出來了。他說的實話。雖然他明知道這種事是困難的——或者竟是萬難實行的，然而漸起的熱情不期然逼着他說出這些話來。一半他被她美色所惑，一半是被她的真情包圍了。他移過臉去，去尋找她的唇吻。

在懷抱裡，他要求她今夜允許他再來這裡。但是她嚴辭拒絕了，因爲白先生。他失望之際，她却允許他三天後的晚上來這裏。

『那太久了，』這少年說。『你要知道我記念你比你記念我還利害。我昨天

通晚就不曾合眼。要是你叫我三晚不合眼，我只能進醫院了。還是明天罷。」

『後天。等我想方法叫他走。……可是，你過了一夜就不來了？』

『我可以發誓不會有這種事。』

約會期這樣定了。

因為這熱情的約會，這妓女反而憂戚起來。在許多女子都是這樣感想的。她們覺得男子的情愛是危險的，不長久的，在兩人親密之後，女子不能解脫之際，男子便時常毅然的，一無牽挂的走了，玉霞戀愛了這少年，她已斷定在這草草約會後之不幸了。她有什麼方法呢……『一個高貴的男子』『一個妓女』這是兩點偶爾相觸，永不會有一種兩條平行直線相密合的公式的。

然而信一，——和普通男子對於那賣弄風情的婦女一樣起着熱情，幻想着快將臨近的快樂；在他的腦裡，心裡，就沒有旁的了。有時他偶爾想到爲她脫

藉，和她作長久之計，但不是某種思想阻隔着這意念，便是爲着金錢了。雖然信一無論較誰爲真實，有天良，但他總覺得妓女在社會上總是可怕的，不可信任的。自然，結果他只歸結到，暫且如此罷。

第三天晚上，這少年來到她的寓裡，發現擱放在牀頭一口皮箱沒有了，他欣喜的說：

『老白真走了麼？』

『沒有。』玉霞帶着愁苦的神情答，將手搭在他的肩上，像有不盡的哀怨向他申訴。

『那麼，怎麼辦呢？……』

『今晚他是不會回來的。我叫他搭快車上臨池縣去了。』

『幹什麼？』

『這你不用管罷。』

兩人照例的橫躺在牀上，開始訴述這三天的戀情。然而兩人的形色是那樣的差別：信一震發着愉快的靈魂，而玉霞却銷在愁雲裡。她每答他一句話，像是有意無意，而且必流露出許多感慨來。

『你爲什麼這樣不快活呢？』他不禁疑慮了。『你是怕老白干涉你嗎？』

『不。』她的眼只是失神的瞧在地上。

『那麼爲什麼？』

『我覺得自己的命太苦了。』她嘆了一口氣。

『你以爲我會騙你嗎？』

她搖了搖頭。

『玉霞！你太叫人難受了。』

她攀過他的頭來，讓它枕在她的胸上。

在許多事實上，大凡一種熱情碰到一種愁苦的真實的戀愛，常時生着迅速的變化。這是不能調和的。玉霞以爲信一的熱情可慮——因爲這是易於消失的；而信一却因爲玉霞這反常的真心把自己弄冷却了。他那尋求快樂的慾望，在漸次消失起來。他的腦裡被失望的情感所衝激，不覺有許多無味而奇異的揣想到玉霞身上。

玉霞爲什麼苦惱？自然，許多熱情於妓女的人都不過是一個『情愛的淺嘗』者，是不會去細心發現的：而妓女的本身——就是通常女子也一樣——從不會將自身加以反省，從不會給自己的心加以解釋的。爲一個戀愛所苦的人，總有許多異樣而單調的公式臨着他。彷彿一切都不是，只要對方和他的情形一樣方覺得滿足。妓女，是時常將貞潔賣給那富有的人的；但她若將其任意的草率的

賣給她所愛的人，却又十分失意。她是希望她所愛的人有一種給與她的良好的友誼，以漸次挑起她的熱情。她的最大的歡樂，便是她的熱情和戀愛都圓滿，相調合。然而信一却違反了這公式……

夜半一點鐘過後，這少年將快樂交給了她之後；便和一個食飽了的獸一樣，將要找他的夢境了。

他已經在瞌睡裡了。他的鼻聲漸次響亮起來，沒有一分鐘，便失去一切知覺了。

她失神的望着他。她知道是被睡魔纏住了，自然這，願望並不曾斷絕。她開始靜候着。

街上第二次更聲過去了；壁上的鐘響了三點。這少年的睡態已入甯靜。沉重的鼻息也中止了。

她似乎感着由苦悶中解脫出來了的慰安和滿足，她只是無壓足的審視他。她珍重的摸撫着他的手。當他轉身過來，朝她睡着時，她將被角掀開，讓燈光漏了進來，承在他的面上。她仔細的研究着他那副臉，用指尖去摩弄他的黑而秀長的眉。接着，他的前額，下顎，鼻，耳，髮都給她審視過了。

這時，他醒來了。他張開眼，發聲的呼着呵欠。

『什麼時候了？』他閒散的說。

『已經打過三點。』

『你爲什麼還不睡呢？』他好奇的看着她。

『睡不着。』

『又想什麼心事了嗎？』

『沒有。』

『我不就在你的面前麼。』

她沒有什麼可答，却是起牀來替他倒了一杯茶給他喝了。

早晨九點鐘的時候，他起牀來洗漱了，裝飾好了，露出那副熱情已消失了的臉。她躺在牀裡，帶着失眠的神態看着他在動作。似乎，她的希望，失望，都被疲憊趕走了。一種淒淡的空氣包圍着她。

『不早了！』他將右手插進口袋裡，說。

『還只九點鐘呢？』

『白先生就回來？』

『不會的。你坐一會罷，我就起來。』

『我還有一點事，』他微聲說。便掏出那皮夾來。

她很快的坐起牀，說：

『幹嗎！？』

『他從皮夾裡數出四張五元的鈔票。』

『收起！我不要錢的。』

『笑話，』他將鈔票扔在桌上，慷慨的說。

『真的！』她搶過來將鈔票塞在他的袋裡。

『不是。』他說，只是撐拒着。『面子上難看。』

『我不要錢的，』最後，她退立了，垂着眼望在地上。但他轉身走了，只露着那閒散的微笑。

『你不要走！』

這少年已跨出門，在院裡揚聲說：『明天來。』接着一陣迅速的革履聲，在門外消失了……

玉霞仍舊失神的望在地上。桌上的大鏡，映出她那副被疲憊毀了的，憔悴的臉。她傍着桌坐下來，將那四張鈔票一瞥，枕着臂埋下頭來。

這樣的她直坐了兩點鐘。

一天兩天，一月兩月，……這過客是永無消息，而且那印象也漸在她腦中模糊了。

九，十，一九二九，

空白页

命 運

櫓夫低聲作着情歌，船已徐徐渡到江心了。

風勢漸大，將薄布帆吹挂在舷的左邊，船身便突然歪斜起來。波濤起着憂鬱忿怒的咆哮，不時吐一兩口水到船裡，落在兩個對坐的渡客的前。

『再等來世罷，』馬三刀身往船的右邊一移，失神地說。

張富有將貨籃提放在船頭，撲去那潑散在荷葉蓋上的水。『快了，』他應着

『我今年也滿四十了。』

對岸的大渡船急駛了過來，在江心劃了一條橫白練。被激動的波濤幾乎將這小船拋了起來。蜷臥在船頭的一個黃瘦的童子不安寧地坐起身，拭了拭眼，便急促地咳着嗽。

『還是睡下去罷，小雜，』馬三刀大聲說。

船的蕩動漸漸休止了。童子掬喝了一捧水，朝着船裡面睡下來。

『快到金山碼頭了，老鄉，』櫓夫曠散地呼着。

『不是說的康家碼頭嗎？』張富有轉過去他的頭。

『好，就是康家碼頭罷。』

『還有話講麼？』

櫓夫將櫓加勁地搖了一下。微微笑着。

張富有幾乎是忿忿地掉回頭來，將兩個袴脚扯高了。

船駛的完全平靜了；布帆像一隻消了氣的球面，無力地垂在檣上。

『真料不到你，』馬三刀歎出一口氣，『你是給紅運蓋上頂啦。』

張富有凝神地聽着。

『還記得嗎？曹大舅老早就說，張家富有是有福氣的呢；你看他那雙眉毛罷。真一點也不差，你這雙關公眉算是把你提拔起來了。』

『……你的記性真有八開，』張富有露出一點笑容來。『他不是還評過我這雙眼嗎？說是正直得太過份了。』

『對啊；你有一雙長生不老的眼睛。』

『他竟說正直得太過份啦！』

『正直還怕過份嗎？』

『那自然。』

『這是不怕過份的呵……』

『……不說別的，你就看我生平做事，那一件又不是正直居心？市上的川鹽都賣四百八，我的只有四百二。』

停了一會，馬三刀說：『趕便宜的可多啦。』

『還在說？兩包鹽連來不到三天便消得精光，蘆包上連鹹味都沒有，像舐光了似的。』

船又打着斜了。夕陽直承着張富有那愉悅帶着紅光的臉。

『可是虧空太大！』他安閒地吁出一口氣來。

『作孽話；你做買賣還虧空嗎？』

『我就一定發得到財？這世界什麼都貴了……我那裏的親戚朋友又多……』

說時，他看了看馬三刀的眼。

『沒法子，你說親戚朋友就不應該應酬一些嗎？』

『是哩……都是人情物理呵。』馬三刀同情地應着。

『一應酬，自己可只有打自己的算盤啦。……真的，這兩天我連米都是吃霉的；酒是不用說，菜連油星都沒有……』

馬三刀沒有話說。太陽光隨着船的移轉斜映到他的額前來，在那深刻的皺紋上渲染了一點金黃色。

他是已經衰老不堪了。那巨天的軀幹，因為勞力過度，僵硬得像一塊黑檀木。斑麻似的頭髮，變成了黃褐色的黑短褐，迎風飄動着，彷彿要脫開他的牽挂了。呆滯的嘴和下顎都埋在他那一塊生薑似的手掌裡，不時起着一點痙攣。他是在沉思着。

一會，張富有說：『你還是在大龍碼頭幫工嗎？』

『……你說我？』馬三刀徐徐抬起兩眼來。

『是啊。我記得你早前是在那裏作幫工的。』

『早就不在那裡了。』

『現在呢？你該管半邊碼頭了罷。』

『好話啊。』

『那嗎是……』

『不用說起。……人一老，心不靈巧啦。點貨，看貨，捐貨，我都幹不來
啦。』

『唉。』

『……管工呢，人實在是好，說我要少操心，中得一個就是一個：本份錢

。……我自己也明白，自然是答應了他。就把我派到……」

『那一定是高陞。』

『真是高陞了啊，』馬三刀帶一點忿忿的說。『一架貨車都有三四百斤足稱，兩個揸，一個送。要是過橋……比方就說過洋涇大橋，那可開心啦。』

張富有插口說：『你的小雜就不能幫爺的忙嗎？』

『他是天天都跟着我啊。可是他的癆病已經進了骨，誰都說，』馬三刀搖了搖頭，釘住了在船頭的兒子。『他是活不長久了！』

『他今年十幾？』

『你說小雜嗎？』

『你就只一個兒子呀。』

『是啊，多一個就好了。他是屬鼠的，今年整十一。』

浮蕩在江邊的水藻野菜隨着水勢都貼吻着船沿，船的行駛迂緩起來。夕陽漸收斂了光彩，江面也脫去那一層金黃的外袍了。

『就在這裡靠岸算了罷，』櫓夫大聲說。

『再想通一點好處？』張富有接着應。

『你的眼睛上了頂啊，』櫓夫便恨恨地舉起那被藻葉纏得像一根哭喪棒似的櫓，『你爲什麼不看看底下咯？』

『是我把草丟進河去的！』張富有帶着一點怒聲。『你的眼才長進袴腰裏去了呵。』

『一隻牛也會搖不動啦，』櫓夫將額上的汗擦拭了。

『你爲什麼不打中間走？閻王老子把你帶路帶到這來了嗎？』

櫓夫看着船外豈了一句，將撐篙撥開了兩旁的藻。

船又徐徐沿岸前進了。市塵裡的喧聲在空氣裡醞釀起來，彷彿一層幕揭去了。

張富有像在記念什麼，呆呆地望的自己的脚。

『我的萬發要還在，今年已經十八歲了。』

馬三刀着力地釘住他那沈寂的眼，便突然失驚地問：

『萬發故了嗎？』

『早故了，』張富有抹了抹臉，歎了一口氣。

『他在日是多麼結實呀……』馬三刀像是喊着。『故了……可憐啊，他竟

故了！我以為他已經當了少老板啦……』

『是呵……他死得真慘，』張富有的聲音是顫抖着。

『我的菩薩，』隨着嘆了口氣，這同情者不相信似的說：

『許是你想得太慘了罷。他在日是多麼健康呀！』

『是呵；他又吃得苦……』

『兩百斤的車子一個人牽……』

『不要把他說得太苦了罷……唉，他死的真是一隻黃狗都不如啊——死的
那天……』

張富有只搖頭，他的聲音是變成短促而哽咽了；眼紅得像兩顆瑪瑙。

『不要傷心罷，』馬三刀正直地說。『事情是想不得……愈想愈不該……』

『真是不該呵……他死的那天，爺還在牀上做夢哩。頸子壓癱了，像一隻
醬餅……！抬回家來，眼睛還在牽牽挂挂地……多麼叫人寒心喲……唉，那雙
眼啊！……真慘……唉，天，他死了我還靠什麼呢？』

張富有已經扮出哭臉來。他的聲音啞了，像在吃力地吞嚥着什麼。

『回家哭去罷，』櫓夫叫着說，迅快地將櫓盪着。『要爺娘不進士，棺材店會關門啦！』

『那時你還在人家肚皮裡哩，』張富有應了一聲。

靠岸的帆檣漸漸向船移過來。四面的輕烟合抱着，一座園城似的罩在江面。烏鴉們恬靜地向遠處飛翔，像一羣着衣服的弔客。天已晚了。

『這情形不和那年楊誠生是一樣的嗎？』馬三刀喃喃地唸着。

『楊誠生是火車軋壞的呀！』

『可不是嗎？』

『我的萬發是汽車軋壞的呵。就在那條橫濱路，這裏還望得見……』張富有仰了仰臉說，『那位老太太的慈悲臉我還清楚楚地記得……當晚她打發巡捕送了兩百塊洋錢來，說是撫恤他的家室……她的確是太慈悲了！當爺的可願意受

嗎？……不怕昧良心嗎？……人命換來的錢受了不怕遭雷打嗎？……」

『兩百塊洋錢？』馬三刀發驚地想，『多大的一筆數目呀！』

『不用說，我是把他們和屍一塊送到土洞裡去了，』張富有的聲音清亮起來。

『兩百塊！他不是發了財嗎？』馬三刀想。

『這種錢還得留？不怕兒子來索命嗎？』

『數目是這麼大！』馬三刀想。

當晚，薩班路異常沈靜，天漆黑得連路燈似乎都壓滅了，只見那條平滑的馬路閃着一片黯淡的光帶。

一輛汽車急駛了過來，在那兩道耀眼的燈光裡，朦朧地映見兩個黑影。

『……趕快走開罷——來了——』是一線低弱的孩子聲音。

兩個黑影忽然消失了，當汽車發了一聲沈重的響，駛過去了之後。

接着便是那孩子一陣慘厲的叫喊聲，在空氣裡擴大着。

巡捕的口笛狂鳴起來……

馬三刀靜靜地俯伏在路當中，已經斷氣了。

十七，八，一九二八，于上海。

空白页

高 霸 王

郝家寨一帶麥田的野草長的比麥莖還高。成羣的雲雀們似乎要在田裏起巢了。廣漠的一片平原上，除開幾株喬木在安閒的抖動外，一切都呈着死寂。

寨是用陳古的土牆圍着的。牆外隔了一條乾涸的生滿了雜草的便河，河岸上翻攔着三隻小艇。寨裡面正在鼎沸着；聲音彷彿從墳底發出來似的，是那樣的喧囂，粗暴，連幾隻在田邊覓食的雞都驚愕的伸長了頸子。

『啊啊！我的霸王啊！……』

啊啊！……看哪……天吓……啊啊！』

這呼聲只是斷續的在寨中震動着，好像陰天時連綿不斷的雷聲。

通寨門的大路上，兩個彪形的漢子迎着呼聲來了。他們很急却又帶着一點安閒的神氣快步的走着。他們的臉異常黧黑，刻滿了皺紋，從那豬肝色的頰上露出一點愉快的笑容來，粗白布汗衫披在他們的背上，爲汗和塵土所渲染，變成了黃黑色。

那滿嘴濃鬚的望了望寨門裡，道：『到了！』

那年輕一點的很響亮的說：『多壯氣！……全都到這兒來了。我的霸王，起勁的和咱們鬧一頓罷。你聽那舊音……』

『正在玩着法術哩。』

『唉，唉，刀子砍不進，礮子打去，跑回來了！』那年輕的說時帶着狂態。

『……讓咱們瞧進眼裡再說罷。』

『別廢話了，你不用瞧我都叫你相信。我的伯伯講這事情的當兒，他簡直要哭了！他說：咱們有救星了。真的，有救星了！……』

那濃鬚的帶着一點哀楚的笑意。

他們正在過那道臨便河の木橋，寨門口有三個農夫模樣的中年奔了出來，對兩人指着手發喊：『還趕得上。快去看！在東邊的大麥子塲裡……連喬木鎮的——離這兒有三百里——都來了！……』

那少年大聲說：『咱們比喬木鎮還遠百十來地啊！連今天走了四天了！』

各幫分頭走了。那三個農夫急馳着，大聲吆喝着，拾起石子擲着，趕那麥田裡的雲雀。

這兩個外鄉人慌張的走過幾條土街，在一座大土房的盡頭，那莽莽的一堆人映進他們的眼裡來。

因為那麥場擠滿了人，更顯得廣大了。三面的土牆上都踞着無數的赤膊少年和童子。平房的頂上也坐着許多人：那憔悴的婦人，老嫗和瘦得像一把柴的小孩。他們的臉都轉向着場的左方——一面小小的空地上的幾個漢子。太陽威脅的照耀着，照着那幾個人手裡的刀，將光芒反映在土牆上，彷彿是他們頂上發出來的圓光。

場裏異常靜寂。偶爾有一兩處語聲，很隱秘，彷彿怕顯露出來似的：『他的刀開了口嗎？』那個便帶着一點憤怒的說：『你就伸長脖子讓他去砍一下罷！』接着又有一個異鄉的生疎的聲音說：『……那個就是高霸王？』『自然。你真有眼不識泰山。』

那站在五個大漢當前的，那半老的，滿身烏黑，起着怪狀的脰脰的就是高霸王。他矗立在群眾面前，眼朝着空，那呆木的嘴在拌動着。他在唸着什麼。四圍的眼都看在他那莊肅而帶獷野的闊臉上。他後面的五個大漢，好像五匹大猩猩似的，用眼在尋找人羣裡的婦人。

『囉啊摩薩波囉吉嚇！』衆人驚動了一下，高霸王忽朗聲叫了，便回頭朝那扛着一把九環刀的大漢說：『看刀！』

於是他張開那兩條瘦硬的臂，腹部突了起來，全體的脰脰都在蠕動着。他頓開兩腿，豎着一脚旋了一個圈，將手在皂鞋上一拍，打起一股灰塵，吼了一聲，朝那扛刀的挺直的站了。

那大漢的九環刀很高而凶猛的舉起了。全場人的眼都發出光來。

刀環急促的響了一聲，刀鋒牢牢的在他右臂上着了一下。高霸王沒有動。

全場吼了一聲。刀環又響了，他的左臂又着了一下；他依然沒有動。全場又吼了一聲。刀又凶猛的着在他的額上了，他的身微微抖動着，全場狂吼了起來。接着那大漢猛力將刀朝一根植在土裡的木樁上一戳，斷了。

高霸王叉着兩手，露出一點笑容來。

高霸王之突現於郝家寨，幾乎是人人感到驚異而精神鼓舞的。二十年前，他還是一個無聊賴的市井少年名叫高七，在一天他忽然失蹤了。有人說：他到山東當響馬去了；又有人說：他在和平鎮時，在縣衙裡得了一位總兵的賞識，帶他當跟差去了。有人還親眼看見他騎了一匹馬跟在一位武官後面，身着黃緞褂，脅下掛着單刀，對人說話，還打着官腔。

但這不是事實。這事情，除開他的母親，沒有多少人知道。他的母親當他

離鄉的第二年便死去了，因而這事實就難得流傳了。

那時他住在郝家寨附近一所年久的瓦屋裏——和他的母親，靠着父親遺下來的十畝地過活。他在鄰里少年中是一個最無賴而又帶一點豪俠氣，有勇力的。他在二十歲時，有一次在街上遊玩，看見三個漢子搬一個重約二百餘斤的春麥的石臼，走兩步，呼喘一聲，在街上橫着，擋住了三四輛車的去道。他在那壁譏笑他們的無用。一個漢子忿的罵了他一聲。他便跳攏去將石臼從他們手中扛了起來，頂在腦袋上走過兩條街。兩街店家的人都喝起采來。他的勇力便因此傳名鄉里了。他還可以用石子擲擊空中飛着的老鴉，連發十石，可以打下六七隻來。……那時一般少年都崇拜他，豔羨他，叫他做『高霸王』，『全村的人都忌憚他，每當他經過，便低聲說：老虎來了。』

他的無賴也是出名的。他到店家去買物只記賬不交銀。寨裡面一家姓洪的

富戶，有一個美麗的女兒叫三寶，和一個鄉紳的兒子定了婚。他非常忿怒而且嫉妬，因為他愛她。他們結婚的那一晚，他裝一個賀客躲在新娘的牀下，當新郎入洞房時，他把他捉了裝在麻布袋裏，丟在後山的茅廁板下，於是他便代替了新郎，享了一晚的豔福。第二天早上新郎在麻布袋裡已經窒死了。全村的人沸騰着……都說是狐狸作祟。後來這富戶打聽得凶手是他，預備上稟到縣衙去告他，但事尚未發的前一晚，富翁的脖子給一個半夜的闖入者扭歪了，頭斜挂着，三天不能吃東西，一個月不能說話……

他的失蹤全村的人都感着十分欣幸，除開那班羨慕他的少年。

那原因在於他的第一次受辱，第一次的失敗。正當那一年天旱，縣城裡的收捐員反而多添了第三批。富戶買動了他們，免了捐；於是他們沿着窮戶人家來威脅逞兇。他們每一行有七八人，還帶着兩個荷槍的衛兵。槍——這是郝家寨

的人第一次或者第二次見到的可怕的凶物。他們叫牠做『吹火筒。』這凶物一出頭，什麼阻礙都要打通的。但只有霸王不信。獨有他對牠作強橫反抗。

收捐員收到他的鄰家來了。小麥場裡站滿了人，佈滿了呼叱聲，勸告聲和哀求聲。不久，木欄裡的兩匹牛被強牽出來了……老農哭了，跪在地上，將頭在門檻上碰着……

『入你們的娘！』霸王正在那壁等候他們來，忽而跳起，跑到鄰家的麥場裡來。『給我滾開去！要牽人家的牛嗎？牽得動你爺再說！呸，抬起臉來，看拳！』

他在人縫裡衝過去，就給那收捐委員的鼻子上打出兩行血來。收捐委員在地下蹲了，彷彿在拉屎似的。全場的人都沈默而驚恐起來。

『好大的狗膽！』那荷『吹火筒』的矗立在他面前，打着響亮的官腔這樣說。

『你配打委員老爺……給我跪了！鄉裏人，快拿繩子來……』

話還沒完，這荷『吹火箭』的耳根上也着了一下，斜退了兩步，兩眼發直的望着霸王。

『給我滾出去再說；爺爺不講情面，爺爺的鐵槌就是情面！』高霸王叫着。

『完事罷，總爺，明天再來好了……』和事人跑到那荷『吹火箭』的面前低聲說。

那號兵的眼動了兩動，手從左耳根舉起，將背上的槍取下來，發嘶聲叫道：『……鄉下人快站開！……開槍啦！……開槍啦！』接着將槍機扳了兩扳，槍在他手裡狂抖着，朝霸王的胸前對準。

全場的人哄的一聲竄到門外去了。收捐委員蹲在地下陰血，只是搖手……霸王看了看槍，冷笑了一聲，叉着手當着槍口一動也不動的站着。號兵在

對面扳那槍機。兩手只是抖，槍在手裡左右的搖擺。

『快放！爺爺在這裡等。打得進我的胸膛就是狠！』霸王的声音帶着一點顫動。

砰的一聲，牆上的雀子全飛去了。

霸王沒有動，只是傲慢的大笑着。

又砰的響了一聲，門外麥田裡的雀子也驚走了。

霸王還是沒有動，笑聲和狼嗥一樣的。

接着又砰砰的響了兩聲；第一響還是着空，第二槍剛發，霸王倒退了兩步，用手撫着肩胛，在距槍三十碼地上猛然倒了。

空場裡寂靜了一會。門外面探進幾顆頭來，不久，外面嚷着：『打殺人了，打殺人了！高霸王打殺了……』

那號兵癡立了許久，發出一點恐怖的微笑，收了槍，他偷偷的走了……外面只是嚷着，人愈集愈多，收捐委員也乘機走了……麥場裡好像開着慶祝大會似的。

高霸王躺在地上，肩胛下面流了一大灘血。他張開了兩眼，嘆口氣說：『……真利害啊！把我打壞了……一顆熱的東西在我的肩膀上一擦，我就人不知鬼不覺了……』

人們都低聲譏嘲的說：

『還沒打進你的心竅啊，那真是萬幸……』

『不然早完了！……』

『這鄉下又得要出現一個沒心鬼了……』

『真是萬幸啊！恐怕是老總爺講的面子罷。……』

他回了家，整半個月沒有出門。有看見高霸王的，說他完全『發霉』了；他也知道世界上有比他更利害的東西了。從此高霸王已失去了地位。……只有誰人有一條『吹火筒』，便可高於一切；如果有十條『吹火筒』，他可以在郝家寨做無上權威的皇帝了。

第二天，高霸王失了蹤。誰也不知往那裡去，直到後來才有人傳說他的行蹤，但給他的母親聽了，她只是搖頭，說：『我的福生不會幹這種事的……他什麼事都是單身匹馬，一不靠天，二不靠地；往太行山去學法去了倒也說不定罷！……』

高霸王去後，鄉里是安靜一點。但這幾年裡，災難，荒旱的不時降臨，郝家寨的居民日見不幸了。破落戶日見增多起來，土匪也時常在附近發現；著名的富戶劉家全家被他們傾覆了，還殺死了一個兒子。有錢的人家漸漸搬到大城

市裡去了。七年來，郝家寨變成了一處窮人的窩藪。

失蹤的霸王在這七年裡悄悄的回來了兩次。有人看見他在掃他母親的墓，有一次在酒館裡。沒有兩天他便走了。有人曾問他在什麼地方過活，他只微笑着……令人感到驚異的，是他有一次在酒座上對人說：『咱高七再過十年回來，便可在這裡做皇帝了。』他還說他從太行山一個頭陀門下學了一身刀槍礮彈不入的本領，將近完全成功了。

再過了十二年。從前郝家寨的少年都已老了，有的死了；高霸王很少有人傳說了。

這一次他回來是異常聳人聽聞的。他來時帶着一羣雄糾糾的大漢，都荷着沈重的行裝和武器，說是爲避免官兵的查覺，特地沿着鳥橋山的僻徑回來的，沿途喫的是樹根草葉，宿的是山洞深林，因爲怕驚擾了良家百姓。

全寨的人都出來看他。他當着他們把他的武藝表演出來。這是他從那一次鎗傷的恥辱所得的教訓的結果：現在他可以制服鎗彈了。一支毛瑟鎗對準着他的胸開放，他可以用運氣法抵抗，使彈子從他的胸膛反奔到發鎗者的面前去。這是果真的。觀者全都把舌頭吐出來了。據他們說，發鎗時高霸王動也不會動：彈子的確是反奔回去了，落在發鎗者的腳邊不遠還是熱的。

一聲號召，他的門徒在三天裡便有四百餘人了。

『……天下已經大亂了，』他第一次演講時這麼說：『有錢的享福，沒錢的受罪；有錢的享福使罷，還要刮削咱們這班的苦命錢肥他們的腰包。督軍爺爺，省長爺爺以至那班混小子狗仗人勢的小毛蟲，那向不是這樣？咱們活着是爲他們受災受難的。他們就把咱們的頭砍了，心挖了，都是應當的。你不妨看那班收捐委員，好凶！爲什麼呢，就因爲咱們可欺吓。他們有的是槍，不由你不

聽他們的擺佈。咱們甚至被他們打殺了，牛還是牽走，種子還是搬走，葬爺娘的銀錢還是要搶去。……咳，咱在四方流落，眼見這等事不少了！茅房店七家人家，靠種紅菽過的；他們比咱們還窮，繳不出捐。收捐的來了，把他們七家二十多口人，年輕的女的帶走，男子漢老太太小孩一塊兒用大麻繩綁着，吊在人不知鬼不覺的土山後面，還出一行通告，說是：罪犯某某一千人干蹈不法，罪無可道，特幽禁此處，絕食五日，從此五日中如有私自解放者，發現後一併送官重辦不貸。五天過後，這些人已經餓死一半了，還沒有人替他們解縛……咳，咱們爲什麼要這樣受罪呢，就因爲那班東西有鎗吓……

『兄弟如今練就了一身刀鎗礮彈不入的本領……現在，不怕了。……咱們要招軍買馬，積草屯糧，起一個「替天行道」的旗號，要把這混亂的天下打出一條救人的血路。……』

一個月內，郝家寨獨立了；他們說『救星到了，救星到了。』收捐委員跑來，都被割去了耳鼻，在地窖裡幽禁了。寨北的佛廟成了大元帥府，兩旁新築的營房和蜂巢一樣排列着；書着『替天行道』的黃旗當着太陽招展着。一到上午，廟前的麥田便聚滿了青年的『高霸王崇拜者』，一天天的在練着武術。他們大半都把農稼事放棄了。遠處的農民聞風都來歸附了……沒有半年，郝家寨已經成了一個小的王國了。

縣城裡派兵來勦了兩次，都被他們趕走了。那真是一個榮耀的勝利！

那天，高霸王正在大佛堂裡訓練一班門徒的『避彈法』，忽聽見遠遠的幾聲槍響。

『土匪來了……』佛堂裡兩旁站立的都鎮定的說。

附近的鄉民都紛紛的來報凶信，說是官兵來了……

高霸王立即下令，將他的舊門徒四十餘人集合起來。他們都用黃布束着頭，面上塗着硃砂或煤烟，額上畫一個白「王」字，身着五色褂，用牛皮束着腰，挂了軍刀，豎着長槍，在佛堂門外排列着，靜候霸王指揮。新門徒三百餘人也都這樣裝束了，在隊後殿着……一聲宏亮的礮響，他們向寨北的黃土山出發。

遠遠的，在大道上有一隊兵馬，朝郝家寨汹涌而來。

高霸王坐在馬上，很鎮靜的向前注視。當鋒的四十餘人在山腰散佈開來，和四十餘匹巨獸似的伏着。三百殿軍都在山下整列了，一種悲壯的空氣圍繞着他們。

官兵蜿蜒地進行到距山約半里的大路旁了。

高霸王拍着馬奔下山來，在殿軍前停住了。

「……記着了嗎？」他異常嚴厲的說。

『記着了！』全隊低聲應。

高霸王點了點頭，說：『上陣時，散開！進攻時，一齊大聲唸着神咒，眼別往旁瞧，硬着脖子，挺着肚子，鼓着氣。別害怕，你們的背上貼了護身符，礮子還是打不進。……若是不信教條，那可死在眼前了……』他拍着馬立即馳上山坡去了。

一道高壯的牛角聲在空氣裡突然震動。

大道上的官兵奇異的四面張望着；當先的軍官將馬勒住了。

四十餘個怪形的大漢，突着長槍，越過山頂，馳了下來。怪異的呼聲震動了山野。接着第二聲牛角鳴了；俊殿的三百餘人蜂擁出來了。

官軍都慌亂樣。

『開槍開槍！』那當首的軍官大叫道，舉起了指揮刀，馬在麥田裏亂竄。

兵士們愈慌亂了。槍聲斷續的響了七八響。然這面的長鎗隊已分頭襲近了。當先者的鎗鋒已將幾個站着正在發抖的兵士刺倒下來，接着全隊都潰散了，彷彿這一股怪異的呼聲將他們的靈魂都撒動了。麥田裡散滿了慌亂的逃兵。軍官已失去了發號令的能力，指揮刀在他的手裡只是亂攙；終於，他趕着馬急馳走了，當一個衝鋒的敵人的鎗刺中了他的馬鞍的時候。

沒有半點鐘，四百餘兵馬完全潰散了只留一些隱現在遠處的影，和將寂滅的幽靈一樣。麥田裡遠近躺着數十具在血泊中轉動的尸……呼聲跟着這一隊戰士漸遠漸微了，大野裏只留着一片微弱的呻吟和當空臨着他們的烏鴉們的愉快的呼叫。

這勝利真是突如其來的；因此郝家寨霸王的名聲，在六七百里以內幾乎沒有人不知道。

縣城第二次派兵來攻剿，正當一次本省戰爭的時候，兵沒開到郝家寨，又被調回去了。

高霸王的威勢一天澎漲一天。他的門徒已有一千餘人……郝家寨鄰近百餘里都在他的勢力之下了。

一天，高王霸氣色很沈悶，苦着那副瘦削的黑臉，高踞在佛殿上，沒有一句話說。兩旁侍立的門徒都奇異着，因為他的愁容在他們幾乎是第一次見到。

一陣風吹進來，將殿上的黃幡幕掀動了，一面令旗從旗架上掉下來。

『好個吉兆！』高霸王斗然將案一拍，高聲說：『咱們的時機來了！天老爺都叫咱們下討伐令啦！』

大眾都笑了一笑。

『是啊，咱們師父也該坐鎮幾個城池了！』一個應聲說。

『將來說不定要坐整個的江山啊。』又一個搶着口。

『保得住吓。不用說「說不定」啦……』

高霸王的笑容完全在兩頰上顯露出來，道：『咱們再不進占岱大山河，將來再也沒有機會了。晉陽縣現在不是空着嗎？真是唾手可得啊……』

『聽說還有一連人駐紮着呢。』一個呻吟的應。

『咱們不是已有一師人了嗎？別說晦氣話了罷！咱們去一排人就可以給他們掃個光！』

『這才是男子漢說的話哪！』高霸王大聲說：『咱們得到晉陽縣晚霞山是天然屏障，擋着由流河縣來的兵；再由左面進攻柳縣，高州，再由高州攻打馬山縣，于山府，半個省分不給我們得到了嗎？』

沈默了一會，一個低聲道：『只恐怕人馬不敷分配啊！』

『什麼話！』高霸王大怒道：『以後出言不利者斬！像咱高霸王的本領和威望，到一處就受一處人民的歡迎擁戴；天下之士，聞風歸附，到那時人才濟濟，兵馬如林，浩浩蕩蕩，無攻不克，無敵不破，那有什麼不敷分配的呢？』

『是啊！……』大眾一齊哄聲應。

高霸王屈了屈指頭，呻吟了一會，道：『二十五日正是黃道吉日，咱們就在今天把將點了，兵馬分配了，明天咱就領着你們一齊出發也……』

兩旁又高聲應着。

午餐後，佛廟外的麥場裡搭了一個草棚，草棚裡設着總司令位；所有的大小門徒都在兩方聚集着。高霸王開始點將閱兵了。

場裡沒有一點響聲；只聽見熱風吹拂着當空的那面書着替天行道的大纛在輕展。一片黃澄的野景和郝家寨那一帶古老的房屋襯着這一群雄糾糾的兵馬，

令人憶想到古時在中原相逐的戰士。

角聲起了。號兵舉着令旗趨出帳外來，高呼了兩聲，接着兩個站着的黑大漢，大踏步進去了……

將近黃昏時，將官們的口令聲在田野裡震動了。無數隊的士兵在指揮下進退，急轉，快步，整立……殘陽照着那密集的鎗鋒，和無數的流星一樣的閃動……

當晚，探馬已經向離寨約百里的晉陽縣打探去了；第二天尙未破曉，佛堂前的礮連珠似的響起來。先鋒隊已出發了……正午時，從郝家寨到晉陽縣的大道兩旁站滿了熱烈的歡迎者；沿途的邊爆聲，呼喚聲填滿了山野。奇裝怪狀的戰士們——像一隊西遊記中的魔兵似的，在一片莊嚴，威耀的空氣裡經過，傍晚時，已抵到離晉陽縣十五里的泡河鎮，便安下營盤。

當晚，恐怕的消息將縣城裡一切的靈魂都鎮壓住了。城牆上佈滿灰衣的衛隊；城門緊閉着，像一所監獄一樣。

第二天，高霸王領着一千餘人馬向城撲來。恐怖的嚎叫聲遍滿了十里地內外。

城門外戰壕裡的守兵都癡呆了。他們的槍聲是這樣的微弱，在這巨大的呼嘯聲裡，彷彿大海裡幾點泡沫的呻吟而已。

衝鋒的敵人已將綿延三四里的戰壕踏破了。壕裡守兵的槍全拋掉了；他們和被逐的麋鹿一樣往城門狂奔，……不久，死亡整個的臨降到他們頭上了，當城門突然關閉的時候。在敵人獍厲的威嚇震怒之下，他們的血都染在沿城的碧豔的草上。

半夜裡，剩餘的守兵，縣長以及一班差役衝出北門逃走了。全隊勝利的戰

士闖進城裏……死寂的街道上，除開一羣羣窮的百姓在兩旁歡迎以外，一切都露着恐怖的形像。

全縣在一天內突換了一種氣象。窮人們和蒼蠅一樣聚集起來，歡叫，呼唱，憤怒，狂瀟……包圍着他們。富人們從幽深的居處被拖出來，沒有一個倖免……。勝利的戰士們一臨到街衢上，一切都顯得嚴肅了。空洞了一夜的縣衙又斗然熱鬧了；從郝家寨移來的替天行道的大纛高高掛起鎮壓着一切。壯烈的歡宴開始了；一陣狂放的擁戴聲中，高霸王頓時就了晉陽城的王位。

八月初一日一個大節日開始在這裡誕生。全城都沸騰着霸王府的門前擠滿了成千的慶祝者。高霸王那悲壯的演講在沈靜中繼續了一個多時辰……濃厚的感動顯現在聽衆的顏面上，像服了一劑回生藥似的，他們眼中只見愉快幸福在四周攙動。

數天後，霸王的王政已定妥了；第二支軍已出發去攻打附近的城邑了。他的佈告遍貼各處，上面是：

- 一，吾們要守身成仁，替天行道。
- 二，吾們要忠孝節義，尊敬孔孟。
- 三，吾們要敬老慈幼，少殺放生。
- 四，吾們要崇拜祖先，信神禮佛。
- 五，吾們要服從法紀，不近女色。
- 六，吾們要戒賭戒酒，不起內鬨。
- 七，吾們要視民如子，剪除盜賊。
- 八，吾們要去暴安良，趨死如歸。
- 九，吾們要勤儉耐苦，不取民財。

十，吾們要一視同仁，大匡天下。

晉陽王高 切切此令

十餘日後，晉陽城傳遍了一個令人喪氣的消息，說是攻打柳縣高州的隊伍被那裡的駐軍戰敗了。

高霸王十分的忿，星夜點了一支軍馬，趕到前敵來。他將那兩個指揮全軍的徒弟叫來，親自拔劍將他們砍了。他們的戰敗，沒有別的，是指揮者不嚴厲，由手下任意違背攻戰時的教律；敵人便乘機攻入了。這是高霸王第一次的出兵不利！

第二次攻擊令下了。這是一個朦朧的夜晚。高霸王集合了全部隊伍，分作三路，向高州悄悄的襲來。

雲腳裡的月光冷靜的照着高州城外那一片灰色的田野。一點動靜也沒有，只見距城不遠那戰壕裡的幾點人影。

遠遠的，幾個哨兵馳着馬急駛過來，揚着旗。戰壕裏的守兵紛紛的動了，口令聲低低延續了幾秒鐘。

二十分鐘後，那田野的水平線上漸漸發現一片黑影在蠕動着，沒有一點聲響。黑影漸漸襲近，和海灘上的巨潮似的。風也起了：一種可怕的聲音在地面上輕輕顫動着。

守兵的發令官只靜默的蹲在壕上，士兵都在戰慄危懼中悄伏着，緊緊的挾着他們的槍柄。

『預備！』發令官呼了一聲。

那壁的黑影驀然擴大了，和一片巨大的烏雲一樣向這面包襲過來。

第一聲槍破空響了。接着三面的槍聲和急雨似的繼續着。

那壁沒有一點應聲。不久，那片黑影紛動了，和一股濃烟被風攪動着一樣。這面的槍聲已完全將空間佔有了。

當先的一隊敵人衝過來，繼續的倒下了。後面的黑影愈加紛動起來……在槍聲的狂濤裡，漸漸聽見那壁一片哀慘的呼聲：『前進啊，前進啊！……不要回頭！前進啊……』但這聲音那樣的渺小微弱，終於消逝不聞了。

那黑影完全潰散了。槍聲猶在繼續着，十分鐘後，那面水平線上連一個朦朧的蠕動物也沒了，槍止了。軍士挺着槍陸續攀出壕塹，向前面追趕了過去。

距高州百餘里的一處農村，太陽正猛烈的照着一切。有一帶小小的棗林，那幽深的綠蔭裡，一個黑瘦的大漢在那裏踱着。他的面容異常憔悴而帶着深憂

：那額上的皺紋。彷彿是年久的刀創似的。他的頭髮散着，黃皂巾斜挂在頂上。身上的藍汗衫。爲塵土所染，已全變成黃褐色了。他的步履這樣的弛緩，沈重，像在苦惱的計劃什麼。

一會，他面着一株棗樹，將手敲了敲他的前額，吁口氣道：『往那兒去呢？』

他深沈的嘆了口氣，將正在深蔭裏嚙着棗葉的一匹櫻黃色的瘦馬牽過來，栓在當頭的樹上。他將腰刀拔了出來，看了看鋒芒，又在身上繫緊了；接着他將汗衫脫下來鋪在地上，當着樹影躺下地來。

他已安寧的睡着了。

直到傍晚。幾個農人恐慌的走來，低低對他喚道：『快走啊！……捉你的來了。』他沒有應。農人們在他的肩上搥了兩下；他揚了揚眼，站起了身。

『捉你的來了！快走罷！』說畢，他們便和偷兒似的往棗林後面跑了。

他怔了一會，拔出刀來四面張望着。

棗林的盡頭起着幾響槍聲，二三十個灰衣人急向這面馳過來。

他還是站着不跑，他在吐着氣，將胸腹挺了出來。全身的胫膝在蠕動着。

兵士們都隱隱的伏在距他約七八十碼的棗樹幹下，用槍瞄準他的胸膛。

『放罷！霸王在這等着……』他大聲叱着。

槍接連的響了十多響。

霸王的右手忽然一抬，將手中的單刀朝發槍者擲過去。刀從棗叢裡經過，碰折了一條棗枝，一併掉到地下。

槍聲止了；霸王已倒在地上。十餘處創口在他身上一齊迸裂，血和噴泉一樣射出來。

這英雄，終於被槍擊死了。

一六，六，一九二八。

空白页

『十八號速寫』

一

馬脫街仁義里對著愛賽兒花園，氣象幽靜，幾盞白熱電燈在道旁樹蔭中照耀着，好像綠幕上渲染了一塊銀色。天氣正交暑，街角隱處躺滿了那赤裸着上身的苦力人們。遠處的囂鬧聲和一羣蒼蠅包圍着飛鳴似的，還不時聞有幾點鎗聲……

衙堂口有一個水果攤，三四個短衣漢子坐在旁邊閒談着。

朱大武，小號阿強，一個體育專修學校的畢業生，着一身淡紅色的胸衣，露出上身那壯實的筋肉，搖搖曳曳的跛着草拖鞋走過來。

『大塊頭……』一個漢子丟了他一冷眼，低聲道。『告訴他罷，香煙不賒賬了……』

阿強在攤子前站住了。從西裝袴袋掏出十個銅子來，道：『骰子！拿兩雙好的來罷。』

『好的四角洋錢，』那漢子望着衙堂口外應着。

『拿來啊……四角洋錢就四角洋錢，有什麼稀奇！』阿強不服氣似的大聲說。

兩顆精緻的骰子從一隻香煙匣裡取出來，放在鏡箱上了，漢子們都冷眼觀

着阿強的手。

『還有好的麼？』阿強將骰子在鏡箱上一擲動，又放在手掌裡，散漫的道。

『再好的？上大公司買去罷。』

『喝！上大公司去買骰子……你爲什麼不到匯豐銀行去換兩角洋錢銅板呢？』

阿強說着，從另一個袴袋裡摸出幾張鈔票來。

諛諛的笑容浮上那漢子的臉了；旁坐的兩個都愕異的瞧着阿強的神色。

『給你兩塊洋錢罷，』這買骰子的貴族似的說，『……明天再算賬……哼，十五張五塊洋錢的鈔票就在這裡了。』

他將骰子向空中一拋，接了，朝衙堂裏搖曳的走。

將近走到第五衙的口外，一個清秀帶着憂鬱而莊重的神氣的少婦，朝他走

來。她用那深情而帶有一點迷惘的神態望了望他的手，再看在他的臉上。

『怎麼樣？素少奶奶，他們都來了嗎？』阿強依舊閒散的道。

『慶生和張洪聲都沒有來……阿強，我看你還是歇手罷……他們都——』

『他們還不願意和我來嗎？』阿強氣忿忿的一插口。

『不是……我想他們怕你又鬧脾氣。連人家的茶缸都打了？』

『打了怎麼樣；又不是打他們的！』

『面子上過不去！……』

阿強沒有答。呆着臉站了，將骰子只拋着。

素少奶奶那蒼白臉漸漸泛出一點桃紅色來。她無意似的朝阿強全身打量了

一眼，舉起手來理了理額前的散髮，將眼在地上楞了。

『今晚我也不高興來……算什麼一回事。』

素少奶奶又看着他的臉。

『唐太太過兩天就要搬了，』她說，『她還叫別人守秘密呢。』

『她要搬……搬家要守什麼秘密？』

『誰知道她心裡什麼主意……』素少奶奶露出那有高明見識的冷笑。

『那麼你呢？』

『你？你說我？』她被阿強這過於親密的「你」字吸住了，聲音帶着一點歇斯

特里亞，說。

『你還做這裏二房東？』

『我爲什麼要搬呢？住在這裡怪清靜的……』

『她搬到那裡去？』

素少奶奶不樂意似的道：『我不知道……』

『那麼……』阿強說時骰子從手裏拋下地去了；他將身彎着。

『在這裡，』素少奶奶朝牆角一指道。『你也想搬麼？』

『我不是和你一樣嗎，爲什麼要搬？』

她將頭低了。

阿強拾了骰子，預備離開她走。

『你回去嗎？』她的頭忽迅快的朝阿強一抬，道：『再談一會……我還有話講。』

『什麼話？我不搬就是了！』

『她要是搬了，前樓你一定租麼？』

『你說唐太太住的那間前樓？』

『是。』

『多少租錢？』

素少奶奶帶一點笑容說：『十八塊。』

『我租得起嗎？』

『十八塊錢不算貴……』

『你說不貴，我倒是覺得貴！我那裡比得唐太太那樣闊！』

『你說她闊嗎？』

『她還不闊？欸子在銀行裏呢，總有十來萬……』

『奇怪！她有十來萬……信她吹……』

『人人都說。』

『我不信。她有那麼多錢，出去不會雇黃包車……吃飯不會自己弄……雇一個娘姨，嫌工錢太貴，又辭了……打牌抽頭，要是我就做不出……』

『有錢不一定就要用得闊呀。』

『自然……可是家資十萬，總不會鄙吝到這模樣。』

阿強動身走了。

『你到我那裡坐一坐麼？』他回頭顧着素少奶奶，道。

『太晚了！』

『怕什麼呢？』

她遠遠跟他走來。

阿強走到第三街十八號敲着門，半晌，一個乾枯的老媽子將門開了。裡面異常黑暗——正廳裡的房客兩夫婦已出去逛大世界去了……只留着前樓裏一片嘈雜的牌聲。

素少奶奶跟着他踏進門；那老媽子瞥了他一眼，沉重地一下將門銷了。

『留神，樓梯不好上……』

『我們就在下面談談好罷……』素少奶奶壯着聲音說。

『人家會要說我們是妍頭呢——站在外面……』

素少奶奶概然的跟着他上樓來。

電燈捻明了……兩人走進樓梯口的亭子間裡。

阿強吐了一口氣，叫着娘姨。

『你把衣服穿了不好嗎？』素少奶奶低聲說，在桌旁坐了。

『我這樣還不好看？』阿強說時作了一幾乎是獻媚的一笑。

房子很小，電光顯得異常明亮，對着人們似乎有些威脅的神氣。一張木板
支架的牀，牀上面鋪着一套不清淨的臥具……牀下一隻舊皮箱，一隻空網籃……
牀兩面的牆上糊着兩張花格紙，一隻網球拍和兩件鮮豔的西裝掛在上面……

此外小桌上一把茶壺，兩隻被茶染成棕黃色了的茶杯，幾本破洋裝書，一個半空的藍墨水瓶，幾件文具，兩張矮凳和一把舊籐椅——素少奶奶坐着的，一一在電光下露着，彷彿是：再沒有別的了。

『少奶奶……』阿強攤着身體躺在牀上，譏刺似的微笑着說。

『什麼？』素少奶奶一抬頭……她的嘴微微顫動着。

『你要明白，除開你，我什麼人都不喜歡……』

阿強說時將那突露的胸一挺，那淡黃色的臉，帶着一點英銳神氣而又被那卑陋的表情所掩飾的臉，已完全在她腦中印下一個深的映象了。

『你爲什麼不說話呢？』

『……你真是到處騙人，』素少奶奶說時有一點抱怨的神氣。

『我難道還騙過你？』

「哼……」她把頭掉開了。

阿從強牀上站起身來，叉着兩隻粗大的臂，在桌旁對着素少奶奶坐了。

「真的，你還不明白我的心。」

「……明白你，我真不……」她幾乎是囁嚅着。

「你還不覺得嗎？」

「覺得什麼？」

「我很喜歡你呢！……」

素少奶奶的臉泛滿了一層苦惱而又迷戀的神情，一會，她抬起兩眼來，瞥

了阿強一下。

阿強去攪她的手，被她摔開了。

「你太冷心了……素清。」

『你才冷心呢……』她的手終於被阿強攪着了。她幾乎是和一隻耗子一樣的投在他的懷裡；兩人便接吻。

在阿強懷裡，素少奶奶幾乎被他的兩臂和屏峯似的胸膛埋了。她只張着那雙發光的眼看着他那小而烏黑的有力的瞳子。

『你搬不搬呢？』她開始說。

『就是你那裡的前樓嗎？』

『是啊。』

『太貴。』

『……我爲什麼要你出房錢呢？』

『那像事嗎？』

『爲什麼不像事！你把我太看小氣了。』

『好罷……等我想一想。』

靜默了一會，樓下面有人從外面打着門。素少奶奶急忙跳起身來，大聲問

着：『誰？』

『朱大武先生在家麼？』

『在啊！什麼事？』阿強叫着。

『唐太太說，要你去！』

『什麼事？』

『打牌！』

『好；就來。』

聲音靜止了。

阿強將襯衣着了。

『我看你不要去……』素少奶奶擔憂似的說。

『反正我總也要到你那裡……』

『那麼你先走罷……』

阿強迅速的馳下樓，接着門旁的一聲，寂了。

素少奶奶嘆了一口氣，站在玻璃窗面前，仔細看了看自己的臉，在牀上坐了……她將牀上的枕，被，和放在牀邊的幾件襯衣一一的審視着，撫弄着，憂愁的神氣罩上她的臉。

一會，她將電光捻滅了；輕輕拾着級下樓來。

二

唐太太，一個年已過三十，身體顯得痴肥而面容猶存留着一些妖媚的婦人，着一身素綢披衣，坐在天鵝絨的沙發上吸着水煙。房中電燈下擺着一張抹牌

用的方桌，兩個男子在旁坐着疊牌。

『不來了麼？……』那像一個屠夫店掌櫃的近視眼中年說。

『不來也就罷，』那矮小得像一隻猴子的西裝少年應着，將一隻牌反轉摸了一會，道：『七萬！……是哪，一點也不差。』

『那把戲一定又尋上門去了，』唐太太正在瞪着，將煙斗嘴一插。

『那把戲？』

『是啊，就是那把戲！涎皮搭臉，裝模作樣，自己以為自己還是節烈寡婦呢。』唐太太說時是憤憤的，站起身來將烟袋在茶几上放了。

『那麼只有我們的唐太太才真是節烈婦寡婦呢，』那猴子少年帶笑說。

唐太太伸過手來，在他的鼻子上扭了一把。『呸！』她撒嬌似的，道『你把我看作那把戲一樣麼？你的眼可生上疔啦！……我唐家百世書香，不要說自己

節烈，人家就……就有一點點不正當都要看不上眼。你信不信？」

「人家信我不相信，」猴子少年將牌着力的打在桌心，還是笑吟吟的。

「你不信？」唐太太彎下身，面朝着那少年，尖銳的叫着，彷彿一匹母雞似的，「不信試試看！你這傢伙……真活像一隻老鼠，放在我牀底下的馬桶裡都嫌太小啦！」

那中年便哈哈的大笑了。

猴子少年的臉緋紅起來，看了那中年一眼，聲音破碎的道：「你自己呢？一雙眼睛太漂亮了！斗大的一隻西瓜放你腳邊你都看得見！」

「那有你那樣，秋波盈盈咯！無論你的眼睛長得再好些，唐太太還是看你不起——你這東西，哼，替我掃茅廁我都不……還想挖苦人家呢。」那中年說時聲氣那樣的堂皇，彷彿一個裁判官似的。

少年苦笑了一笑，說：『唐太太真的看得你起……真的看得你起……』

『我就看他不起，』唐太太正笑盈盈望著他們倆，插口，『可是比你張洪聲要看得起些！你張洪聲……不但我一區區唐太太啊，誰都看你不起的——告訴你罷。』

『果真？有何見證？』猴子少年作聲作色的問，彷彿給人家掌了兩個耳光一般。

『見證！我唐太太說的話如金如石，還用得着見證麼？』

『正是嘍！』那中年急忙一應。

『你巴結得高明，』猴子少年帶怒的瞋看那中年說，『……不說旁的，你欠我三塊半洋錢……一個多月啦……哼，明白些罷。』

『真虧你說得出口——三塊半——』

『笑話！欠了我的錢那有不說的道理？就是當今的總司令欠我三塊半洋錢，我也要會的，還說你這——』

『這——這什麼？你怕我當真要欠你的錢麼？』那中年說時一紅臉，便從口袋裡將皮夾掏出來。

『唉，算了罷，』唐太太手一搖做式道，『這幾個錢要還什麼……打牌時去除清就是了。』

『也好。』中年又將皮夾藏了，『只要唐太太一開口，你的詭計就要拆穿的。』

『你發昏啊！欠了我的錢……』猴子少年破聲叫着說。

『不要吵鬧了！』唐太太嬌聲一喊，『……坐好罷……阿強來了……』

門口沉重的響了一響，朱大武挺着身躡進門來。

唐太太轉了轉身，朝他的褲子上瞥了一眼，便道：『幹什麼去了呢？這麼久不來！』

『現在不是來了嗎？』阿強瞪了她一眼應着。

『又是給死老鼠絆住腳了！』唐太太從烟筒裡拿出一支烟來，當阿強在桌旁坐下來時，塞在他的嘴裡。

『謝謝你……』阿強從口角邊說了一句。

『你看……』唐太太幾乎是宣傳式的，『這孩子才有教法哩……說得多漂亮！』

她坐下來，看了看桌底下，發見阿強那隻粗壯的腿正橫在她的腳邊……彷彿是，感到一點『戀愛神聖』似的了……

四人開始洗起牌來。

唐太太，在她沒有搬到這三十七號來以前，她的來歷是誰也莫明真象的。

這故事的起緣，是發生在她和素少奶奶之間，已經將近半年了。那時素少奶奶因事去杭州的舊娘家一趟，就在回來時的二等車座裡，和這唐太太熟識了。起先，她正坐在空位裡，當車將開時，一位闊太太提着一隻小皮箱，忽忽的走進來，看了她一眼，便在她對面坐了。她只是冷眼的看着她的那貴重的首飾和手腕上那值洋百餘元的白金手錶……含着一點羨豔而又嫉妬似的；但那闊太太的神氣是那樣的高傲，雖不會鄙夷她，却已視她為不合格似的了。她的視線有些抬不起，射不進人的心臟了，只得避開望來着另外一個坐在她斜對面的女學生的舊高跟鞋上。一會，這闊太太覺得她這視察有些同情之必要了，便也朝那女學生的鞋上瞥了一眼，開等說：『奇怪……車爲什麼還不開？九點不是過了嗎！』『是啊……』她輕描淡寫的應着，『老實這樣的，只好耐起性子等——』

停了一會，濶太太正由那女學生的鞋上瞧到裙，由裙而上衣時，她問道：『你是回上海去嗎？』是……恐怕要晚上六點車才能到。『大概是三點半罷，只要車開得快……』漸漸的兩人談上題了。她知道她姓唐，丈夫是一位財政廳長……不幸去年死掉了……這使她——素少奶奶，同樣的一個寡婦——何等覺得可同情啊，猶如『患難相共』過了似的，當下車時，兩人約定那天來相找……顯然一切事物，都有同舟共濟之必要了。

唐太太是一位廳長夫人……已經給人證明了，其原因是她的闊綽。但據事實……是果真的嗎？在這裡雖沒有補述之必要，然事實究竟是事實，總以證明她決不是廳長夫人爲限罷了。這寡婦在她丈夫生時，是在某大都會開俱樂部出名的。這俱樂部的兩大特色是：烟和賭。來客們都是一些大官僚，每一次光臨，這唐部長的收入……依平均計算有三百塊上下。一年來，他已富足到使人們

要咋舌了。但他還要起更大的野心，開始秘密的做起大烟販生意來，而且得了一張某軍要人的護照，禁免一切機關抽稅；然這護照是那樣的不靈，……當一大批烟土運進城來時，不但給關卡照例抽了稅，而且有幾次還給全盤扣留了。這巨大的損失，使這位交遊廣大的唐部長開始不平起來……便在一個報紙的尾巴上登了一段小新聞，宣傳那禁烟關卡的主事人某某是一個昏蟲，是由某妓院的烏龜出身的；但事不湊巧，那主事人某某便送了一個呈子到公安局，說某某俱樂部是一個以俱樂部為名暗地實行反動的秘密機關：唐某就是一個著名的過激黨！這一來，這挂牌的過激黨便被捕入獄了……因為他本來十分衰弱——就是他的夫人也覺得異常可厭的——入獄後不一星期，正當她向各方面運動解救時，他又因斷絕了這麼久的烟癮，便病倒在那張稻草牀上了。出獄後，死時僅僅嘆了一口氣。一場喪事結束之後，這單身的寡婦正式斬絕了和某戲子的關係，

爲避囂塵起見，攜了全部遺產，南歸到上海來，就便在西湖住了一月。兩個同情者在這時相值了。

素少奶奶回到上海不到三天，唐太太便駕着汽車來訪了……一陣殷勤和謙會之後，她便答應了這位房東，租住她的那兩間修飾得講究的前樓。

起先，兩位太太是異常融洽的……什麼事都是同情，同情，同情；尤其對於各人過去那節烈的光榮史，彷彿巴不得人們給它登上報似的。但過了一個多月，因爲一方面覺得那方面經濟較充足，漸漸對於家常應酬有些含糊推託了。

兩人便起了不平之念。然最大原因是那阿強——從前素少奶奶的亭子間房客——常常到故交這裡來打牌，和唐太太漸漸熟識了。唐太太第一次在素少奶奶這裡看見這強大的體育專家時，先是驚異，其次便是殷勤了。這殷勤，她以爲這是應該公開的：當這專家出去時，她看了看他的背影，失神的對素少奶奶說：

『這家伙真魁梧！』然而，素少奶奶把頭掉了過去，沒有答她……還有一次，阿強邀了幾個賭友到素少奶奶房裡打牌時，唐太太在旁觀局……他便乘機送了她一眼，給素少奶奶發現了……又有一次，他和素少奶奶兩人在門口閒談；他極力稱讚着唐太太的闊綽，她便冷聲作答道：『她什麼地方闊？哼，我才看見真闊的太太呢。』然而這消息不知怎的給唐太太知道了，有一次便當面質問素少奶奶爲什麼破壞她的聲名。『我那裡會破壞你的聲名，』她憤憤的答道。『你有什麼聲名給人家破壞呢？』『好，我就算沒有聲名，但以後你總少開我的口爲好。』由是，兩人足有三天不會交談。

直到現在……這阿強，居然和唐太太親密到時常在她房裡出進了！而且，他和所遊的牌友，不先得素少奶奶的同意，公然在唐太太房裡自由集合了。這回是第四次了……已經經過素少奶奶第七次的暗中勸告了；阿強只覺得這是沒

理由的，『爲什麼只有你在房裡就可以打牌呢？』是他的答覆。

『她自己不是個浮……』
素少奶奶在樓下候着，像在聽什麼動靜。她又不時要娘姨到唐太太的房門

口去觀風，看阿強和唐太太有什麼特別舉動。

『唉，你不要擔心罷，』娘姨柳媽嘆口氣回覆他說。『人各有心，何必這樣

……還有兩位先生陪在一塊，難道他們就不會當心？』

柳媽是一個正直的江北女人，這一口回覆，居然給素少奶奶說得滿臉通紅

起來。

『不是這樣講的，』她對柳媽道，『我只怕那娼婦的又說我的壞話！我真再

也聽不進耳了……』

『她若是當面說你的壞話，你還怕她嗎？』柳媽直截的道，『只怕背地說……』

……我想唐太太深明大事，不會得罪人家的，無論當面不當面……』

「你把她看做這樣一個好人！」

「她就是壞人我也不願意與聞……」

「那嗎她在這裡做出壞事來，連你也落得不好聽呢……」

「連我也落得不好聽？哈！」柳媽大聲說，「我就從沒聽見過這樣的道理！」

……要這樣來，我在這裡拿四隻洋一月，真是——」

「她連你的壞話也說哩，」素少奶奶插口。

「說我的壞話？我毫不曾得罪她！」

「她說你像一個開窖子的！」

「……我像個開窖子的？她呢？」

「真的她這麼說過！還說你做事要死不斷氣，板起那副臉好像守過半世望

「她自己不是個活寡婦嗎？說我——我才有正正派派的男子漢呢，今年四十三了，當玉成襪廠的監工——」

「她還說你好像生過瘡，叫我不需要你弄飯，怕傳染你的瘡。」

柳媽直着兩眼，嘴唇發起顫來。

素少奶奶掩着嘴笑了一笑。

「誰知道她的嘴生了什麼臭瘡啊，」柳媽罵了一句，紅着兩眼，提起一桶衣服，扒上曬台去了。

這時唐太太一面打牌，一面說談諧，抬起腳在阿強的腳上踐了一下，望了他一眼。

三

夜漸漸深了，十二圈牌已完畢了。

毛慶生和張洪聲都是輸家，怔怔的離桌站起來。

『再加上四圈？』張洪聲吐了一口悶氣，說。

『我附議，』毛慶生應。

『怎麼樣？』阿強看着唐太太說。

她看了一眼桌上贏的一堆鈔票，呻吟了一會；但是她終於推託了，因為討厭那娼婦的說廢話。

張洪聲和毛慶生取了帽子，撈衣下樓走了……接着外面的門響了一響。

『我也走嗎？』阿強替唐太太收檢着牌，低聲說。

『誰說你不走！』唐太太似乎莊嚴多了，像在留心聽着什麼。一會，她輕着脚步走到阿強身旁，附着他的耳說了一句。

兩點鐘的前後，唐太太的房門口挂了一把鎖，他和阿強先後出去了——柳

媽對素少奶奶這麼說。

素少奶奶是早已在暗中看見唐太太偷偷出門去了，當阿強去了半點鐘之後。

她和中了癩一樣，在室中亂罵起來。她跑到十八號門牌去敲門；半晌，那已入睡的娘姨出來說：『他不是到你家打牌去了嗎？』

『已經打完了走了！』

『可是沒有回來。』

『這娼婦的，……好無廉恥啊！』

『什麼事？』娘姨朝素少奶奶全身打量了一眼說。

『和住在我那裏的唐太太半夜裡出去了！』

那娘姨冷笑了一笑，說：『由他們罷……軋妍頭的多着哩……有什麼稀奇

！』接着把門扎的一聲關了。

素少奶奶在門口痴立了一會，幽靈一樣的回到自己寓裡來。

『柳媽！』他低聲喊着，站在樓梯口。

『什麼事？』柳媽從牀上應。

『那娼婦的兩個都不在十八號』。

『唉，算了罷……我勸太太步結一些怨』。

『不過太豈有此理了——』

『既沒在你這裡下手，也就不關你的事啊。』

『……明天非叫她走不可！』素少奶奶咬着牙罵了一句，回到房裡。她睜着

眼望着天花板在牀上坐了一個通晚。

素少奶奶，這年青而飽經世故的寡婦，當她丈夫死了以後，物色她再嫁的

男子已有六七年了……起先，她是有意於毛慶生，一個初級中學的事務主任；但他又有些嫌惡他的窮。她到這來當房東時，毛慶生是她主要的前樓房客；他以爲素少奶奶有意垂青於他，便漸漸故意欠起房租來了。她因爲要嫁給他，也就不曾過問，然而，正當這時，亭子間裡的房客朱大武這印象開始映入她腦裡時，她藉着自己的娘要來住前樓的理由，把毛慶生辭走了……這使毛慶生毫不曾想到這又是她又垂青於朱大武所生的心計。他搬走以後雖常常來，還是不知道朱大武已和她發生變愛了。

這段戀愛使素少奶奶感到何等心情的興奮，當她的愛人。忽又被唐太太——她先前的『同志』——劫走了，她又感到何等的憤怒和嫉妬啊。

第二天上午，唐太太一人回來了。素少奶奶走到廚房裏，便忽然發現案上的菜刀口鈍了，不由的將柳媽大聲叫了過來。

『出了鬼，』她叫道：『新買來的菜刀爲什麼就砍缺了嘴哩？』

柳媽將刀接過來看了一眼。低聲道：『我這兩天刀連拿都沒拿。不知道昨天晚上他們拿去用了沒有。』

停了一會，素少奶奶便罵着：『那個東西用了我的刀啊！』

『那個混賬砍壞了我的刀啊！』

『砍壞了我的刀的那個混賬趕快出來認賬啊！』

『砍壞了我的刀不出來認賬的——』

正在叫聲震滿全屋時，唐太太剛下了裙，忽衝下樓來，站在廚房門口。

『老素，你指着那個罵呢？』

『我罵那個用壞了我的刀的那混賬！』

『你的刀除開柳媽還有誰用壞你的呢？』

『我這兩天都沒有用過這把刀，』柳媽在白來水龍頭下應。

『那嗎是那個東西用了？』唐太太冷峻的說，便轉身走，『好花樣，自己用壞了，滿屋來怨別人！』

『蟲子養出來的用過我的刀！娼婦的用壞了我的刀！用我的刀開罐頭！』

素少奶奶正當着要多看熱鬧的人罵得起勁時，唐太太乘着勢兒便使過一巴掌來，着在她的耳根下。

塞在門口的人都圍上來將兩人分開了。

『打不得，打不得，一家人何必這樣呢……』大家都這樣勸解着，將兩人分頭拉進各自的房裡去了。

唐太太回到樓上，當着要多人訴了一大篇理，便開始儉行裝。

這地方還住得人，』她喘着氣說。『那個』不說？我一身清白，才看見這樣

娼婦……自己賣風騷賣俏，左一個，右一個，還有心腸來冤枉好人哩！」

素少奶奶坐在房裡，氣呆了一會，忽朝那挂在牀邊的一張畫像伏下身，哭
了下來。

『……我的順甫啊……你……你爲……爲什麼……不多活幾年啊……』她吞
吐的哭道。『你……爲……爲什麼……什麼把我……死得這……這樣
早啊……我爲……爲得你……爲得你……受……受……受盡了苦，受盡了辱……
你……你真把我害……害毀了啊……我的順甫，你把我害毀……害毀了！唉
唉，我爲你……活在這世上……真是……比坐牢還……還不如……我真……真
……不如死了……死了多乾淨啊……』

『我的順甫……我太苦了……我爲你，就爲你一個人啊……我當初……爲
什麼……順甫啊……我的順甫……我真是太忍心了……你好沒心腸啊……你說

……你說……你是一個好人……你……是……一……個……有良心……的人……
你，唉，唉，……那天……你說：我很喜歡你……你就……你太冷心了……
你還……我早知道你，對你說：你到處騙人……你把我真……真騙得……我的
阿強——唉，我的順甫，的順甫，我的順甫啊！……」

素少奶奶哭了兩點鐘，外面漸漸靜寂了——唐太太忽忽的檢了行裝，將木
器用具一併搬走了。

三天後，素少奶奶正失神的躺在牀上，毛慶生晦着臉走進她的房來。

「阿強也搬走了！」他帶着氣忿忿而又嘲笑的声音和報告祕密的態度對她
說。

素少奶奶嘆了口氣，沒有回答。

「這兩個東西，」毛慶王搖了搖頭，在桌旁的籐椅上坐了。「真好無廉恥！

你看，他還欠我七塊多錢沒有還呢！不還也就罷，總要對我說一聲吓。」

素少奶奶拭了拭眼，又沉重的嘆了口氣。

『真該死！居然就這樣跑了——他欠了你的錢麼？』

『三個月的房租，還是去年的。』

『哈！房租欠了不還，真是……還有臉做人嗎？……做人是這樣做的嗎？』

……學體育的，真是，腦筋真太不發達了！……有人還說他當過共產黨呢。」

素少奶奶又嘆了口氣。

毛慶生在房中踱步起來……

十，十，一九二八。

星雲堂書店出版

北寧鐵路之黃金時代

王余杞著

實價五角五分

晞露集

繆崇群著

實價三角

(星雲小叢書)

泥塗 (小說)

沈從文著

實價二角

我們上太太們那兒去嗎？(戲曲)

巴蕾著
態式式譯

實價二角

文學研究法

本間久雄作
李自珍譯

實價二角

比較心理學大綱

華登著
夏斧心譯

實價三角

婦人與家族制度

柯崙泰著
方紀生譯

實價一角

笑贊

清都散客
會因校點

實價二角

星雲堂書店出版

初學白話詩手稿	李景漢著	李景漢著	實價二元二角
實地社會調查方法	落華生著	落華生著	實價八角
解放者	馬士奇譯	馬士奇譯	實價八角
粉墨登場之德希特勒	王余杞著	王余杞著	實價八角
國絳衫軍領袖	前田河等著	前田河等著	實價四角
浮沈	張一岩譯	張一岩譯	實價四角
日本新興文學選譯	巴金著	巴金著	實價六角
抹布	梁以侏作	梁以侏作	實價一元八角
以侏畫集			

